

代長篇小說叢刊之一

# 我們是鋼鐵的軍

魏彥

新 生 公 司 版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之一

我們是戲劇的鎗軍

## 序

在戲劇圈子裏常常可以聽到許多年青的朋友發牢騷，說戲劇圈裏沒有「真誠」；也常常聽到「外面的」人在罵戲劇工作者的生活浪漫，空虛來風，這些固然不為無因，可是抹殺一切的這樣說則未免武斷了。

我不否認戲劇工作者對其本身的生活，以及其工作仍然存在着若干的弱點，但什麼是他們真實的弱點。我願意使對戲劇圈子失望的人們更清楚的理解一下，看一看究竟他們是不是世界上的一羣「人妖」。

出了學校，剛剛踏入社會，會覺得任何地方都不滿意。當不止於戲劇界，如果更客觀一點把戲劇界和商場來比一比，和官途來比一比，則許多營營苟苟，恬不知恥的事，會使我們感覺到戲劇工作者還是保持着赤子之心的；男女之事，其他各界也未嘗沒有。而對戲劇圈子裏這些身邊瑣事，故意誇張，則是循道之徒，別有用心。

不以善掩大德，是批評任何事物必具的基本態度，固然戲劇工作者也並沒有什麼「大德」，但是他們含辛茹苦，百折不撓的努力了幾十年，造成了目前澎湃的劇運，誰又給了他們一些讚揚，成

戰以來。他們隨着國軍出生入死的轉戰千里，又有誰給他們一些表彰？而只在一些私生活上吹毛求疵，這是顯難令人心服的。

近兩年來戲劇澎湃的發展了，大量的觀衆博得了，這種情形使許多「牟利之徒」覺得有機可乘，於是勾結了內部一些「不良份子」，狼狽爲奸，使劇運有了不正的傾向，我們可以預測，如果這種不正的傾向將來造成一些惡果，這罪名仍然是令戲劇工作者負起的。爲了明是非，分皂白，如果可能的話，我願意繼續把這小說寫下去。

不會寫小說，文筆枯澀得很，希望讀者不吝教指，再者本文內之角色並不都有「模特」，不敢實事求隱，各角色之事實如偶有與某位有相似之處，也請不要誤會那就是閣下。

三十三年九月六日周彥於蓉城

## 四筆小記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曾經寫過一個長篇小說，只完成五萬字，就不幸毀於一二八的砲火了。

今春，偶然興至，更得了餘暇，於是把從事戲劇十餘年所見所聞織成『我們是戲劇的鐵軍』這篇小說。描寫從九一八到現在這十二年中戲劇運動是在多們苦難中發展，而支持這戲劇運動的同志們又是如何在艱困的環境中掙扎，一直到今天，話劇才有這澎湃的氣象。可惜的是我的文筆拙劣，不足以表達。

這小說裏的許多人物，也許某部份正與戲劇界某人有些符合，但決非全部是某人，勿勞讀者費時間去索隱，更望事蹟與他符合的某人不要怪罪。

一九四三，二月。周彥巖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施高塔路底右手的一條弄堂，第四家的三樓上，有幾個年青的人住在這裏。

他們佔據了三樓的全部：一間前樓，一間後樓，一間洗澡間。後樓裏擺了一張鐵床，一具五層櫃，一具玻璃衣櫥和一具雙人沙發。晚上睡的時候，胖子老鄒佔據了那張鐵床。——因為這房租是老鄒付的，傢具也是老鄒租來的。——小何睡在沙發上，外號叫電線桿子的老楊因為身子太長，沙發上睡不下，只好在地板上攤地鋪；洗澡間睡的是岳平小姐，她用籐綳子架在洋磁澡盆上成爲一架精緻的小床；前樓除了一張寬大的寫字檯和一個轉椅之外，還有兩張帆布床，那是石佛和雲輝的鋪位，他們兩個是老大哥，所以老鄒給他們買了這兩架帆布床。一只米櫃子，一只汽油爐子還有些蔬菜和鍋碗也放在這間房的一個角落裏。名義上是他們六個人住在這裏，但是實際每天晚上這裏都很少過十個人，這些臨時寄宿者向例是睡在前樓的地板上，有時候前樓的地板上攤不下鋪了的時候，也會擠到後樓去。兩個和電線桿子去做伴，這裏的主人各人佔據着自己的地盤，對於客人並不表示一點客氣，而這些客人也並不去侵擾主人，只選一片乾淨的地方鋪上幾張報紙就躺下睡了。有道：

候者一個例外，那是在先生來了的時候，向例由胖子讓出這層樓上最好的鋪位給他，然後小何再讓出那沙發給胖子，他自己和雷線桿子睡在一塊去。

住在這兒一塊生活的六個人相互間並沒有深的淵源，他們都來自遙遠的地方：胖子老何來自西安，小何來自江西，雷線桿子來自河南，石佛的籍貫是保定，鄧謙的籍貫是四川，岳平小姐是生在專出美人的桃紅江上。除了胖子老何以外，他們每人過頭的生活都有一段不尋常的遭遇，這種遭遇趕他們離開家鄉來到上海：他們沒有對家鄉的留戀，沒有對今後生活問題的顧慮的來到上海，只為追求一個美麗的憧憬。

來到上海，他們遭受到類似的境遇，沒有親戚可投，沒有職業可做，也許在街頭上流浪一夜，也許緊聚了袴帶熬過一天。雖然他們也有熟識的朋友，但是他們不忍分來兩個大餅使他們的朋友也陪着他們餓一頓。這樣過着二羣野狗似的生活，可是他們始終不把自己當成野狗，希冀找到一位寄食的主人，他們或是樂天的，或是憤激的為他們美妙的憧憬熬，熬，熬下去，這就是使他們能聚在一塊兒的一個因素。——

使他們能夠有這樣的一間樓大家住在一塊兒的，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平歲比較大，來上海比較久的石佛認識的人多了一些，有和報館裏編輯熟識的朋友替他介紹給

報屁股寫些短文章，寫些電影批評文字，有一次爲了一部外國影片和一位名戲劇家沈岑開了一次筆談，石佛的名字被文藝界的人注意了，於是他得到了參加文藝界集會的資格。在某一次的文藝界座談會裏，有人給他介紹在大學讀書的胖子老鄒

老鄒有一個有錢的爸爸，自己帶了大批的款子來上海讀書，很願自己的名字多排幾次給字，所以特別喜歡和文藝界的朋友來往。石佛打筆仗的文章會引起他的注意，這朋友給他介紹，他高興得很，向石佛說過「久仰」以後，急忙從西裝口袋裏掏出一張布紋紙的卡片恭敬的遞過去。

石佛看那名片，上面印着「劇人鄒毓春」。上角一行小字是「中華大學」。那「劇人」當做頭銜印在名片上，石佛是頭一次看到過；雖然自己嗜好的正是戲劇，而也就是爲了不肯放棄在學校裏演戲和家庭決裂而出走的，但是自己究竟在戲劇上沒有什麼成就，也沒有正式的參加過什麼戲劇團體，對於站在面前的這位胖子的「劇人」頭銜有些莫名其妙，可是又不好第一句話就問人家這頭銜是怎麼樣得的，心裏想既然名片都印着「劇人」頭銜，大概是一位戲劇專家了。

幸好胖子沒有等石佛說話，他就先向石佛解釋這頭銜的來歷了。他說：「兄弟平生最嗜好的就是戲劇藝術，因爲戲劇是最純正，最優美，最這個的……綜合藝術，兄弟立志把終身獻給戲劇事業，所以我在名字上印了「劇人」兩個字，就是爲表明我忠實於戲劇的意思。」



石佛恍然大悟的說了一句：「噢！敬佩得很！」

胖子介紹完了自己，又急忙着讚譽對方：「石先生對於戲劇很有研究，兄弟是一向仰慕的。上次那論戰的文章寫得真是透澈而痛快，兄弟都全部剪下來保存了。」

石佛今天真正的感覺到了上次筆戰的效果，他意外的喜悅今後或者可以儕於戲劇走上追求他那美麗的憧憬的道路了。

他們兩個都懷着愉快的心情在攀談，散會的時候他們已經成了很熟的朋友。

自從這次座談會，石佛知道自己已經一蹶到戲劇園地以後，他們開始寫些獨幕劇，輕轉的託人拿到雜誌上發表了。胖子老鄉和他成了同志，他們時常整晚的暢談組織一個劇團的計劃。

有一天石佛在他住的亭子間裏寫一個劇本，三天沒有見到胖子老鄉，忽然老鄉與高彩烈的來了，從樓下一路喊着跑上來，石佛莫明其妙的提着筆迎出去，一把被胖子拉住了，他喊着：「走，走，跟我走！」

「究竟是什麼事呀，你這們慌慌張張的？」石佛感到有點摸不清頭腦。

「我們的劇團成了！你去和我見井先生去。」胖子興奮得語無倫次了。

「井先生？」

「這就是齊濤丹先生。」

齊濤丹是位有名的戲劇家，石佛是知道的，但是劇團怎麼樣會幹得成，現在爲什麼要去會齊先生？他想知道一個究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跟我走，我們在路上再慢慢同談。」胖子拉着石佛就走。

好，好，好，不過你得讓我擱下筆呀。」石佛只得由着他。

們走出了弄堂，胖子告訴石佛說他父親替他匯來一千塊錢的學費，他可以借出四百塊錢組織劇團來演一個戲，他前天把這意思和中華大學裏教文藝概論的胡先生談過，胡先生很鼓勵他幹，並且昨天給他介紹了齊先生，齊先生當面答應替他組織的這個劇團寫一個戲，並且還可以介紹來一位姓鄧叫鄧輝的來導演。今天鄧輝也到齊先生那裏去，大家見一見面，談一談，所以他約石佛幫忙弄這個劇團。

多日的夢居然就要實現，這消息使石佛也非常興奮。他們以近於奔跑的步伐越過所有的路人，向北四川路底衝進，到達齊先生的門前才愉快的呼了一口氣，都用手提一提被汗水打濕了貼在背上的汗衫，胖子則更輕微的喘息着。

那位四川人鄧輝已經先在那裏，他是一個矮個子，頭髮很亂，戴着一付邊上玻璃很厚，中間玻

玻璃薄而透明，眼鏡，身上穿一件顏色不一致的竹布長衫。

井先生和鄧輝是同鄉，有一付和鬻而樂天的面孔，頭頂禿了一大片，穿着一件舊襯衫，一條樣子極古老的繭綢西裝褲子。

當他們相互的介紹過了，井先生就講演似的和他們談當前戲劇的路線，他說我們目前從事戲劇運動不應當抱着藝術至上主義，而應當以戲劇為宣傳的工具來為民衆謀福利；他又談到戲劇大衆化的問題，他說戲劇不是少數人的消遣品，而是大衆的精神食糧，所以目前戲劇的內容與形式都應當顧到大衆化；他又將談了今年幾個班美派戲劇的演出，他又接着惋惜地過去領導的一個劇團的瓦解。他的聲音宏亮，話是加着一點四川音的國語，又說得很快，但是他的話裏有着豐富感情，他的聲調隨着他的感情起伏着，石佛和胖子都被他的聲調所感動了。

他一個個說了足有兩個鐘頭，石佛聽了這開所未聞的一番話，像是從山谷裏被引到大平原來一樣，覺得今天才看到廣大的天地；胖子雖然急於想尋歸正傳的講教關於組織劇團演戲的具體問題，可是井先生像滔滔而來的談鋒，傾瀉不絕，實在無法導入正題，也就只好耐心的聽着；鄧輝沈靜的像一個老太婆，枯坐在一個角落裏動都不會動過一下。

井先生話說完了的時候，樓下灶披間裏二房東炸鯊魚的香味傳到這亭子間來，兩個人同時感

酒到肚子裏，空，由老鄉提議出去吃晚飯，井先生首先率直的指定了去橫濱橋的一家小四川館子。

井先生酒量很大，老鄉也還不弱，石佛對於這種紹酒還能勉強的喝三杯，鄧輝則是涓滴不染，所以只有老鄉陪着井先生狂飲，兩斤紹酒喝完，井先生的意興已衰了，談鋒更健了，屢次高聲的大笑使鄰座的客人吃了一驚，第二次兩斤花雕送上來的時候，井先生想唱京調，雖然有石佛會拉胡琴，可惜四川館子裏却不會想到預備這個，但是這事並沒使井先生興索然，他要堂倌去拿紙筆來，鄧輝是懂得他的，親自去找了一支禿筆，買了一幅宣紙，磨好了墨給他安放在旁邊一張桌上，井先生滿飲了一杯，走過去提起禿筆極快地在這宣紙上寫了四行連真帶草的字，寫完了把筆往桌上一丟，叫鄧輝把他貼在牆上，他又滿飲了一杯酒，朗讀起來：「月到中秋酒半酣，幾人流浪幾人歡，窮途何必沾襟哭；高歌定可挽狂瀾。」石佛看到井先生這種旁若無人的任着感情奔放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愛慕。

吃飯的人都走盡了，石佛恐怕井先生醉了，提議送井先生回家，於是由老鄉付了賬，四個人又一齊往北走。井先生並沒有醉，在路上他聽走了劇團的事，囑咐鄧輝去起草一個請章。

就在第二天，鄧輝寫了擬好的請章和老鄉石佛兩個人在新雅會面，鄧輝擬的劇團組織是採取民

主編，有執行委員會，有監察委員會，劇團設總務，劇務，研究，出版，宣傳五部分，對於這個石佛和老鄒都感到外行的很，毫無意見的通過了，只有劇團的名字和團員的人選是具體的問題，須要討論的。石佛主張叫社會劇團，老鄒主張叫春申劇社，鄧輝認為社會劇團太近於文明戲班子的名字，春申兩個字地方性又太重；既然是幾個朋友聯合起來一塊兒幹，不如就叫聯友劇社，既切實又大。方，他們兩個人也同意了，其次的問題就是人選，經過比較長的時間的討論，他們決定了兩個原則，一面分頭找朋友去介紹，一面在報上發一條消息公開徵求社友，等社友招收的差不多了，就定期開成立大會，此外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就是要有一個社址，以便社友來登記，這一點老鄒自告奮勇去租房子。

三個人分配定了工作，都分頭的動起來。老鄒租定了施高塔路的這所房子，石佛搬進來每天在那裏等社友來登記，鄧輝各方面去接洽社友。

成立大會就在施高塔路的社址舉行，新的社友除了小何——何人，外號叫電線桿子的老楊——楊明波以外，還有二十多位；有的是學生，有的是記者，有的是書店的店員；大部分是鄧輝，石佛，老鄒約來的，也有一小部分是看見報上的消息自己來請求入社的。這二十多位裏有三位是女的，一位叫夏秋萍的是一位剛去世不久的畫家的太太，黑黑的面孔，太大的眼睛，頭髮披散在肩頭，她

然是一位嬌婦，但是並不滿臉堆着憂戚的表情，她並沒有在事先表示來參加這團體，而是井先生臨陣纔來玩的；一位叫蘇曼莉的，頭部特大，身材瘦小，看起來身子支不住她那顆頭顱，但是她衣飾却非常漂亮，還是中華大學的二年級生，老鄒約來的；一位是十四歲的女孩子叫傅小娟，鄧輝在小學裏教書時的學生，爲了女的太少，約她來點綴點綴的。

井先生和教文藝概論的吳先生都被約來了，並且都有一篇演講，演講以後，就進行討論和選舉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結果組織是無異議的通過，選舉出老鄒，石佛，鄧輝，小何和夏秋萍五位是執行委員；楊明波，蘇曼莉——雖然選舉的時候，她已經先退席了，但是大家還是選了她。——和一個叫黃宛生的記者三位是監察委員。井先生和吳先生是名譽顧問，此外還擬定了八月底舉行第一次公演，公演的一切計劃交執行委員會辦理就散了會。

五位執行委員遵照大會的議決案去進行社務，他們的工作是這樣分配的，老鄒擔任總務，石佛擔任劇務，鄧輝擔任研究，小何擔任出版，夏秋萍擔任宣傳，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籌備第一次大公演，公演的日期已經預定了，可是井先生答應的劇本還沒有着手；社裏的女演員也不夠。——雖然有三位，但是夏秋萍是宜興人，不會說國語，傅小娟年紀太小，不能演重要角色，爲了克服當前的困難，老鄒以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資格，狄克推多的命令了夏秋萍去到井先生那裏催索劇本，其餘

的四個人發動全體社友去找女演員。兩項工作都限五天以內完成。

四個人整整的跑了三天，女演員依然沒有下落，大家見了面都搖頭，老鄧責備女人的封建，小何說：「媽的，女人這們難找，我一定趕快生五個女兒來演戲！」

「可惜替你生女兒的女人你還沒找到，」石佛的回答是幽默，也是憤慨。

「還是我來串反女角吧！」老鄧氣忿的說。

「你臉子到還可以，就是肚子太大了，演個懷孕的女人到可以。」小何這樣的說了，一轉臉看到枯坐在那裏的鄧輝。「鄧輝，你怎麼不說話呢？究竟怎麼辦呀？」

「真的，老鄧，你的辦法多一些，」石佛的話沒說完，黃宛生從外邊進來，他進來先看到老鄧就叫起來：「篤塊頭，請客，請客！」

「什麼事？」老鄧爲了這女演員問題，心裏正有些不耐煩。

「女演員有拉哉，」黃宛生頗爲自負的說。

「真的？」「在那兒呢？」三個人幾乎是同時向黃宛生追問，這坐在那兒不動的鄧輝也站起來了過來。

「慢慢交，談阿拉慢慢對價講。」他又故意賣關子的：「格兩日爲底個專體跑都跑殺哉。」

老鄒知道他喜歡表功的脾氣，遞支烟給他，請他坐下說：「好，坐下說。」

「格兩日所有我認識格女廂（朋）友統統跑交談，請伊拉幫幫忙，伊拉弗是推屋裏廂弗許，就是推斷不工夫，橡皮釘子碰了交關，真真人要被伊氣殺，幸虧今朝上半天到中華電台去，在該答遇到了一位廣播員，面孔邪氣漂亮，國語講得也蠻好，酷（看）伊講話格姿式演戲一定靈格……」

「你認識他嗎？」小何性子急，又半路插嘴了。

「認識是弗認識格。」

「那不是自說，又不認識，怎麼能找他來演戲呢！」小何又失望了。

「儂那能家（這樣）性急呀？我弗認得伊，然歸有人認得伊呀。我馬上就託託電台裏廂一個朋友介紹，恐怕要碰伊拉橡皮釘子，弗敢當時就談演戲格事體，我託伊啦兩家跑到一間飲冰室去吃。」

Open……

「呀！你到替此先揩揩油。」老鄒頗為羨慕的……

「儂的格人呀，真真是狗咬呂洞賓，為公家格事體，交際費我自家掏腰包，儂到反講我藉機

揩油，好，格樁事體儂另請高明吧！」他說完同老鄒作了一個揖。

「得，對不起，對不起，事情辦好了我請容慰勞你。」老鄒知道他又是故做驚人之筆。



「我先對伊談戲劇格事業那能那能（如何）格高尚；當演員那能的有趣，足足的講了點把鐘，然後再開伊對戲劇阿有興趣！」

「她怎麼樣回答的？」小何又耐不住了。

「真真的做夢也嘸沒夢到，事體會家（這樣）巧，早曉得格樣嘛，弗要費傢篤（這樣大）力氣了。」

「她喜歡戲劇是不是？」老鄒猜到了這好消息。

「是格，伊啦講伊最喜歡的就是演戲的並且爲演戲被活堂（學堂）裏開除了。」

「那好極了！」小何小孩子似的高興的跳起了。

「這位小姐一定很勇敢。」石佛想到自己爲演戲和家庭決裂，對於這位未見面的小姐寄予無限的同情。

「我才放篤了胆子約伊啦參加我呢格劇社，伊邪氣痛快，馬上就答應了。我佢分手以後，伊到電台裏廂去播音，約好一點鐘以後在該搭會，我就一直到格搭來了……」

「她馬上就到這兒來嗎？」老鄒喜出望外。

「是格，姑歇（禮拜）辰光恐怕伊就要來哉。」

「小何，趕快幫我收拾收拾，免得人家第一次來對我們劇社的印象不好。」老鄒自己先忙起來，又催着小何，小何也忙起來，桌上，地下都收拾乾淨了，老鄒又梳光了頭髮，梳頭的時候他斜着眼睛看石佛望他微笑，他有些難爲情，「睡完午覺一直忙得連頭都沒梳一梳。」像是對自己說，其實是對石佛掩飾。

忙完了，幾個人在這裏恭候，時間像是開玩笑似的，一分鐘一分鐘走得比任何時間都慢。

「現在恐怕走在路上了。」小何等得坐立不安。

「差不多，伊是兩點三十分到三點十五分廣播，格歇刻刻三點半。」黃宛生同意小何的估計。  
「小何，你爲什麼也這麼着急呀？」石佛開玩笑似的說。

「我……我……」小何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是他表明他並無惡意：「我並沒有轉她的念頭。」  
他說話的時候，臉急得有點發紅，惟恐人家不相信他的話。

「和你開玩笑，瞧你急得那個樣子。」石佛又去撫慰他。「我知道你不會轉她的念頭。」

「沙甯（誰）轉伊格念頭呀？我弗是拉皮條格！」黃宛生也半玩笑的說。

石佛沒有回答他，只用眼看了一下老鄒，老鄒立刻感覺到了，剛剛要抗議，石佛向黃宛生說：

「喂，你說半天，這位小姐究竟姓甚名誰呀？」

「這是一件大家剛剛聽了的事，被嚇得跳起，大家都轉過目光望着黃宛生，等待他的回答。」

「伊名子叫岳平，岳是岳飛岳，不是平安格平。」黃宛生剛剛說完，外邊有敲門的聲音，他嘴裏說着：「來哉，來哉。」連忙過去開門，大家也都跟着站起來，眼光都集中在門外。

門開了，外邊站着一位綠衣的郵差，手裏拿着一封快信，問黃宛生：「郵差阿是在該搭？」這像是故意和大家開玩笑似的，只好啼笑皆非的走回來，由老鄉自己去接信。

老鄉接了信到後樓去蓋章，小何一下子倒在石佛的帆布床上：「大概不會來了！」他又失望了。「弗會的，弗會的。」黃宛生有把握的說。

綠衣的郵差身後走出一個紅衣服的小姐來，向臉對着門外的鄧輝問：「請問……」黃宛生聽到女人的聲音，立刻反過身去，沒等她話問完，就搶到鄧輝前面向那位紅衣小姐打招呼：「裏廂坐，裏廂坐。」

小何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老鄉拿着快信條子從後樓跑進來，大家都覺得眼前一亮。

黃宛生把岳小姐介紹給他們，然後又向岳小姐介紹了他們和他們的職務。

「請坐，請坐。」老鄉特別的殷勤。門外的郵差叫起來，他才想起快信條子還在手裏。黃宛生讚美岳小姐的話並不過分，她的確長得很漂亮。豐腴而白靜的面孔上，有一雙烏黑的眼

睛，睫毛很長，閉眼的時候睫毛像小簾子似的垂下來；嘴唇的線條是清楚而柔順，一綫紅潤的白牙嵌在兩片紅唇中間，顯得顏色異樣分明；右邊嘴角下有一顆綠豆大的黑痣像是爲了襯托上面烏亮的眼球，她的聲音也非常清脆而甜醇，可惜的是說的國語稍微加了幾個湖南音，他們對於這位小姐的外形，每人都感到十分滿意。

岳小姐人很痛快，在這幾位新朋友面前毫不拘泥，她告訴他們說她是湖南人，到上海來不久，廣播的事不是她願意幹的，不過是暫時混飯吃而已，演戲才是她最喜歡的事業。他們也向她說了關於這劇社的一切，一會兒他們覺得是很熟的朋友了，他們拿她當做一個忠實的戲劇同志。

正在談着，夏秋萍跑來了，手裏拿了一捲紙，看見他們都在這裏，就把手裏的紙向他們揚了一揚說：「劇本有了！」

這又是一個興奮的消息，大家圍過去搶着要先看，可是夏秋萍不放手，她說：「這是井先生在紙上寫的，沒有原稿，弄壞了就糟了，我把他交給導演。」她遞給了鄧輝。

鄧輝翻開看了一眼，「怎麼，只有一幕，那還不能開排呀！」他問夏秋萍。

「井先生就寫好了一幕排一幕。」夏秋萍轉達井先生的意思。

「對了，第一幕排一幕吧。」老鄧主張早一點開始。

「我贊同！」小何回來是急性子。

「好吧，寫一幕排一幕吧。」鄧輝覺得也只好如此。

「今天晚上我們三個人來決定。」老鄧向鄧輝和石佛說完了又告訴石佛說：「你決定排戲時間和負責通知演員。」

「爲了加緊工作起見，我主張所有演員住得遠的，或是根本沒地方住的都搬到社裏來住，免得臨時找人。」石佛顧計得很周到。

「只要住得下就可以。」老鄧以總務的資格來回答。

「劉明波就沒有地方住，叫他搬來吧！」小何知道楊明波的境遇很苦。

「對了，他國語說得不錯，這戲裏可以演一角。老鄧，他可以吧！」石佛先決定了又想到應當徵求導演的同意。

「可以。」鄧輝同意了。

「那我們就去通知楊明波搬來。」小何熱心的說。

「岳小姐住在什麼地方？」老鄧探聽岳小姐有沒有搬來的意思。

「我住的離這裏很遠。」

「爲了排戲方便，也搬過來吧，還開洗澡間正好住一個人。」老鄒早計劃好了。

「好，我就住這洗澡間吧。」岳平始終是很洒脱的。

「宛生，你明天幫忙岳小姐搬一搬吧，」老鄒有意把這差事給黃宛生。

「明朝曬不工夫，你自家去幫伊盤一盤，」黃宛生懂得老鄒的意思。

「好，好，明天我去幫岳小姐搬家。」老鄒正中下懷的說。

「鄒先生太客氣了。」

「沒關係，沒關係。」

一切問題果然在五天以內解決了，石佛和鄧輝商量決定劇本印好了，戲就開排。

## 二

規定的是下午兩點鐘第一次對詞，可是時間已經是兩點半，各演員還沒有到齊。

小何首先耐不住了，向石佛說：「通知是不是都送到了？」

「我親自送的，怎麼會不送到呢。」石佛對於不守時間的演員，心裏有點反感，回答小何的說

不大和平。

「那他們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小何又接濟問。

「他們為什麼不來，我怎麼知道！」石佛氣起來了。

還是鄧輝有涵養，他恐怕他們吵起來，解圍似的說：「別急，再等一等，才過半個鐘頭。」幸虧岳平在這兒，她的聲音像煦暖的春風，使每人心頭的煩燥在春風吹拂下消散了一些；老鄒則完全融化在春風裏了，他似乎沒有一點等待的煩燥心情，他嚶語似的和岳平高聲談着劇社的光明前途。這種情形使小何感到不滿，他又忍不住諷刺似的向老鄒說：「你到是一點也不着急呀！」

「着急有什麼用呢？不來的還是不來。」老鄒非常坦然。

「總得想個辦法呀！」小何這樣催他。

「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就是現在出去找，也不見得找得到，唯一的辦法只有等。」老鄒說的到是實情。

小何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也就不說了。再等下去，三點鐘過了，陸續的又來了一兩個，遲到的人都是一進門就向大家道歉，陳述一大套他遲到的理由，對於這自己公開認錯的，誰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一方面陸續的來，一方面先來的也陸續的走，石佛請他們再等一會，他們也很客氣的向石佛陳述一大套他們不得不走的苦衷，今天對不成詞的責任本不由他們負，石佛無話可說，只好聽

他走了。

這劇本是井先生針對着現實，以大學生失業為題材寫的一個三幕劇，全劇角色有三十多個，戲多的重要角色也有十三四個，這十多個重要角色除了石佛，小何，老鄒，楊明波，岳平，蘇曼莉以外還有七八個，現在到的不到三分之二，連一開場就有戲的楊明波和蘇曼莉也沒來，所以工作無法開始，雖然現在已經是四點了。

「我今天有五點半到六點十分的班，五點鐘一定得走。」岳平事先聲明。

「要不然我們先開始對吧！」老鄒這時候他性子急了。

「人差得這們多怎麼行呢，一開始一大段是老楊和蘇小姐的，他們都不在。」鄒輝不贊成老鄒的提議。

「媽的，老楊這王八且跑到那兒去了？上午就出去了，到現在不回來。」小何把一切氣憤洩在最近混得比較熟了的老楊身上。

「小何別背地裏罵人呀！」小何正在罵着，老楊恰巧推門進來聽到了。

「你還不值得罵呀，你看看現在幾點鐘了？」小何掏出懷裏的一隻龐大的火車表送到老楊的眼前，接着又說：「你這種不守時刻的行為，就在充分表示了你對戲劇事業的不尊重，你以一個玩票



的態度來幹戲劇，不但侮辱了戲劇，同時也侮辱了我們全體的同志。」小何像是火山爆發了似的，把兩個鑽頭的煩燥都發洩了。

還不問青紅皂白的一頓罵，老楊也急了。「小何，你別單單的唱高調好不好？玩票的態度？嗎的，王八旦才是爲了玩票才幹戲的呢！我沒能準時來排戲，在理論上這是不應該的，可是我是故意嗎？我是晚報的校對，在出報以前，我要一個字一個字的給人家校，給人家對，我的整個時間是賣給了人家的，我沒有有錢的爸爸，我又不能不吃飯，於是我就不能不出賣我一部分時間的自由，難道這是我的錯嗎？難道爲了要生活我找一口用我的勞力換來的飯吃，就是侮辱了戲劇了嗎？」他越說聲音越高，他要發洩他胸中所有的冤抑。

「好了，吵別了，我們開始對詞吧！」鄧輝恐怕他們真的衝突起來。

「唉！爲什麼幹戲和吃飯永遠是矛盾的呢？」石佛獨自感慨的說。

岳平聽了老楊的話也有點感觸，大家都沉默了，一直等到鄧輝招呼大家過來坐，才打破有些僵局的局面。

「蘇小姐的台辭，請岳小姐先代一下。」鄧輝對岳平說。當大家都坐定了，打開了劇本，弄堂裏有一個三音的汽車喇叭響，汽車像是停在門前了，接着下邊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喊胖子，老都飛着

窗戶往下一望，原來正是他們在等待的蘇曼莉，「快上來，快上來，我們正等着你排戲呢！」胖子向樓下招呼。

一隻腿站在汽車的踏板上的蘇曼莉聽見胖子的招呼，身子並沒移動，反而向上邊喊：「胖子，你下來！」

在女人的面前，老鄒的脾氣是特別的隨和，他答應着：「好，我下來，我下來。」就運動着他的短腿跑下樓去了。

一會兒功夫，老鄒陪着蘇曼莉上來了，蘇曼莉今天穿了一身騎師的衣服，白嗶嘰的馬褲，烏亮的馬靴，後面帶着閃亮的馬刺，上身是一件白紡綢的襯衫，左邊小口袋上繡着黃色的 MARRY. S. 英文字，右手提着一頂灰白格的 O. G.，右邊膀子夾着一根包着金頭的皮馬鞭，她的胸部已經隆起的很高，今天她更把胸部往前起挺，姿式英武。看起來今天她這瘦小的腿像又增加了負擔，除了要支持那顆偉大的頭顱以外，還要支持那龐大的胸部。雖然這位小姐的氣派使大家感到有點不對路道，但這身裝飾却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我今天一早到江灣去騎馬，一直鬧到現在才回來，五點鐘要去參加一個 Tea Dance。現在得趕快回家去換衣服，今天好在是對詞，隨便找誰替我唸一唸好了。」她這話是說給大家聽的，但是臉

却只向着胖子。

老鄒正預備代表大家挽留他，門外又來了一位同樣裝束的男士，他並不走進來，只站在房門口喊：「Marky O'ricky」

「好，就是裁辦了，」B. B. 「她不等老鄒的答覆，就自己那樣決定了，轉過身去挽上那位男士的膀子往外走，轉身向大家說「Bye-bye」的時候，突然看到始終被石佛遮着，今天穿了一件淺黃色武袍的岳平，她又放開了那位男士，很靈活的用那馬鞭子指着男士，頭向前一伸，輕輕的說：「Wait a minute」一個跳舞的步伐，跳到老鄒的面前說：「Please Introduce to me,」

老鄒雖然也是大學二年級生，可是他不懂英文，不知道她什麼意思楞在那裏。石佛和鄧輝看了有點忍不住要笑。

蘇曼莉立刻就想到了，又用中國話說了一遍，老鄒這才明白了，雖然她沒有說出給她介紹誰，但是從她眼光裏知道她要認識的是岳平，女人最懂得女人的意思，老鄒發楞的時候，岳平已經站起來了。

老鄒給她們互相介紹了，蘇曼莉先伸出手來和岳平緊緊的握了手，握着手她向岳平說：「你真美！」岳平聽了不知道應當怎麼回答。

門外的男士又在催促了，蘇曼莉放了手說：「明天我來看你。」又跑到門外，挽着那男士的膀子走了。

岳平望着他們走下樓梯，覺得這個女人有趣的很。

剛才這一幕，演員們都呆呆的望着，覺得太像戲了。

石佛心裏想，這真是一個很好的戲劇人物。

三音的汽車喇叭在樓下響了，遠了，大家把精神拉回來重新集中在劇本上。

『來，我們開始吧。』鄧輝發了命令。

岳平看了看錶，剛剛四點半，她翻開了劇本開始代蘇曼莉讀台詞。

岳平雖然是代蘇曼莉，但是也讀得非常仔細，她把N的音常讀成L的音，最初兩次鄧輝請石佛替她改正了，以後她遇到N音的字特別注意的發音，究竟是那一個音她自己不能確定的時候，她望着石佛一笑，替詢問，石佛就立刻告訴了她。她的虛心使鄧輝也非常高興。

楊回波和蘇曼莉的一大段戲沒有讀完，已經到了五點鐘了。岳平看了看錶，又偷着看了看鄧輝，鄧輝明白她的意思說：「今天人差得太多，算了，不要再對了。」第一次對詞就這樣的不順利，石佛，鄧輝和老鄒都認為是時間的不適當，白天每個都有本身的工作，不便放棄了職務來排戲，以

後決定把堆戲的時間改在晚上。

岳平和大家住在一塊兒，混得更熟了。每個人對她的印象都很好。她最喜歡和小何開玩笑，有時候小何說了兩句稍微過火的玩笑，她嬌嗔的過去和小何打起來，從床上滾到地下，像一對小孩子似的一直打到兩個人都沒有力氣了，小何才認下次再不亂說了，她才把頭用力往後一昂，使披散到前面的長頭髮風到後面去，勝利的走回她房裏脫換滿身是泥土的衣服。

老鄒看到小何可以和她抱到一塊兒打架，非常的羨慕，但是他很自信她是因為小何年紀輕，把她當個小弟弟看，而對他自己才是真有意思的，他心裏也就坦然了。

所以使老鄒感到岳平對他自己有意思的事實是她幾乎是每天要老鄒送她去上班，或是接她回來，她說有老鄒陪着她，她就不怕那些釘梢的流氓了：有時候老鄒的西服破了需要拿出去熨的時候，總是她用電熨外親手替他熨平了掛起來，這也是從來不會給予另外一個人的恩惠——旁人也沒有要熨平的西服。——老鄒覺得這些種子要好好的培養，不久她會開花結實的。

住在這裏的六個人，每天都是石佛起來得最早。有一天當石佛剛洗完臉，拿了一本矛盾的「子夜」準備走到陽台上去看的時候，忽然岳平收拾得整整齊齊的走進前樓來，石佛很詫異的問：「今天怎麼這們早，到那兒去？」

「不到那兒去。你現在有事嗎？」

「沒什麼事。」

「我要請你教我國語。」

「可以，可以。」

「在這裏會吵醒了他們睡覺，我們到虹口公園去教，好吧！」

「也好。」

「這樣不就誤你的用功嗎？」

「你爲什麼今天這樣客氣？」

她沒有說什麼，只微微的一笑。

石佛拿着那本『子夜』隨她走下樓，他們一前一後走出了弄堂。在前邊的她突然站住了，回過頭來向石佛說：「你爲什麼走得這樣慢？」

石佛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走在她後面，於是趕上了兩步走到她的右手，她抬起了右手挽上了石佛膀子，石佛慢慢的把左臂曲起，轉過頭去看她，她也正仰起頭來向石佛望，兩個人目光碰到的時候，她微微的一笑說：「你沒有和一個女孩子這樣走過路嗎？」

石佛微微的覺得臉上一點發熱，嘴角動着說：「我……我沒有。」

他們這樣並肩的在人行道上走着，她說：「這是在上海，在自由的土地上，假如在我們的家鄉，我也是沒有這樣走路的自由的。」

「內地是比較封建的。但是上海可並不是一片自由的土地。……」石佛說着看到日本兵營的龐大建築，他指給岳平看：「內地總還不至有這個。」

日本兵營裏正在操練射擊，傳出野獸似的吼叫，這不快意的聲音使他們沉默了，一直到走進了虹口公園，野獸的吼叫傳播不到了，才被那碧綠的草地引起他們另外的心情。

小草的頭上頂着露水珠，在柔和的朝陽裏閃爍着五色的光彩，微風拂過來，小草顫巍巍的鞠了一鞠躬，露水珠跳到泥土上，泥土抱住她，溶化成一片，洩出淡淡的一陣泥土的氣息；在上海住着，整天聞汽車後窗發出來的「卡司令」的味道，偶然聞到這泥土的氣息，他們精神特別愉快。他們選擇了小池子邊上，一顆柳樹下面的休息椅上坐下來，並肩的，無言的默望着那靜靜的池水。

岳平拾起一塊小石子，抱怨似的說：「爲什麼牠這樣靜？」通的一聲，她把石子丟下去，激跳起來幾個水珠，化成圓的波紋，一個個的放大了，消滅了。

石佛說：「你爲什麼要打動牠？」

「因為我喜歡動的，你看剛才那些水珠在動的時候牠才能跳起來，我喜歡水珠的跳動。」

「你是因為要牠跳起來才喜歡動呢？還是喜歡動才要牠跳起來呢？」

「你這樣反來覆去的說，還不是一樣的。」

「不一樣。這裏有很大的區別。」

「那我說不上了，我只是喜歡牠動，牠跳就是了。」

「無所謂的動，無所謂的跳嗎？」

「既便是無所謂，動動，跳跳也比靜得像死一樣的要生氣些。」

從她的話裏，石佛覺得這個女孩子是一個十足的現代女性，她需要刺激，她追求刺激，她要生活在緊張裏，但是她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她會走入歧途。今後他要來幫助她。他要把這意思向岳平說明，可是他一向缺少和女人交際的經驗，雖然這一個坦白的念頭。他不知道應當怎樣說。想了一會，他輕輕的叫了一聲：「岳平！」

朝陽從柳條的中間射到岳平的臉上，她身子移近石佛躲避那陽光，然後回過頭去望着他，等待他的下文。

石佛怕她那眼光，避過去望着池水。



她看見他這們大的一個人會像處女似的嬌羞，覺得看出他現在的心情，她希望對方能丟一塊小石子使他在空氣裏起幾個漣紋，她緊緊抓住了他的手說：『你要說什麼？』

石佛不能不說下去了：『我盼望我們能成一個很好的朋友』他說的時候帶着一付怯懦的眼光。她心裏得意地笑了，她覺得對方的心情果然被自己猜中了，爲了波紋不立刻平復下去，她更靠緊了石佛，把頭偎在他肩上輕輕的說了一聲：『好！』就等待這粒石子衝起的更大的波紋。

石佛對於這樣一個豐腴的肉體偎在自己的身旁，女人的氣息強烈的刺激着，心中有點飄飄然，他的頭逃避似地向右側過去，他突然意識到她是理會錯了他的意思。旁邊走過來一個遊客，他乘機抽出他的肩頭。他向她解釋似的說：『我剛才聽你的話，我覺得你的人生觀不大正確，我願意做你一個很好的朋友，幫你多讀一點書。你願意嗎？』

這樣平凡的幾句話，又何必那們慚慚呢，岳平覺得有些好笑，同時又覺得有些頹然。她高興的向他說：『好極了，我們每天早晨到這兒來讀書！』

『好的！』石佛現在話說明白了，態度也顯得自然了，他反而緊緊的握了一下岳平豐腴而柔軟的手。一直挽着手走回家。

石佛借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書給岳平看，他說：『一個新藝人不但要有高尚的人格，更要有文藝

的修養。」他們每天一清早到虹口公園坐在小池旁讀書，石佛爲她解釋許多她不懂的術語。

戲雖然改到晚上排了，演員還是從來沒有到齊過，一個角色今天這個代，明天那個代，連導演都排得莫明其妙了。蘇曼莉只來過一次，把和老楊的一段戲走了一遍地，就向導演聲明，第一幕她已經會了，可以不必再排，下次隨便找誰代一代她就行了。鄧輝聽了她的話，搖了搖頭，把一肚皮的氣忍在肚子裏。石佛憤慨而又夢幻似的說：「有一天戲劇能够職業化就好了。」

距公演的日期還有兩個星期，劇本仍然只有第一幕，這第一幕的戲也從沒完整的排過一次，大家覺得時間還多，也就任這工作蝸牛似的往前爬着。

前些時候爲了劇社的事，老鄧忙得什麼都顧不得了。現在戲有人負責，他僅僅擔任演員——一個在排演期間是被動的人物，他覺得閒散的心情放在岳平身上了。他雖然很自信岳平對自己是有意思的，但是這顆種子需要怎麼樣的培養才能夠早一點發芽。他躊躇着。昨天他送岳平去中華電台的時候經過惠羅公司，她曾經指着一件印花麻紗的衣料說：「這花樣到不壞。」忽然使他回憶起來，趁着手裏還有父親寄來的學費，就把那衣料買了來，他得意的想着這一定會成爲上好的肥田粉，他就會看到那種子發芽，開花，結果，收穫的時期不久也就到了。他跨上往北去的二路公共汽車，一位乘客的胳膊肘底下伸出一個頭來招呼他，他向那聲音找過去，原來坐在那

裏的是一位社員叫丁奉的。老鄒向他點了點頭，可是他非叫老鄒過去不可，他喊着：「老鄒，過來，過來，我告訴你一個祕密。」看他這樣的嚴重，老鄒只好不願乘客對他憎惡的擠了過去。

丁奉不等老鄒問他，他迫不及待的向老鄒說：「我告訴你一件祕密！」他又忙着加了一條附註：「可是你不能對旁人說呀！」他又緊接下去說：「岳平被石佛弄上手了。」

對於老鄒，這消息像一個霹靂似的震動了他，他追問丁奉：「真的嗎？你怎麼知道呀？」

「這是我得來的祕密消息，這幾天每天清早石佛都和岳平在虹口公園裏。」丁奉仍然很嚴重的說。

「石佛是什麼東西，不是我，他能混進戲園圈子，現在居然敢跟我來爭她，哼！志恩負義！」老鄒心裏這樣想，越想越氣，他決定去質問石佛。

在狄思威路丁奉和他分了手，他一個人坐在車裏儘量壓抑自己的氣憤。覺得今天汽車跑得特慢。

到了家，故意用力把門一推，把埋頭在寫字檯上的兩個人吓了一跳，同時抬起頭來望着他。這兩個人是岳平和老楊，她正在幫着老楊校對一本書。他的敵人石佛並沒在這裏。

「胖子，幹嗎這們使勁？吓了我一大跳！」她故意皺着嘴說。

老郝雖然不願意向她發脾氣，但是也不願在她面前毫無表示，望了她一眼，一句話沒說，一挾着衣料包走到後樓去了，他把衣料包在床上，一歪又自己也跟着躺下。心裏想：「今天對她做出這種不公平的態度來，她自己一定會感覺到，會馬上過來道歉的！」他耐心的躺在床板上等。

果然有腳步聲走過來了，他爲了把心裏的氣憤表示得更明顯一點，他是一床棉被把頭蒙起來，滿臉佈置好，那人已經進門進來了，進來以後，只在門前停了一停，並沒有向自己走來，就走到五櫃裏去了。老郝按開一點棉被偷偷的一看。原來過來的是老楊，他在找一籃子，他失望的望了望，嘆了一口氣，老楊回頭問了一句：「老郝你怎麼，捱了嗎？」老郝覺得他一定知道這事，故意的不理他，沒回答他又蒙起頭來睡，老楊找到了稿子又回到前樓去了。

老郝睡了一會兒，悶得出不來氣，他把棉被掀開來擦了頭上的汗水，他感到前樓好像沒有人了，立刻坐起來仔細聽，聽不到一點聲音，爬到板壁縫裏去看，果然空空的沒有一個人，他接着又想到岳平一定在她自己的房間裏，他又去展那塊板壁縫，一看還是空空的，他發怒了，他覺得有急恨看佛的急恨都轉移到岳平身上，他暗暗的罵着：「媽的，水性楊花，不要臉的東西！」這怒氣無法宣洩，他跑回後樓，拿起剛剛買回來的衣料，想把牠扯碎，扭了兩扭，包紙破了，露出那鮮豔的顏色，老郝的怒氣激得鮮豔的顏色激得更高了，他想：「我不會那們慢，給她買了這們漂亮的衣服，而他陪着看佛

出去玩！」他抖開了衣料，想把袖完全扯碎，剛舉動手在扯，岳平推開了門，老鄒看見她，手上的動作停止了，兩個人楞楞的望着誰也沒說話。

還是她開了口：「你今天怎麼啦？」

老鄒丟下了衣料，走到沙發上坐下，回答說：「不怎麼？」

「你一定有什麼事？」她很快的坐到他的旁邊。

「我……我真的沒有什麼！」老鄒不是不願意向她說，而是要考慮一下怎麼樣對她說才好，他故意的這樣拖延，爲了引起下文，他做出一個痛苦的表情，把頭埋在手掌裏，用手抓亂了頭髮。

開了兩次，他沒有回答，她轉了話題，走過去拿起那衣料說：「這是你剛買的？」

「是的，我買來預備送給一位我喜歡的女孩子，可是我忽然得到一個消息說她已經愛上另外一個人了。」老鄒自己很欣賞自己這段話說得很聰明。

「你失望得太快了，你得到的消息，不見得是正確的。」她回答的也很聰明。

「這真是一個錯誤的消息嗎？」老鄒重燃起他的希望。

「我怎麼知道！」她故意的推開了，但又加上一句：「可是據我想，一定是錯誤的。」

老鄒安心了，他把料子放在岳平手上說：「這是你喜歡的料子。」

「真給我的！」

「是的！」

「難道你說喜歡的那個女孩子是我？」

「是的。是你，平，我現在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我喜歡你，我愛你！」老鄒說着把岳平攔到懷裏，她掙扎着，喊着：「別……別……」話沒說出來，老鄒強烈的吻住了她的嘴，她掙拒的手的來了，小簾子似的眼睫毛垂下來，兩顆心在跳動着。

等老鄒把她放開了，她突然像驚了的馬一樣，抓起那衣料擲在老鄒臉上，拉開門衝出去。

老鄒剛往前追了一步，就聽見鄧輝站在樓梯口那裏說：「岳平，幹什麼這們慌慌張張的！」他立刻止住了步，他恐怕岳平對方才自己種種粗魯的行爲生了氣，在鄧輝面前責罵他。

老鄒實在白耽了心，她笑着回答鄧輝說：「我搶了胖子一塊糖吃。」她嘴動着像在咀嚼一塊糖。

在屋裏的老鄒笑了。

和鄧輝一道回來的還有石佛，他很快問她：「老鄒也在家呢！好極了！」說着就走過來，高喊

着：「老鄒！老鄒！」

老鄉自己覺得現在是勝利者了，他對石佛的敵意消失了，他迎了出來：「什麼事？石佛！」

「井先生第二幕寫完了，他約們們一道兒去談一談，我們現在一道兒去吧！」石佛說。

岳平拉住鄧輝說：「我也去，我不一個人留在家裏。」

### 三

戲的第一二幕勉強算排完了，公演的日期早已確定，現在只有五天了，戲場是用電燈照會，也早已租妥了，「學生時代」這四個大字的海報已經貼在戲場的門口了；可是劇本的第三幕井先生還沒着手。

井先生擱筆的緣故，並不是因為頂先沒有計劃臨時寫不下去了；而是因為沒有靈感，有時候靈感來了又被那房裏的五個小孩子吵散了。井先生的靈感需要酒來培養的，當他帶了五、六酒量，他的豐富的感情就像泉水似地從他筆尖下寫出來，化爲一篇詩一樣的對話。可是這些天來，他寫得每頓飯都到朋友家裏去揩油，沒有酒來灌溉他的靈感，所以他的劇本也就無法完成了。

時間太少了，五位執行委員都非常的着急，雖然，夏秋萍負責每天去催，但是井先生的靈感不來，她也感到束手無策。爲了戲能夠如期演出，他們開了一次會，決定使井先生暫時能離開在那五

備小孩子勢力範圍之下的亭子間，搬到旅館裏去趕寫這第三幕。這事由夏秋萍和鄧輝去辦。

他們爲井先生在北四川路的月宮飯店裏選擇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房間，買了一瓶汾酒，幾包花生米，牛肉乾，筍豆等下酒的東西；鄧輝更把鋼板，蠟紙放在窗戶的寫字台上，油印機也帶來放在洗臉架上。他和石佛約好了，今天晚上在這裏井先生寫一篇，他們印一篇，明天這第三幕就可以趕出來了。

一切都佈置好了，把井先生請了來，看了看並不缺少什麼，他也就走了，留井先生一個人安靜的在這裏創作。

井先生是一位戲園家，也是一位詩人，他喜歡奔馬似地奔跑，他喜歡澎湃的巨嘯，他喜歡繁雜的呼喊，他喜歡烈烈的燃燒。可是他的心裏，怕空虛，怕它像一座荒涼，怕它像一座古廟。這房間雖然還有窗子可以望到行人的頭頂，也傳上來市聲的轟雜，但這大的一間房間，只孤另另的留他一個人，他感到寂寞了，可以灌滿他的靈魂的酒在面前擺着，他可又一向缺少酌的興趣，他在房間轉了幾圈，想把思想集中到腳本上去，思一偏不受從他的命令的亂竄。他想喊叫茶房來，却又沒有個人在聽他。他覺得這環境比在一個小孩子勢力範圍下的亭子間更使他痛苦，於是什麼都不想的倒在床上了。



在社裏石佛鄧輝和夏秋萍寫特刊的稿子；夏秋萍，岳平在縫服裝；小何跑到東的跑到西的借道具，老鄧和屠明偉——一個起碼的影片商，最近老鄧介紹入社的。這次他是前台主任——各處託朋友推銷票子；蘇曼莉整天的待在雲翹公司監製她自己掏腰包做的演戲用的衣服，每個人都緊張起來。

職演員表已經寫好了貼在牆上，前後台一共四十多個人，雖然後台一部份職員由演員兼任，而社員仍然不敷分配，前台的職員有些只好由屠明偉請人來臨時幫忙。一位姓錢的是屠明偉約來擔任招待的，到社裏來和屠明偉接頭，他看到名子上面的頭銜是招待員，他向石佛提出了抗議，他說如果那天紅條子上不寫招待主任，他決不幹，他不能丟這種臉。石佛花了許多時間把他應付走了，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一個小報的記者，他很委婉的說明他願意給劇社幫忙，不登一切不利於劇社的稿件，但是希望他多送他幾張票。這些事的糾纏，使石佛特刊的稿子簡直寫不下去，他抱怨爲什麼老鄧和屠明偉還不回來。

天快黑了，趁着沒有人再糾纏的空閒，鄧輝拉了石佛到月宮去印油印，他計算這半天井先生大概總寫了不少了，他們剛走下樓，夏秋萍也追來了，鄧輝想多一個人幫忙也好，於是三個人一同向北四川路走。

他們來到二宮一看，寫字台上還是原來那樣整齊，銅板，蜡紙原封未動；方桌上的一瓶汾酒和幾樣酒菜也安然無恙；井先生坐離幾米遠，這情形使他們三個人互相看了看沒說話。

井先生也出神了，揉了揉眼睛看見窗外邊射進來街上的霓虹燈的紅光，說：「哎呀！不早了。你們吃過晚飯了沒有？」

石佛想只許吃過晚飯回來再催他寫吧！於是仍然由他們三個人陪井先生出來找地方吃晚飯。出了門，兩個人往前走，石佛計劃到老親子孫去吃雞菜，可一快一踏吃完了回來讓井先生趕寫劇本。他們沒走了幾步就遇見了胡先生，胡先生是井先生的老朋友，一碰到，井先生就喊着：「老胡，吃過飯沒有？」這不經胡先生回答就把他拉轉過身來說：「走，一道去吃飯去！」

胡先生正預備回去吃晚飯，聽見井先生約他，他想一定是井先生今天拿到一筆稿費了，他欣然答應，並且建議到武昌路一家賣菜館裏去吃，石佛當然也不好意思反對。

繼續往前走，他們又碰到了胡先生，又碰到了井先生的朋友，——一位提琴專家謝開石，井先生也同樣招呼了他們，這些第口袋裏時常不着一文的人，聽到有人約他們去吃一頓，沒有一個推托的。已經是浩浩蕩蕩的一大羣，越走隊伍越擴充得龐大，使石佛不安了。他摸了一

胃口發裏儲蓄的四塊多錢的劇務費，暗暗地問鄧輝說：「你身上還有錢沒有？」鄧輝掏出來值全部的財產是一塊錢，四隻角子和兩個銅板。石佛覺得這仍然無濟於事，又去問夏秋萍，幸好她身上還有十塊錢，於是石佛心裏泰然了。

胡適、胡先生和謝澗石都能喝酒。謝澗石在法國留學的時候，曾經和三個法國人比賽喝酒，那三個法國人輪流和他拚都不會把他醉，所以他常常幾天井先生的噁酒是開玩笑。井先生雖然喝不了多少，但是他却不肯示弱，在酒飲完無餘子的謝澗石面前，他還要頑強的抵抗一下。胡先生就聰明得很，他開得很短，勸人家酒喝得很緊，自己却喝得不多，因此他也能支持一陣。

足足的喝了兩個鐘頭，酒頓飯才結束，石佛接了賬單一看，酒錢比菜錢還多，幸得夏秋萍身上的十塊錢已經交給他了，並沒臨時付不出賬。吃完了，丁奉和老翁知道井先生要去趕寫劇本，不便打攪就先走了。因為第三幕裏有一支插曲，井先生拉住謝澗石到月宮去談一談歌譜的問題，同時又拉住胡先生做伴；出了飯館，井先生有點醉意了。

回到了月宮，井先生提起筆預備把那插曲先寫出來，請謝澗石作譜。剛剛寫了兩句，一擁而入的從門外擁進四個人來，那是老翁，小何帶着岳平和蘇曼莉。

老郎今天跑了一天，推出去廿三張票。晚上回來頂個石佛商量聯合佈置的事，石佛已經到月

響吞了，只剩下留著一個人在寫信。

自從那天以後，老鄒心裏感到非常的不安，他後悔不該那樣魯莽，給對方一個壞的印象，在他仔細的觀察，她又好像並沒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似的，在許多人面前，她對老鄒的態度還是有說有笑的和以前一樣，他總想找到一個機會當面向她道歉，可是這幾天一直因為大家都在忙著，而她又故意的躲避和他單獨的在一起，老鄒覺得這個女孩子真有點令人捉摸不透。今天偶然的得到這樣一個機會，他總決不能輕易的放過。

老鄒走到她的身旁，輕輕的問她：「你在給誰寫信？」

她一看見老鄒，當他走到一旁來了，她把信紙反過去，故意望也不望他一眼的，拿着一支筆在另外的信紙上寫著。

他更溫柔的說：「那天我得罪你了，你還生氣？」

「我沒有生氣！」她還是畫着不看他。

「我誠懇的向你道歉，請你原諒我的魯莽！」他雙手扶住了她的肩膀。

她沒有回答，只轉過頭來微微的一笑。

他覺得已經得到她的諒解了，很快的把轉椅旋了半個圈，使她面向着自己，又握住了她的雙手。

，自己屈下身子去問她：「平，你告訴我，你真的不怪我？」

她點了點頭陪了一聲。

「那麼你愛我嗎？」他進一步的逼她。

她站起身來甩開他走到石佛的床前，臉背着她說：「你別這樣。」

他毫不放鬆的追過去抱住她說：「拿 KISS 來回答我吧！」他把嘴移近她的臉。

她笑着把臉側過去，用手捂住他的嘴說：「當心有人來。」

外面果然有高跟鞋的聲音，老鄒連忙的放開她，蘇曼莉走進來了，她站在門口一看裏邊只有他

們兩個人，故意打趣的說：「對不起，我沒有敲門就進來了。」又做了一個走的姿式向老鄒說：「

我在這裏不大方便吧！」

「你真會開玩笑！」老鄒顯窘的回答着。

蘇曼莉是來報告她今天推銷戲票的成績的，她驕傲的說她今天一天推銷了一百三十五張一塊錢

一張的票。

老鄒要到月宮去找石佛，他問岳平和蘇曼莉要不要去洗澡，他知道爲井先生開的那房間是帶洗

澡間的。蘇曼莉雖然躊躇着沒有乾淨毛巾和「徐沙爾」，但她終於還是和老鄒，岳平一同去了。

走到月宮門口，蘇曼莉要老鄒到對門的藥房去替她買「袞沙羅」，她們站在月宮門口等着他。忽然小何一手提着一把胡琴，一手抱着個大花瓶走過來，聽說有地方洗澡，他也抱着這些道具上來了。

井先生喜歡熱鬧，喜歡和女孩子們談天，現在正有了幾分酒意，看見房裏來了這們多人，他又擱了筆，興高彩烈的談起來了。他對岳平的印象也特別好，他認為岳平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優秀的演員，最近他一定要爲她寫一個劇本。岳平聽了高興得跳起來。蘇曼莉瞭了她一眼，撇了撇嘴走過去和謝開石說話去了。

蘇曼莉和謝開石是剛剛認識，但她一見面就喜歡他，尤其是喜歡他那裝束了；一件黑絲絨的西裝上衣，白府綢的襯衣托着紅色的大領花，卷曲的長頭髮披散到肩上，只露出一個狹長清瘦的臉，她覺得這才是真正藝術家的風度呢。

岳平去洗澡了，井先生忽然看到胡琴想唱戲，他知道蘇曼莉也會唱，要和她合唱一段「烏龍院」，蘇曼莉冷冷的說：「哎呀，我唱不好，我密斯岳唱吧！」老鄒懂得她的意思說：「誰不知道蘇小姐是上海的名星呀！」射用百生談話間的姿勢說着：「蘇小姐，別客氣，唱吧！」小何數着掌表示歡迎。

她因爲井先生單獨的捧岳平要爲她寫劇本，本來想不唱，現在聽到謝開石要她唱，她不再堅持了，可又慚愧的向着謝開石說：「我真的唱不好呢！」

老鄉看出她對謝開石特別表示好感，故意吃他豆腐的說：「你可以駁我們的面子，可是總不好意思駁謝先生的面子呀！」

她望着謝開石笑了一笑說：「那得謝先生拉一段提琴給我們聽。」

大家鼓掌，謝開石也不推辭，就拉了一個莫札特的曲子。

這樣一拖延，井先生對於唱戲的豪興索然了，他拿起酒瓶向謝開石舉了舉，要再和他換一換。

「嘗了吧，在那酒量還喝什麼？」謝開石又譏嘲他的酒量了。這話使井先生下不了氣。

「別再喝吧，老井。」謝先生知道他方才的酒意還沒消，這樣攔他。

井先生面無表情，茶不會被燙人的勸阻而打消，他仍然用茶杯傾滿了酒杯來和謝開石

「別喝我，不喝這酒，喝白蘭地。」謝開石爲了息止這個鬥爭，他故意的要挾。

蘇菲莉是一個大胆的女孩子，她對於一個喜歡的男子，永遠是主動的採用各種方法超速度的進攻，不顧任何的非難和嘲笑。現在在她心的深處讓這位音樂家代替了那騎師的位置，她注意着他的舉一動，所以聽到他說要喝白蘭地，她立刻從皮包掏二十塊錢說：「好，我來請客。」

對於她這意外的憐憫，老蘇望著茶房笑了，笑就招呼茶房立刻去買兩瓶三星斧頭白蘭地。

謝先生眼裏閃閃的，這位剛剛認識的女孩子的竹槓頗覺得不好意思，他伸手到口袋裏說：「我來請，我來請。」口袋裏始末空空出來，老蘇已經接過了蘇曼莉的錢交給茶房，於是他的手又空着出來，不再說什麼啦！

胡先生看到這情形非喝不可，就自己取消了自己的意見說：「蘇小姐請客，可不能不喝。」胡先生把白蘭地倒了六個半茶杯，井先生端起一杯就要和謝開石拌，胡先生說：「慢一點，我們客人應當敬主人一杯。」舉起一杯向蘇曼莉。大家贊成這個提議，舉起了杯子。碰過杯子，井先生和謝開石首先喝乾了，蘇曼莉却僅僅喝了一口，胡先生看到了，喊：「不行，不行，要乾杯。」雖然他自己也僅僅喝了一小口。

蘇曼莉一回身看到岳平從洗澡間出來了——穿着帶來的浴衣，剛洗的頭髮披散着。她轉移目標的說：「我們大家來敬我們劇社的皇后一杯吧。」話裏含着羞。

井先生還是首先響應，喝了第二杯，老蘇這次也喝乾了。岳平只就蘇曼莉手中的酒喝了一點就逃到陽台上，讓晚風吹她的頭髮去了。

蘇曼莉沒有鎖了她手裏的這杯酒，她走到謝開石面前說：「謝先生方才答應了教我學提琴。我



應當先敬老師一杯。」她端着送到謝開石的嘴邊。

「學生敬老師應當敬三杯。」胡先生灌人家酒的本領是特別拿手的。

謝開石喝了她手中的那杯酒。

「蘇小姐和鄧先生喝了交杯酒咧！」小何放肆和她開玩笑。

「饒德！」她似惱非惱的罵着小何，可是心里却望着謝開石在笑。

石佛和鄧輝知道今天這晚上又算完了，他們走到陽台上去閒談，任這屋裏去鬧酒，夏秋萍也參加了他們這一組，和岳平他們四個人靜靜的談着蘇曼莉對謝開石的猛烈進攻。

兩瓶酒喝完了，井先生陶然大醉，倒在床上。蘇曼莉自己說她醉了，要人送她回家。

「謝先生也住法租界，正好順路，就順便送送她吧。」老鄧給她機會的說。

謝開石不好推托，她從沙發裏站起來，頭暈得支不住，就倒在謝開石的懷裏，全身軟了似的由他扶她走了。

已經是夜裏一點了，「這一天就睡在這樓梯間吧，一切的事只好明天再說，」鄧輝把希望寄放在明天，石佛則還不住的埋怨老鄧不該把蘇曼莉帶來，以致影響今晚的工作。

「算了，算了，不要再說了，回去睡覺吧！」鄧輝說完了，他們不再說什麼了。

井先生醒了，爲了要有一個人在招呼他，更讓他自己願意單獨留下。她無邪的想，大家也都有同樣的感覺，因爲她聽說得像一個男人，在大家的眼裏一向也沒把她看成一個女人。

有個人講，只有二樓的琵琶還奏着狂歡的曲子，晚風息了，天氣轉得鬱熱，夏秋萍看看井先生還在雨裏，她一人拿了一張椅子坐到陽台上，無厭的出不來氣，她索性把外衣脫了，只剩下一件絲背心，和一條短褲，她覺得沒有那旗袍的束縛鬆快多子，扶着醉眼朦朧的井先生喝過兩次茶，她就躺在井先生外邊床沿上睡了。

天剛剛破曉，窗外飄進了雨絲，井先生醒了，看到她睡在床邊上，曉寒侵襲着使她縮縮着身體，忽然想到昨天夜裏是她在招呼自己，對於這位女孩子這聖潔的友愛非常的感激，他把被子輕輕的給她蓋上。

旅館的環境還不如在五個小孩吵鬧着的亭子間，他們鑑於昨天的失敗，今天又改變策略了，他們把井先生請到社裏來趕劇本，時間一緊迫居然把井先生的靈感逼來了，他到了社裏立刻攤開稿紙就寫，誰也不出聲音來擾他，他的手像秒針似的急速的跳動，一點不間斷，不停頓的讓那鋼筆和紙製成極響的聲音佔據了這屋子，一行一行白色小字很勻整的在稿紙上刻出來，沒有增注，沒有塗改，那白色的字很快便在稿紙上顯露了，就對石印印即印到後樓去印。

今天非先生的感情像是橫堤的洪水，像是奔騰的怒馬，狂濤、奔騰的使他忘去勞累，忘去了饑餓，一直到了深夜，他的感情完全化成溶岩洩出來變為藍色小字鋪滿了十幾張白紙，不再留下一點餘滴在他腦殼裏的時候，他才丟下筆，喘了一口氣，端起在旁邊放冷了的晚飯。

公演前兩天的晚上，這齣戲第一次三幕整排，這也許是戲末一次，雖然明天晚上還有一次化妝排演，可是誰也不敢保明天準可以排得了。這一次演員到得最多，除了一些羣衆和幾個話不多的演員，儘量可以不必排了以外，重要的演員都有了，導演鄧輝和劇務石佛都特別的高興。

蘇曼莉雖然說明第一幕她可以不要再排了，但她今天也在第一幕開排前和謝開石一塊兒來了。在她到了以後，戲立刻開始排，就在前樓這一丈多見方的房間，把床鋪，寫字檯都移開代替了舞台。導演看了舞台上的道具都擺好了，就向演員們說：「好，現在第一幕開始。」是環境太亂，也許是他的聲音太低，演員們沒有聽他的命令，仍然一個一個小組的在議決。

石佛看到舞台變成了若干小組會議的會場，他把他們都請到後樓去，僅僅留下第一幕的演員站在鄧輝的旁邊，秩序整頓好了，第一幕可以開始了。開場的時候是楊明波飾一個大學生在寫一封家信，正寫的時候他的同學女生史安琪——蘇曼莉扮演的角色——偷偷偷上臺蒙他眼睛。導演第二次敲了開齋以後，楊明波伏在檯子上作寫信狀，他寫了半會兒，不見有人來攔截，起來大口重疊

呀！上場呀！」蘇曼莉他喊，回過頭兩邊望了望不見了蘇曼莉，他喊着：「密斯傑，排戲了！」的跑了

「剛剛在這兒的，又跑那兒去了？」石佛只忍再去找她，他喊着「密斯傑，排戲了！」的跑了  
出去。

楊明波也只得停下來等待着

一會兒石佛把蘇曼莉找來了，離開石佛在後面。

導演喊着：「重新來！」楊明波又重複他的表演，該上場的時候，她在和謝開石談話又沒有上導演喊了一句：「上場！」她這才恍然醒悟的停止了說話，却還搖頭的說：「我記得還沒到我不呢！」

「演爲了使戲中間沒有間斷又喊着：「重新來！」楊明波只好再重複他的表演，但是却暗地叨  
叨着：「這是第三次了。」

蘇曼莉大概於他自己走路姿態非常欣賞，她不高興鄧輝指示給她坐在那裏說話的地位，她自由的在台上兜圈子，以致使楊明波向她說話的時候常常找不到她在那兒，或者覺得滿台都是史安琪，自己站在什麼地方都不舒適，鄧輝本想堅持他自己的意見，可是她回答說：「那樣太别扭，我只會這樣做！」對於這話，他真毫無辦法。

只有岳平一個人會說國語，此外夏秋萍硬學的三句國語也還不錯，其他演員沒有一個能完全背熟會說的。地位，動作由蘇曼莉爭得自由以後，全部都解放了。雖然石佛，楊明波他們的極力阻礙，蘇曼莉的領導，可是許多自由的演員前面，自己的自由實在是被他們剝奪了。

導演鄧輝起先對儘量的修改，想使這戲劇可能的好一些，後來他看到這裏實在沒有他的創作，也就一鬆不緊的任他們自由發展去了。

戲就由兩個提詞的演，許多演員在台上轉，玩傀儡似的排完了。排完了以後，導演什麼話也沒說，大家都滿心的期待着在這次演出中，自己光榮的成功，石佛理解鄧輝的心情，爲了劇社的前途，爲了整個戲劇運動的前途，他心頭浮起一片暗影。

戲排完了，蘇曼莉看到屠明偉拿着一張廣告底子，她忽然非常憤怒，一句話沒說的和離開石一塊兒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老鄒還在床上的時候，蘇曼莉派人送來了一封信，信上是告訴老鄒說她現在病了，戲不能演。這簡單的兩句話，使幾位負責人都急了，明天戲就上演，換演員是來不及的，他們逼着老鄒親自去看一看她的病再說。

老鄒趕到蘇曼莉家裏，看到她毫無病容的在和謝開石彈琵琶，老鄒放了心的來探聽她寫這封信

的動機。

她早已料到老鄒一定來找她，她很坦白的說出來是因為她昨天看到廣告底子上面岳平的名字在她的前面，覺得這對她是一種侮辱。

「她是長沙一家咖啡館裏的女招待，誰不知道。我跟她一塊兒演戲，已經是抬舉她了，再要把她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那我絕對不演，並且我還要登報聲明脫離劇社。」她非常氣忿的說。並且提出條件除了不和岳平並列以外，自己名字還要用特號字刊登她才肯演。

經老鄒請謝開石勸解了半天，她才讓步允許她的名字放在第一名，字的大小仍然和其他演員一樣。

昨天這幾位負責人整夜都沒有睡，石佛，鄧輝領導着舞台的工作；老鄒，屠明偉忙着製票

女流

的工作；尤其是舞台上的事情，起初覺得什麼似乎都不成問題了，可是仔細的一檢查，才知道什麼都有問題，缺少的，到那兒去找；不合適的怎樣去換；找不到的，用什麼去代替；他們費盡了腦筋。

「你們去睡吧，明天你們還要演戲，這些事由我來做。」鄧輝向石佛老鄒他們幾個兼任演員的催了幾次。可是他們不忍把這些繁瑣而棘手的事情完全讓鄧輝一個人來幹，仍然打起疲倦的精神整

再有十分鐘就要開幕了，前台：售票員海關從窗口伸出頭來盼望顧客，一會兒又翻翻那厚厚的一本票，還是僅僅祇是面上撕去了幾張；屠明偉走到街上去看看，往來的行人只抬頭望了望這貼劇場門口的海報就又走過去了，進到劇場裏，裏邊還是疏疏落落坐了六五排人，數了數連那個姑娘姨帶來的小孩子在內一共是九十三位觀眾，劇場中那樣的靜，使他甚至於想到去學大馬路那些賣洋貨的店鋪，雇了樂隊來吹打着招來顧客，可是立刻又想這是藝術活動總不好意思太那個了，於是他只得嘆中國大眾藝術欣賞水準的低級，只配看『狸貓換太子』，或者『火燒紅蓮寺』

後台：化妝室裏演員還沒到齊，蘇曼莉和謝開石剛剛由理髮館裏出來，來到了化妝室，「謝開石把他手裏那小皮箱裏各種化妝品擺好了，她才開始精細的化妝，楊明波則裝早化好了，看着這種情形，似乎非再有一個鐘頭完不了事，他氣得倒在一張沙發上睡覺去了。石佛，鄧輝他們整整的在舞台佈置了一夜，現在還沒有完全弄好，他們不惜辛勞的只希望能克服了物質條件的簡陋，可能範圍的好一點。

石平很用功，很早的化完了裝，在一個角落裏背台詞，

大部份職員演員都是外行，一切後台的事情集中在鄧輝的身上，雖然石佛非常的努力，可惜的

他缺乏經驗，要靠着鄧輝提示。

鐘點已經過了開幕時間，觀眾雖然不多，但是也不能忍耐了，他們鼓掌催促開幕。鄧輝聽到了鼓掌，他向石佛說：「台上就隨它這樣去吧，趕快催演員上場。」

石佛進了化妝室一看，蘇曼莉還在那裏一邊和謝開石談着話，一邊細細的描眉，他溫和的向她說：「蘇小姐，請你快一點，時間已經過了，觀眾在催場了」他沒想到她的回答却是：「讓他們去催好了，等不及不用看！」這使他聽了非常的氣憤，可是爲了戲的演出，他把這氣憤壓抑着沒再說一句話。

小小的化妝室擠滿了人，有的是演員的朋友坐在那兒和演員談天；有的是觀眾擠進了台來看女演員的本來面目。石佛覺得這裏擠得轉不過身來，剛剛要走出去，忽然夏秋萍喊住他。

夏秋萍正在換衣服，她道一個只有三句話，沒有一個女演員肯演的老太婆。她拿着一身肥大的藍布袴褂很酒脫的就在這人羣中脫掉。一個女孩子脫得半裸的在換衣服，使那些專門擠進來看女演員的飢餓的觀眾視線都集中過去。

石佛聽到她的聽音，經過眼光四週的尋找，才發現她在人羣中，她要求石佛替他化老太婆的裝。石佛對於化老太婆也生疏得很，他着勵着她找劉輝來。



又經過了觀衆五次熱烈的，有時候是有節奏的鼓掌，幕才徐徐的開了。井先生和胡先生也來了，坐在第三排的中間。觀衆來了幾位，走了幾位，數目據胡明波的統計是超過了九十三位。

楊明波經過一夜的思考，想到了抵抗蘇曼莉動的表演的辦法。他今天不再是被動的追着她跑，而是爭取了主動的自己先動。他等她上場後，就首先自動起來，他運用了各種套式轉過來轉過去，永遠佔據着舞台上最優越的地位，他的台詞很熟，把聲音和動作配合得很有節奏。果然蘇曼莉處於失敗的地位了，她聽了聽提示忘記了動作，顧了動作又聽不到提示，她只得隨着楊明波後面跑。她心裏咒罵着提示人的聲音太低，同時也咒罵着楊明波的狡猾。這種念頭在她心頭盤算着，忽然使她忘記了一大段台詞，她楞楞的站在那裏，心裏更氣忿了。楊明波看到她窘住了，很巧妙的加了一句話爲她解了圍。

這一場戲使井先生和胡先生對於楊明波的表演大爲欣賞，尤其是井先生他常常壓不住心頭喜悅的縱聲大笑。

這一場戲下場了，蘇曼莉委屈的哭了，她說提示的是和楊明波串通了來欺負她的。提示人却不承認的聲明提示的聲音，場子裏前十排都可以聽得到，她之所以聽不見是因爲她上場慌，蘇曼莉認爲這對於她更是最大的侮辱，她要求鄧輝撤換楊明波和提示人，否則下場她決不演，鄧輝和謝開石

兩個人用了各種方法勸慰才使她收回了成命。

石佛演一個失業的大學生，他本身曾受過一個時期的高等教育，更深嚐了失業的痛苦，他覺得非先生所描寫的這個大學生很像是爲他寫照，他劇裏爆發了自己真感情，借著劇中人的嘴呼出他自己的冤抑，每一場戲完了，他覺得像是洗了澡似的週身都輕鬆了。

石佛的真感情的流露使觀衆感動了，他們興奮，他們流淚，完全被石佛所操縱了。他們忽視了這戲的本身一切缺點，熱烈的稱道着這戲的成功。

戲三場以後，非先生緊握的握著石佛的手，興奮得說不出話來，胡先生也來慶賀他的成功。所有的演員也都在讚揚他，但他却虛心的請求對方給他嚴肅的批評。準備在下場改正。

報紙的副刊上登這戲幾天加讚揚，觀衆一場比一場多起來，社員們都興奮起來，屠明偉不斷的來向劇團報告觀衆的數目。那位姓錢也來了，攜着一個招待主任的紅綢條，在劇場裏跑進跑出的招待年青的女客。

第二天晚場，觀衆來的特別多，連開場沒有一點鐘，前台已經上了六成座了，屠明偉把這時售票員從兩個增加成四個，來應付着一些熱情的顧客，說：『還有剩餘的座位，但今天獨空至少有一九成座。』後台的人也耐不住心頭的喜悦常常跑着往台前去看。

在閉幕以前半點鐘，在每個演員準備以全付的精力來酬答今天的觀眾的熱情下，突然老鄒垂頭喪氣的走進了化裝室，大家覺得他的神情有一點異樣，立刻停止了一切的歡笑，他沉重的向大家說了一句：『我給大家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說完了這句話，他的眼淚在眼眶裏轉，很久沒話，大家也安靜得等待他的下文。

老鄒突然爆炸了似的劃破了這沉重的空氣，他用一種非常激動的高調報告給大家這是他們學校認爲演戲有傷風化，已經把他開除，把蘇曼利和其他幾位參加演出的同學召回學校，禁止演戲，所以今天晚上的戲恐怕不能演出了。

聽完老鄒的報告，每人胸頭都燃起了怒火，謾罵與咒咒，憤恨與叫囂的激流似乎要衝破了這房間，他們要把這件事情講諸輿論，要求藝術界的援助，要求觀眾的同情；但是一切正義的力量都不能挽救目前的危難，今晚戲不能上演的命運是決定了的。

前台和後台兩部份人含着憤怒的眼淚商討的結果，只有向觀眾聲明臨時停演。

當鄧輝從幕縫裏走到台口，觀眾以爲戲就要開演了，他們熱烈的鼓掌，千百隻手掌震激的聲音像是暴雷似的響了很久，震盪的震盪使鄧輝再忍不住他滿眶的熱淚，他向觀眾說了一句：『親愛的觀眾！』以後，他的呼吸急促起來，他臉部的肌肉跳動着，熱淚沾濕了他的面頰，好久他不

能繼續他的話，這情形使觀衆也預感到一種不幸，寂靜得等待他的報告。他竭力壓抑了自己激越的感情，然後才繼續他的報告，鄧輝本來是一個不大喜歡說話的人，今天他像是一位雄辯家了。他很清楚，很平靜的報告了事實以後，又沉痛的說：「這種不幸的事件，不會使我們灰心，而更會加強了我們的意志；因爲我們深信任何一種新的事業都是要在苦難中生長的；但是使我難過的是破壞，摧殘戲劇運動的不是地痞流氓，不是封建餘孽的衛道之士，而意想不到的竟是領導現代青年的教育家；我們國家現在是法治的國家，剝奪學生演劇自由的不是法律上的違犯，而是莫須有的有傷風化的罪名，這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所不容許發生的事，而現在居然發生了，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痛心，爲了我們國家文化的進步，爲了我們戲劇運動的發展，我們將誓死與這種惡勢力搏鬥，希望觀衆們給予我們同情和援助。」

觀衆抱了對他們最大的同情心的離開了劇場，社員們抱着最大的憤怒離開了劇場。

世界上有的是嗜愛真理與正義的人，第二天各報上都刊載了對那位校長抨擊的文字，雖然那位校長也收買了一個小報爲他辯護，但真理是永久不可磨滅的，在文化界和戲劇界全體動員之下，他是失敗了，他取消了禁止學生演戲的命令，可是爲了他的面子問題，他多方的暗中活動，使這個戲的復演在各方面都發生了問題，以致計劃失敗。

由於這次演出而引起的戲劇運動的保衛戰結束了以後，友聯劇社成爲一個領導上海劇運權威的戲劇團體，許許多多戲劇青年參加了他們的隊伍。——可是窮困和以前並沒有兩樣。

劇社現在的社會地位比過去高了，實力也比過去充實了，每個社員對劇社的前途都有一個光明的展望。第二次的公演，他們選了蘇聯的名著，「怒吼吧！中國」，由井先生負責導演，他們審慎的籌備，爲了在各方面都能達到一個較高的水準。

在第二次公演的籌備期間，工作僅僅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演員們感覺到閑散的難受，他們多半是生長在都市的，他們要求的是熱烈緊張的生活，工作上的清閑，使他去追尋另外一種的刺激了。

除了鄧輝在社裏是被稱爲「沒有性慾的人」和石佛自己標榜着決不在劇團裏談戀愛以外，社裏掀起戀愛的狂潮。

老鄧被學校開除了，他有了餘閑更緊的纏住了岳平，使她不再有機會跟石佛去學國語。

新的女社員白瑾——一位極端歇斯底里的姑娘，和韋蕾——一位能寫幾首小詩的女作家，是激起這狂潮的兩塊岩石，各方面射來的線集中到她們身上，交織成了兩付羅曼斯的網。

可是這兩付巨大的網並不能獵獲到她，她們在竭力的突出重圍而主動的去獵捕另一位新參加的男社員呂光。就連被老鄉綁緊了的岳平和擒到了謝開石的蘇曼莉，對於她們在騷擾着的這個爭奪戰，也有意無意的參加着。

呂光他有高大健壯的軀幹，褐色的皮膚，胸部肌肉隆起得像座小山，從兩肩到他的腰部像一個等邊三角，這正是一個二十世紀女性所喜愛的外形。他雖然具有這樣一付足吸引女人的外形，可是他卻是一個不會向女人獻殷情的魯男子。

有一次蘇曼莉爲了向他表示好感要請他去有電影，他拒絕了她，又自己去看了。另外幾位心裏暗暗高興自己大概可以少了一個敵人。

不久幾天，又聽了奉復嚴重的來報告說：「我告訴你個一個秘密，可是千萬不要對旁人說，今天呂光和白瑾在馬路上走，白瑾過去挽上呂光的膀子，呂光甩膀子一甩就大步的跑了，給白瑾一個大下不來。」

這消息使對呂光抱了好感的人不敢冒然了。

呂光每天清晨都到虹口公園去，他做完了十幾分鐘的柔軟操以後，就坐在小池子邊的休息椅上，看一些文藝的書。這是一連三天，他看見蘇曼莉也坐在小池子對面的一張椅子上，拿着一支筆在一本

練習海上不斷的寫，他們見到了只隔著水輕輕的打個招呼，各人仍舊做著自己的事，誰也沒去打攪誰，一直到他走了，韋蓄仍然沒有走的意思。

呂光開始對這位小姐有了一點好感。第四天，韋蓄來得比他早，他多向她說了一句：「你今天早哇！」她只一笑的答應了一聲：「嗯！」

到了他們該走的時候，太陽熱起來，遊人漸漸的少了，兩個穿綢長衫的人遠遠的看見韋蓄孤獨的坐在那裏。就走了過去，很放肆的並排坐到她坐的那張長休息椅上，她看了他們一眼，查覺出他們的用意，就向旁邊移動了一點，使自己和他們中間隔開最大的距離，她剛剛移開，兩個穿長衫的人立刻就逼過來，並且放肆的問她說：「小姐，你孤男男的不悶得慌嗎？」這使韋蓄不能再忍耐了，她跳起來向他們罵着：「流氓，你們給我滾開！」兩個人並沒有因為罵而氣餒，反而笑嘻嘻的迎上去，她有點胆怯了，她急喊呂光沒有喊，只是向呂光那方向跑去。

這事件已經被呂光看到了，當她剛跑了兩步，他就奔到她面前，他們一句話沒說，他只認開了韋蓄就立定了等待追過來的人，那一個穿銀灰色長衫的追得快一點，正在得意追襲的途中忽然遇到阻礙，他脚尖剛剛一停止前進，還沒有想到對付的方法的時候，面頰上已經重重的挨了一拳他倒退了五六步坐在地上了，後面那個穿黑色長衫的剛剛趕到，看到前軍失了利，他也楞住了。他們仔細

的辨清了對方只有一個人，就約好了一齊進。呂光始終沒有使他們得到換進自己身子的機會，反而他們每個都屢次的跌出很遠，他們改變了進攻的策略了，一方面在頑強的抵抗一方面高喊救命。

章蕙看到他們打起來的時候，她跑了去找巡捕，她還沒有找來，巡捕已經被救命的聲音喊來了。呂光向巡捕申述了理由，兩個穿長衫的也向巡捕申述另外的理由，呂光想找章蕙來證明，周圍一看章蕙已經不在這兒了，他無法使自己的理由取得證據，巡捕覺得這不是他能力所能判決的事，他的雙方都到捕房裏去。

章蕙找到巡捕和她一同來到這兒，他們已經走了。她想這事大概已經是解決了，她心裏反在感激那流氓使她有一個和呂光談一談的機會。

她回到社裏，呂光還沒有回來，等到午飯以後，還不見呂光的影子，她忽然想到恐怕是到捕房去了，她覺得營救呂光是她義不容辭的事，立刻趕到捕房，果然呂光在那裏，她又找了上午曾找的那位巡捕來證明。才使呂光恢復了自由。

她看見呂光走出來，她迎上一步輕輕的說：「謝謝你！」呂光也回答了句：「我也謝謝你」兩個人都沒有再說一句話的並排的走着，一直走到社裏。

午飯以後，社裏沒有人，他們回來了，她看到他被扭皺了的襯衣，走過去給他整理好，她說：



「今……這事……」

他很坦率的說：「沒有什麼！」

「你被他們『着』嗎？」

「沒有」，他說完了笑了一笑。

她把上午替他帶回來的書還給他，他又向她道了謝。

以後在紅口公園裏，每天早晨他們坐在一排椅子上，但是仍然誰也不打攪誰的做着自己的工作。

韋蕾把這事情使了廣播給岳平，給白瑾，給蘇曼莉，給全體社員。

岳平聽到了丁奉的廣播，心裏有點悵然。

在這一個小的角落裏正奏着羅曼斯的曲子的時候，在東北開演了一幕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野獸強襲嗜人的慘劇。

日寇軍隊偷襲了北大營，佔領了瀋陽，又屠殺了千萬的無辜同胞，這一幕慘劇展開了，殘暴野獸更無厭的北進的去搏嗜人類。這消息在九月十八日那一天上午各報用紅字的標題送給上海個角落的人，送給全中國每個角落的人，全國的人都頭上擲了一聲霹靂，憤恨野獸的橫行，憤嘆版圖的

變色。

野獸貪婪的北進，復仇雪恥的火燄，爆烈了每個不甘做奴隸的人們的胸臆。全世界嚮愛正義和平的人們在想着各種的方法去制止野獸的猖獗。

友聯劇社的青年們都有一顆赤誠的愛民族的心，這件侮辱了民族，沾污了人性的事件，使他們的血沸騰了，他們這一羣，在全上海市民都分別的集議着如何應付這件事的時候也開了一個會。許多慷慨激昂的演說的辭句震動着每個人的心弦，他們和姊們都忘了自己生命和愛情，都躍為正義與和平奔走和呼號。

在這會議裏他們決定了停止籌備第二次的大公演，加緊編寫戲劇到學校，工廠和各小城市為卡浦里公演，並且發動全上海所有青年團組織聯合會，來擴大救亡演劇運動。

在這一號召之下，上海劇團聯合會很順利地組織成了，除了少數回幻夢着躲在象牙之塔裏迷戀於唯美的戲劇藝術的人們以外，所有的演劇青年都參加了。抱着血誦的心，為救亡而努力，在這會裏，無產的友聯劇社是處於領導的地位。

救亡演劇迅速的發展與普遍使一位戲劇名流沈岑表示不滿，他覺得戲劇至高無上，純潔的藝術使他和「宣傳」——是他認為帶着「綠蓋」氣氛的東西來結婚，簡直是沾污了她的清白身體，他

排擊這般青年們的胡作非爲，更慨嘆戲劇藝術遭了噩運，這位先生的理論，井先生和胡邁立刻給予了最大的打擊。

夏秋萍對於這救亡運動比其他的人具有更大的熱情，她參加着任何一次的市民大會和示威遊行，烈日的蒸炙，寒雨的侵襲和熬天的站立，十幾里的遊行都從來沒有使他退却過。那偉大悲壯像海嘯一樣的吼聲中，她衷心的發出她的呼喊；岩石一樣不能撼動，像密林似的膀臂中，她也動着她的膀臂，每一都是聲音嘶啞了，身體癱軟了回到家中，倒在床上她覺得身體的每一細活動的很自由。她除了戲劇的活動以外，更參加了婦女界救亡的組織，她的熱烈與勇敢感動了其他的婦女，於是她得到了一部份的領導工作。

她要求劇社在婦女界的一次會議後演一個宣傳的戲劇，這個要求立刻爲劇社所接受，但是井先生正在趕寫着的反映這事件的劇本還沒有完成，時間一樣的迫促，是很難得到一個適合的劇本，於是夏秋萍、鄧輝、章蕓、呂光耕和他們臨時編成了一個故事，由石佛執筆，一夜的工夫趕寫出來，這個故事是描寫跳舞場的高等遊人，現在這……生夢死的享樂，一個東北籍的舞女聽到東北的事件，沉痛的向舞客們報告居然感動了他們而去參加救亡工作，爲了收到宣傳的效果，特別強調了這段演說。這戲全部女社員都參加了，東北籍的舞女決定由章蕓扮演。

這個決定雖然岳平心裏不大舒服，可是她卻表示着：『我願意貢獻我的身體給國家民族，我不計較任何的工作。』蘇曼莉則認爲角色太輕，拒絕扮演，在這一個對比之下，社員們覺得這兩個女性一個有着崇高的德性，一個只是戀慕着虛榮，而更劃清了對她們之間的愛與憎。

戲趕排了一個下午就要演出，演員們都沒有能夠把劇詞全部讀熟，只有臨時到台上去隨機應變，這種突擊使每個演員有點就心，可又非常興奮。爲了收到宣傳的效果，選派的演戲也是應該的，誰也不對於急就的有所非議的這樣感覺着。

戲到上演的時候，主持的人因爲預約定了的節目，臨時發生了問題，來要求增加節目。看到千萬的各階層的婦女觀衆踴躍的來看他們的戲，鄧輝和老鄒還在考慮着的時候，井先生在旁邊却替他們答應了。

戲已經開幕了，鄧輝和老鄒焦慮着下邊的節目，井先生很坦然的勸他們安心，他就在舞台上戲進行着的時候，找到了一些傳單紙，用反面在化妝櫃子上寫起來。

前邊的戲已經快結束了，章蕩扮演的舞女正在沈痛的演說，台下的觀衆發狂似的敲着掌，鄧輝焦急的走到井先生旁邊來問：『怎麼樣了？』井先生沒回答，只用左手做了一個手勢制止他說話，急速的寫完最後的一場戲，然後叫他把石佛，呂光，楊明波，岳平，老鄒幾個人找來。

戲閉幕了，章蕙真的哭了，走進化妝室她還流着眼淚，聽到前台鼓掌和口號的聲音還在繼續着，她任那晶瑩的淚珠留在面頰上，歡欣的笑了。

鄧輝把演員們都召集來了，井先生要他去指揮着去佈置一個客廳的景。

當演員們莫明其妙的等待着。井先生沒說這劇本就先指定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催他們趕快去化妝

「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上了場說些什麼呢？」岳平耐不住的首先的問了。

「你們一邊化着裝，我一邊給你們說這故事。」井先生這樣催促着。

這又是一種新的嘗試，每個演員抱着一種好奇的心按着井先生所指示的年齡去化妝。

井先生站在化妝台的一端，展開他剛剛寫的劇本，向他們報告全劇的故事。

演員們簡單的知道了故事，化完了裝，井先生就把岳平推上了台，喊鄧輝閉幕。

「不行，不行，故事我雖然知道了，可是什麼地方上場，什麼地方下場和上了場說些什麼？我通通不知道呢。」岳平被推出去，又焦急的跑回來向井先生說。

「去，去，我在後面告訴你們。」井先生又一下把推她出去。

剛剛被推出來，幕就閉了。岳平只得鎮靜她的恐慌，她正想我現在做什麼好呢，就聽到幕後井

先生的聲音在說：「心裏很煩燥，來回的走着！」她正根據了她的表演經驗把這動作很自然的做着，又聽到井先生的聲音：「明波，送報紙出去」，果然是老楊拿報紙出來了，她想大概我應該把報紙接過來，於是過去接了報紙，老楊下去了，井先生又再說了：「坐下看報，發現事變消息，站起，忿怒。」她接着幕後的指示一點一點的做着，並且把這些情緒連串起來。爲了使忿怒的情緒表現的清楚，她用力的把報紙扯了，擲在地上，嘴裏罵着：「強盜！野獸，吃人的惡魔！」她自己覺得自己這點表演得還不錯，心裏安靜得多了。

演員都站在井先生旁邊等待着。井先生像一位指揮作戰的司令官，一方面指揮台上演員的動作，一方面指揮台後演員的上場。

每個演員都是懷着畏怯的心情上場，漸漸在台上變得勇敢起來。戲就這樣進行到閉幕，同樣博得觀衆熱烈的鼓掌。

這次演戲使大家得到一種新的訓練，每人對於這種大胆的嚐試都多少覺得引以自豪。可是抱着敵意來看這次戲的沈岑先生更憤怒了，他說中國話劇運動剛剛脫離了幕表制的文明戲，走上了正軌，應當艱苦的在正途上邁進，這樣一來又把話劇一拳擊落到永劫不復的無底深淵，這一些胡作非爲的青年，將永遠是戲劇的罪人。

「還沒有真正的『中國戲劇運動的前路』的論戰更具體的在報紙上爭論着了。」

這種演戲的方式，雖然遭到非議，可是由於青年們澎湃的救亡附情緒使這樣演戲更普遍的發展着，每個演員都訓練得很機智的能夠在舞台上自由應付，每個戲劇工作者都能夠迅速的完成一個簡單的劇本。

猖獗的獸軍繼續北進，東北不甘做奴隸的青年們發動了義勇軍，在廣大的山林中予前進的獸軍以重大的打擊，獸軍的後腿像是被鎖住了。這給在上海的青年們憤怒之中一個興奮。

辜奮驕傲的得到了呂光的接近，但是對於這一個鐵似的男子，她不敢企圖輕易的得到更進一步的關係，她只有表現自己，等待對方的主動攻勢，九一八事件以後，她一方面努力演着戲。一方面竭力的寫了許多詩，最近她更寫了一首歌頌義勇軍的長詩，這首詩感動了呂光，他自己看自己這樣雄偉的體魄，有的是氣力，朋友聚在一塊兒，滿口的發牢騷的說英雄無用武之地，現在偉大的時代到來了，可是自己為什麼還要流浪在上海，每天向朋友借上三塊兩塊錢混飽了肚子，這究竟是圖什麼？為什麼不勇敢一點像東北健兒一樣和敵人搏鬥一番？

兩天以來爲了這個問題，他痛苦着，他甚至於覺得自己是一個極怯懦的人。他把這個念頭告訴

章薈聽到自己的詩居然能感動了呂光，她心裏無限的高興，可是同時又真心地這種思想發展下去。她溫清的安撫着他說：「我們這種智識份子去抗掙是國家的損失，留在上海吧，這裏也有我們的工作，努力我們的事業，也就是爲了國家呀！」她很知道呂光的窮困，她說完了，握了十塊錢和呂光握手，暗暗的把這錢放在呂光手裏，她放開手就走了。

呂光望着她走去了的後影，發覺了手裏有十塊錢鈔票，他感激得幾乎流了淚，他喊住了沒有走遠的章薈，他奔到她的身邊。

章薈聽到了他心跳的聲音，暗暗驕傲自己勝利，故意慈母似的問他：「你怎麼樣啦？不舒服嗎？」

「我……我……」呂光心情激動得說不出來話，緊緊握住了章薈的雙手，章薈仰起頭來望他，像是等待什麼。他的血像是都奔到頭上來了，他覺得熱得有點昏眩，他閉上了眼。

章薈了解他的心情，一隻手攬住了他的頸項，輕輕的給了他一個吻，他突然驚醒了，很迅速的用他那健壯的膀臂撲住了章薈，回答了一個熱烈的長吻，這幾乎使章薈溶化了，她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有熱力的男子

呂光沉淪於甜醉中了，每天跑到章薈的家裏，章薈請他吃最高貴的館子，請他看電影，此外他



們把整個的時間消磨在這精緻的小房間裏，她讀詩給他聽，她陪他用各種方法玩着撲克牌，她使他在小天地裏不感到有一點寂寞，呂光是忘了自己，忘了這小天地以外的一切，爲她這種殷勤的招待待所支配着。

整整的一個星期，他沒有回到劇社去。韋蕾怕這隻小鳥飛了，不願意他離開這個小籠子。

在劇社裏，他們的戀愛成了這幾天大家談話的材料，羨慕或是嘲笑的預測着他們的前途，比預測着東北事件的前途更熱心。

偶然的一個機會，呂光晚上住在劇社了，他睡在堅硬的地板上，蓋上他那裏面的棉絮像是一個綢似的棉被，窗外淅瀝的秋雨帶來了寒意，這寒冷刺激得使他想到了這幾夜的溫暖。這許多年的冬天他都是只仗着這一床破被熬着寒冷，他並沒有爲幾夜的溫暖感到寒冷的難熬，而是這個習慣的刺激使他像從醉夢中清醒了的追憶這一星期像是幻夢似的事蹟。

一星期來，韋蕾沒有給他一點思想的機會，現在能夠自由的思想了，他把一星期所做的事都回憶了，他厭惡的說：「這算什麼生活呢？我們不能這樣把時間都浪費了。」他又想起韋蕾像一位母親似對他愛護，使他物質上有着享受，使他沒有一秒鐘感到過寂寞和煩悶，寒冷把這些甜蜜的回憶也化成反感了。「我不能這樣靠着一個女人生活。」他抱着男人的自尊心的態度決定。

纏繞着他的有許多矛盾的思想，男性的英雄氣質，章蓄的柔情，這使他患了平生第一次的失眠症，一直到了十一點鐘，石佛和鄧輝早已睡熟了，他還煩燥的在床上反側着，最後他什麼也不想了的，拿起一本易卜生戲劇集在看。

丁奉今天晚上預備睡在遊裏，和老楊一塊兒回來了，他們一直走進了後樓。

丁奉他們不知道呂光今天也睡在前樓，又照例的拿他們的戀愛做談話的資料。

「我報告你一個秘密——可是千萬不要向旁人說。」這是丁奉慣例的話，仍然是不等對方回答什麼，他又接下去：「章蓄並不真愛呂光，呂光這個傢伙，一定要吃虧的。」

「這也不見得，女人過了二十五歲，就急於找個歸宿了，也許她不會再亂來的。」這是老楊的回答。

「章蓄這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決沒有好結果的。首先他們之間的戀愛並不是兩相情願的，她這呂光的時候是佈置了圈套讓呂光自己來鑽的，現在得到了，所以她把對方看成是她的俘虜。」丁奉肯定的說着。

這些話像是箭一般的射中了呂光的心，他再重複這幾天的情形，覺得章蓄正像那爾爾對待娜拉似的對待自己，自己變成了小鳥，小松鼠，雖然被她愛護，其實是被她玩弄，他憤恨着，他要恢復自

己的自由，不，不僅是恢復自由。他還要使她聽着自己意志的支配，影響她不要只在享樂裏兜圈子，而隨着自己走上向上的路。

第二天早晨，他回到章薈家裏，章薈還沒有起床，他英雄似的命令她立刻起來，又命令她在絲絨旗袍上套一件藍布長衫，她感到新奇的趣味的都依了他，最後他命令她和自己去參加今天的制裁暴日的示威遊行，對於他這個命令，她覺得太嚴酷了，她並不表示自己不願意去，只像哄一個小孩子似的勸呂光不要去，她的聲調是那麼溫和，那麼迴轉，使呂光不忍嚴厲的斥責而懇懇的向她說：「我們都是青年，我們的時間不能這樣白白浪費了，尤其是在整個民族的生死關頭，讓我們一同爲國家做一點事吧！」

章薈實在也被他的話所感動了，但是他不同意呂光爲國家出力的辦法，她說：「我們演救亡的戲劇，寫救亡的詩歌，不是已經貢獻我們的能力給國家了嗎？雖然我們有時候辜負了一點，但是還享受我們是捫心無愧的。好，我願意我們今後不多浪費時間，但是我却不同意我們去參加這種有危險性的遊行，我們是知識份子，是國家的珍寶，我們應當爲國家愛惜我們的身體呀！」

呂光覺得現在自己完全理解她了，她是一個自私的，虛榮的女人，只會唱着悅耳的高調，要旁人去犧牲了壽樂，好讓她自己走那康莊的大道，他不再向她說什麼，就自己一個人去參加了，這使她

竟想到柔體的小鳥也要應聲飛去的預兆。

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南市遊行完了，就開進了租界。一些水中的秋葦似的人物，自己却認爲自己是一坐長堤的來想堵截這股奔流，狂妄和脆弱的秋葦終於阻不住洶湧的波濤被激捲得不知去向了，奔流仍舊的奔流着。

忽然隊伍的前面遭到了阻截，行列的秩序紛亂了，發着怪聲的紅色大汽車衝進了人羣，黃色制服的大個子舞動着短棍在汽車的後面發威。羣衆意外的遭遇到逆襲，叫囂，奔避向四處潰散，放過了怪聲的大汽車，又轉回來包圍那些發威的人。

呂光在行列的中間，當隊伍起了騷亂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夏秋萍在前面被一個黃色制服大鬍子的人扭住，用力一推，把她推跌在奔避着的羣衆的腳底下，她跌下去就立刻爬起來，舉起手裏貼着旗子的那根細竹杆奔向那個推她的人，還沒有打下去，後邊另外一個又當頭給她一棍子，她暈倒了。呂光撥開了人奔過去，推夏秋萍的那個人一棍子正打在他的額上，他回過去一拳把那人打開，趕緊把夏秋萍抱了起來，擠出人羣，奔進一條小弄堂。

夏秋萍已經醒過來，她看見呂光額上的血流到面頰上，她用手帕替他擦了問他：「你的傷很重嗎？」

「這一點傷，不要緊的。」呂光回答了又反問她：「你呢！」

「我？」她才記起她也受了傷。安定下來她發覺她的傷在腳上。「我的腳扭了，不大好走路。」

呂光騎了兩輛車子，伴送她回到家。

呂光回來以後，還非常的興奮，在暴力下，羣衆的反抗精神清晰的印在他腦際，他覺得這就是中國不會亡的鐵證，這個鐵證給於所以絕大的勇氣。另一方面想到夏秋萍的勇敢更襯出了章奮的怯弱與自私，他要堅決的離開那女人，挺起胸來了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前線去。

## 五

獸軍像是一種可怕的病魔，繁殖遍了東北四省，除了義勇軍在東北那冰天雪地下的痛磨博鬥着以外，世界上像沒有了同情公理與正義的人，這使劇社裏這批青年們情緒上有了重大的變化。

石佛和鄧輝他們深信共先生和胡先生所說的中國不會亡，只有排除環境上的困難去加倍努力，總有一天整個的中華民族會翻身的。爲了提高社友工作的情緒，他們除了自己深信以外，同時也拿這話來鼓勵社友們，可是這些却再也刺激不起來楊明波的熱情了，他每天在報紙上看到淪陷城市的

一種，憤慨公理正義的淪亡，他覺得這世界已經變成一個魔鬼的世界了，只有野獸橫行，不容人類生存，我們這老大的嗜好和平的民族將隨着公理和正義一同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他看到民族的前途，個人的出路都是一團漆黑，他由憤恨而悲觀，由悲觀而害怕，更害怕得不敢再看報紙，害怕得沒有了工作的情緒，害怕得厭惡這世界，厭惡整個的人類。鄧輝，石佛對他的頹廢和悲觀非常的關心，常常去勸導他，但是每次的勸導都引起他一番的牢騷，由牢騷而更引起一番爭論。

王可強有力的理論不能說服了楊明波，他覺得這都是空話，只有事實才是真實的。

楊明波的思想影響了小何，他也不再看報紙，他覺得民族的危機不是他們這種演演戲的微弱力量所能挽回的，但他同時又相信鄧輝他講的話，矛盾着的思想糾纏着他，於是他擺脫了一切都不去操心，能過一天就算一天。

鄧輝對於救亡運動仍然熱烈的努力着，他參加着許多救亡運動的集會，在任何的集會裏他都抓住了機會表現他的熱烈情緒，現在他已經成了聞人，他的名字常常登在報紙上和許多名人並列發起各種籌款募捐。

劇社的重要份子工作情緒散漫着，所以劇社本身的工作緊張不起來，一些情緒還好的演員隨着鄧輝，石佛在推動劇團聯合會的工作，在這個名義之下，他們輔助學校劇團和工廠的劇團上演救亡

的戲碼。

岳平對於和粗魯的工人們或是淺薄的店員們一塊兒演戲，或是演給他們看，都不感到興趣，但是在救亡的口號下，她很聰明的知道這決不能像蘇曼莉那樣公開的拒絕，於是她藉口電台裏改了夜班，從劇社裏搬出去，在江灣路租了一間房子，她祕密着，除了老鄒以外，沒讓任何人知道她這個新住址。

誰都在說她和老鄒戀愛了，但是她却絕對否認。爲了掩飾得周密，她和石佛、小何、井先生更親密了，這使老鄒看着很嫉妒，跑到她家裏要去責問她對自己的不忠實。

這些天來許多現象使老鄒懷疑，他悶了一肚子的氣，要在今天去和她澈底的解決一下，可是走進了她家的門。他又猶疑了，剛才所想到要質問她的許多可疑之點，又似乎都算不了什麼，他的氣憤消了一半，可是心裏總有點堵得慌。他進到屋來就燃上烟，一句話不說的悶悶的坐在床邊上。

岳平覺出來他的神氣今天有些不平常，走到他對面坐下問他：「有什麼事嗎？」

他考慮了一會兒突然的問了她一句：「你告訴我，你究竟愛誰？」

這突然而來的話，使她摸不清頭緒，不知道怎麼樣去回答，只好反問他說：「你這話是什麼意

思？」

「看你平常對石佛的樣子，我看得出來你很愛他。」他忍耐不住單刀直入說了。她有一些氣憤。

「難道你覺得我和你要好，就應該和所有認識的朋友絕交嗎？」她有一些氣憤。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覺得你和他太親密了。」恐怕對方真生了氣，他又軟化了。

「我同誰還不都是和以前一樣！你自己不要太神經過敏了。」

「可是你對我就非常冷淡。」

「你是要我在人面前對你表演些肉麻的樣子，來讓人家知道我們的關係嗎？」

「戀愛又何必瞞人呢！」

「我不願意人家知道嘛！」

「你這是封建思想。」

「也許。」

老鄒停了一會，突然的說：「那們我們結婚吧。」

「結婚？不結婚還不是一樣嗎？」

「……」

「……」



誰也沒有再說什麼，問題算暫告了一個段落。

老鄒懂得了她的暗示，但是他不明白她爲什麼要把他們之間戀愛關係秘密着。

夜深了，老鄒不說要走，她也沒有催着老鄒走。老鄒對她的一切懷疑都釋然了。

第二天早晨老鄒爲了參加一個會，八點就走了，她一個人躺在床上想着。老鄒雖然答應她保守着作地上的祕密，可是不是靠得住呢？男人總是喜歡把這些事情向人家誇耀的，想到這裏，她頗有點後悔了，對於老鄒，她覺得雖然不像日光那麼可愛，但是也還不太討厭；不過要爲了他這樣一個人而失去了自己青春的驕傲，這又是自己的損失，她後悔自己的魯莽，怨恨老鄒的糾纏，她哭了。她從淚珠裏看到許多人都稱呼她鄒太太，許多人都因爲她已經屬於老鄒不再來捧她，許多人當她請求他們的時候，也不再爲她來服一丁點務了；這都是一些可怕的情景，她不敢再看，不敢再想，趕緊把被蒙起頭來，任那淚珠打濕了被角。

事實已成爲事實，哭也沒有用處，她想知道老鄒是不是已經把這事實傳播出去了；可是老鄒一直到晚上也沒來，於是她決定到社裏去探聽一下。

她化完了妝，換了一件紅絲絨的旗袍，預備走出去，剛拉開了門，忽然晚霞的餘光從門外射進來，映在她紅絲絨旗袍上，發出豔豔的光彩，這色調刺到了她的眼，同時也刺了她的心，她覺得這

衣服裝鮮豔了，她集昨天晚上的事要是說盡了，這鮮豔的衣服會給人家增加說笑的資料，她意識到了，立刻就退進來，把這紅旗袍脫了。

她選了一件陰暗顏色的布棉袍換上了才到社裏去，到了社裏，男的們還照樣的對她殷勤，女的們也照樣對她懷着妒意，就連那位「包打聽」兼做「廣播電台」的丁奉也似乎對這事毫無知覺，她暗暗的笑了，笑她一切的猜想都是神經過敏，她的青春的驕傲並沒有失去，她決定告訴老鄭繼續的保守着這個祕密。

他們的同居關係果真保守得很嚴密，沒有一個人知道章蕻和呂光的關係，章蕻自己宣傳得很熱鬧，可是呂光只焦急的等待着北上的日期，對她很冷淡，這個祕密也被丁奉打聽出來廣播出去，社員都知道得很清楚：一邊是喜劇，一邊是悲劇的對照下，岳平頗讚許自己的智慧。

章蕻雖然用了狡計才把呂光得到手，但是她對呂光却不像過去對待任何男人一樣，她的確是傾心的愛他；不幸的是呂光發覺了自己是誤入了圈套而讓她獵獲的，對她抱了極大的反感。他所以毅然地投身於北上義勇隊來希圖擺脫了她的羈絆，可是義勇隊北上的日期始終明且復明日的拖延下去，最近則更消息渺茫了，他對於這件事漸漸了解是純上談兵的玩意，熱烈誠懇的情感也只好再壓抑起，新的希望消失了，他自己認為的恥辱却在襲擊着他，於是他答應了一個朋友給他找的一個職

業，——到真茹一個小學去教書。

章蓄對於這位愛人，早就心着有一天他會飛了，她想能夠在一個較長的時期中，用自己的真心換來他的真情，那時候她再把自己追求他所採用的手段——不，這也可以說是苦心向他說明，向他懺悔，她將永久的跟隨着他了。但是沒有想到，她的柔化政策還沒有實施，俘虜已經跑了，讓他們的——只能說是緣分，僅僅曇花一現的在她腦中留了一個幻影。

幾天美滿甜蜜的生活是多們短促啊，他始終沒有一點表示的就再也不來了，讓這房間裏連一點遺跡都沒留下。那怕他給留下一滴汗水的漬印，一根短短的頭髮也能夠使自己從這上面追尋殘夢，可是什麼也沒有。除了自己的東西，關於他的什麼也沒有。

女人是世界上最們可憐的動物呀，愛自己的可是自己又不愛他，愛他的他又不愛自己。薄命是紅顏，難道世界就真的沒有一個女人能夠找到一個男人，你也愛我，我也愛你的兩顆心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快快活活的活一輩子嗎？

這幾天來，她瘦了，她在鏡子面前看見隱在一層粉下面的眼角的皺紋又深了些，她嘆息了。『他走了，他究竟爲什麼走呢？他爲什麼對我一點什麼表示都沒有的就這樣走了呢？』她想到這些，決定去打聽他現在的住址去和她當面談一談。

大家都好像不同情她似的回答她不知道呂光的住址，她更悲傷了，最後想起只有找鄧輝來給她幫忙。

她幾乎是哀求似的把鄧輝請到她的家裏，她坦白把所有的——她和呂光的關係都和鄧輝說了，最後她說：『只要他再和我見一面，他任何的責罵，我都能忍受，我任何的過錯，我都能改悔。』

鄧輝被她的話所感動了，答應去替她勸呂光，他寄去了一封很長的信，爲她解說，回信來了，却是這樣簡單的幾句話：『雖然我和她相處才短短的幾天，可是我已經看出來她是一個自私，虛榮，誇大和不務實際的女人，大哥，您想這樣的一個女人，我能够和她相處得下去嗎？』他對於韋蓄確是知道得很清楚，鄧輝覺得實在也無法再替她辯解，於是把呂光的住址告訴了她，聽他們自己去解決吧。

韋蓄知道了呂光的住址，就在第二天——一個星期天，乘了最早的一班火車到真茹。到了真茹，穿過了鐵路，走了三里多路，才找到鎮上那個小學。她告訴工友說找姓呂的一位先生，那工友回答她說呂先生前半點鐘和兩位先生一同出去了，據說是步行到南翔玩去了。跑了這遠的路又撲了一個空，她有些悵然，又想到這也許是一個更好的機會，於是她要工友引她到呂光房間裏去等他。

她看沙針一秒一秒的走，她看太陽一點一點的由東往南移，她看樓下廚房裏的廚子淘了

米，煮了飯，吃了飯又洗淨了碗盥，她在耐心的等着。她抑制了心頭的煩燥，忍耐了肚裏的飢餓。她知道一切身體的痛苦都會成爲勝利的條件。

下午三點鐘，呂光回來了，工友告訴他房間裏有一位女客，清早就來了，一直等他到現在，他想不到這位不速的女客是誰。推開門一看，原來是韋薈，躺在床上，韋薈也站起身來，他們都楞着不說一句話。

「聽說你一早就來了，吃了飯了沒有！」呂光覺得對於客人總不好意思待慢了的先向她問了。

「還沒有。」她的聲音很低，像是因爲餓得沒有力氣了。

飯都不吃的在這裏幾等了一天，使呂光不忍酸酸的對她，向她說：「走，我陪你去吃飯吧！」他們一同走出了學校，她一句話也不說，神情是那們幽怨，這種幽怨使呂光心裏有點軟了，可是還不願意屈服。

在鎮上的一個小館子裏，呂光陪她吃完了飯，他們一同順着到車站的路走着，她幽怨的，誠懇的向呂光訴說着她過去的一切，她說她曾在男人的狡計下受過欺騙，因此他恨男人，她和他們學會了進攻對方的狡計，她想就用這從男人們那裏學來的狡計玩弄男人，她對呂光最先也會經想拿他當一個玩弄的對象，可是幾天的共同生活，使她完全改變了心情，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一個有

熱力的男子，他的熱力溶解了這對男子復仇的心，爲了他，自己願意捐棄了一切對男人的仇恨，永遠的和他一道生活下去。

這坦白而自敏動搖了呂光，在這帶着春意的陽光中，使兩顆溫暖的心又接近了。他們到了車站，乘了野雞汽車一同回到上海。

韋蓄耽心着他們兩顆心之間也許還有一絲罅隙，她將用所有的情感去彌縫它。

第二天一清早呂光仍然回真茹，他答應星期三下午到車站去等韋蓄去找他。

呂光和韋蓄又和好了的消息，仍然是丁奉給廣播出來，這使呂光頗覺頹然，尤其是白瑾的嘲笑，他不願意向她分辨什麼，只有躲着她減少和她說話的機會。

白瑾這女人非常奇怪，你越躲她，她越來找你，她會陸續的向幾個男社員強烈的追求着，等到對方感覺到了來向她表示好意的時候，候她又做得像一個白痴，一絲也不懂得什麼叫做情愛；或者把對方罵跑了。不可捉摸的性格，使男人們聽見她都搖頭，最近她和小何經常在一塊兒，小何——這個處男抱着初戀的心情去對她，使她一些不平常的舉動減少了一個時期；這些天她又恢復了她的常態了，有時候在大家談笑的時候，她突然倒在床上失聲的痛哭起來，沒有人能够制止她，也沒有能够安慰她；有時候熱烈的把小何像一個吃奶的小孩子似的擁抱住，突然她又用牙咬他的肩膀，

他的呼吸都不能使她放鬆。一直到血清印濕了襯衫，她才感到了滿足的放了他。這些事實使小何對她懷了恐懼，常常的逃避她，而她則更增加了憤怒。

有人告訴小何說，這樣的女人需要對她強暴，越強暴，她會越服貼的。可是小何——這個從來沒有在愛河裏航行過的人，真不知道怎麼樣的強暴，他不願意接受這個意見，只是自己在暗中痛苦着這顆初戀的心。

原諒白瑾的，只有年歲較大的鄧輝和石佛，他們嘆息着這女人也許在過去心靈上曾經受到了大的刺激。一個星期日，章蓄跟呂光來到社裏，這是最近一個月來從未有熱鬧的一天，黃宛生，丁奉，白瑾和住在社裏的人，擠滿了前樓，他們互相的取笑着，一會兒說笑集中到呂光和章蓄的身上，使呂光有些窘得難受。

忽然白瑾走到呂光身旁，和他並排坐在床沿上，右手搭在他的肩上，摟住他的頸項，把頭偎在他的肩頭。在過去，呂光也許會不顧情面的立刻推開她，可是現在他却像是做了點心事似的不好意思無情的拒絕她的這種舉動，僅僅把肩頭略略的移動了一下。

「姑歇呂光在女人面前稱弗起英雄哉！」黃宛生看到呂光的窘態，故意的取笑他。

白瑾聽到了黃宛生的取笑，更圍在呂光的懷裏，已經心裏不舒服了的章蓄哼了一聲立刻站起身

來走了。這脾氣是發給白瑾看的。

呂光本來想推開白瑾的，章蓄的這樣一走，使他更窘得不知道怎麼應當推開白瑾，還是由着章蓄自己去。

「醋罐子打翻哉，儘快一晏追到去向伊陪陪禮，伊末氣就消恣哉！」黃宛生這樣向呂光說。

大家隱笑着，白瑾把頭放在呂光的懷裏歇斯底里的笑着，這使呂光的倔強脾氣又發作了，他甩開了佳瑾，跑到寫字檯前面，突然的返過身來，爆炸似的說着：「你們笑什麼？告訴你們，我不是你們的玩物，我不是任何女人的俘虜，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有血性，有靈魂，自主的人！」這樣炸像颶風，把空氣立刻吹得凝成冰塊。石佛怕這滾塊的峯角撞傷了人，他把呂光拉出去了，空氣才又恢復了溫暖。

章蓄雖然竭力彌縫她和呂光兩心之間的罅隙，可是罅隙却不可避免的逐漸裂開。這倒不是由於那天章蓄吃醋，而是由於他們每個人自己有一個生活的憧憬。

章蓄她知道自己的青春已經快要消失了，她懂得青春對於一個女人是多麼重要，她在這春意闌珊的時候要緊緊的抓住青春的尾巴，她怕看落花，怕看殘月，她臉上雖然描繪了青春的色澤，可是總掩不住她心裏這種暮春的心情。她現在雖是需要一點安定的生活了，她希望和她所愛的，同時也



她的男人永遠斷守着，就在這小房間，建築起一個他們兩個人的自由天地，在這個天地裏，他們可以自由的歡笑，放肆的擁抱，像是神仙住在仙島上似的沒有一切人事的打攪。她關心着呂光生活的各方面，同時也需要呂光對她給予同樣的體貼。她喜歡把呂光修飾得乾淨整齊像一個紳士式的走出去，她每天要親手給呂光梳光了頭髮，結整齊一領帶，可是他每次回來都又弄得散亂，他不慣於這種整齊的拘束。

章蕙對於呂光服飾起居的過分注意，呂光却感  
抹殺了她的好心，這一點使章蕙感到一點悲哀。

這些地方並不是呂光表現他對章蕙的不愜意，實在是他不注意這些細小的節目。他有滿腔的熱情，雄偉的抱負，青年的朝氣催動着他全身的細胞一秒鐘不停的跳動，他不能安靜的過着一種規律的生活，他不慣於安定的坐在那裏用顯微鏡看細胞的形體，而需要站在泰山之巔瞭望東海的全形。在不調和中求調和，在矛盾中求統一，章蕙把全付的精力放在他們愛情的發展上了。

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開北的居民感到一種從來沒有的低氣壓，壓得每個人似乎不能呼吸，想把胸膛剖開，放一股熱血才能痛快一點。這不幸的預感壓，壓到傍晚，果然帶來了不幸的事，獸性的日本軍閥又展開了他的魔掌了。全開北的人民都陷於苦難中，他們顛沛流離的逃入了租界，區火

在他們身後燃燒，學校，圖書館成了野蠻人種舞蹈時用來燒火的薪柴，婦孺像是鷹隼爪下的雞雛。

在暴力剛剛在開北展開的時候，正義的砲聲響了，中國的軍隊給予獸軍打擊了，這個消息來傳，整個的上海像衝了春雷，全市是歡呼，震奮，從敵人跌蹄下逃到租界來的無家可歸的人，站在高樓的屋頂，流着淚興奮的望着猛火在燃燒他的房屋，他的財產，顫抖的說：『讓你們燒吧，將來會從你們那裏得到賠償的。』

這個興奮的事件，使全市的人瘋狂了，像是一鍋沸水似的沒有一個分子不在沸騰。

岳平和老鄒沒來得及回家，這消息使他們忘了開北還有他們的家，他們的衣物，他們在馬路上奔跑的追逐着賣號外的小孩，探詢着中國軍隊挺進的消息。

在馬路上他們陸續的碰到劇社裏的人，知道血址也毀於砲火了，對於這沒有誰有一點惋惜，他們興奮得甯願毀了自己的身體，只要能使獸軍消滅。

學校放了假住在章蔭家裏的呂元，這小天地今天更不能拘束他了，他從法租界趕到英租界來，想到施高塔路去探望他這羣窮朋友。走到北四川路就被巡捕攔回了，他只好焦急的踴躍在南京路上。

恰巧遇到了他們這無家可歸的一羣，於是他也參加到他們中間。在一家商店的擴音機下聽着報告

中國軍隊英勇的戰績，他們歡呼，他們舞蹈，他們什麼都忘了似的在這裏笑，警察不來干涉他們，商店也不來制止他們，因為整個的上海都在歡呼，沒有人注意到這十幾個人的瘋狂。

上海的人今天像是恢復到原始時代，都是那們天真，那們赤誠，那們任隨着情感奔放，把人類的一切醜惡都趕到無影無蹤了。

整夜的狂歡，忘記了時間，一直到了槍聲疏落了，雙方準備拂曉的猛攻，街上的人才逐漸的少了，他們這一羣才感到需要一個落脚的地方。

呂光無邪的約他們去到章薈家裏，但是她那裏只有一間房，實在容不下這多的人，石佛主張呂光帶了岳平，白瑾，夏秋萍三個女的去，男的分別去找朋友，沒有朋友，露宿了一兩夜也是快活的。

戰爭在第二天更激烈了，民衆把衣服，食品，甚至於留聲機都捐獻了去慰勞將士，這些東西堆成若干座小山，這些小山是民族的力量與意志的形象。

劇社的社址沒有了，章薈家裏成了臨時大家會面的地方，章薈這自由的小天地被侵襲了，她心裏有點不舒服，但是爲了呂光，她隱忍在心裏。

文化界也動員起來，他們要組織一個慰勞團到前線去服務，井先生把這個消息帶給大家，並且

徵求參加的人。

聽到這消息，石佛，楊明波，呂光，小何和夏秋萍同時喊着要去，井先生答應去給他報名，叫他們準備着出發。

呂光的要去前線，使韋薈不能再忍耐了，她把隱在心頭的不愉快連同對這件事的不同意一齊向呂光爆發出來，她不再顧計那鱗隙的破裂了。

呂光也忍不住他心頭的憤怒，他幾乎是暴怒的喊叫着向她說：「小姐，我不是你的玩物，我不是你的小鳥，我是一個有靈性的人呀，我不能爲了供你玩弄，把國家民族都不要了。」

呂光這話創傷了她的心，她哭了，可是呂光却更堅決了他的去志。

慰勞團出發的頭一天，夏秋萍的腿上的一個小瘡發炎腫大起來，使她非常的焦慮，她本來想瞞住了不告訴她的同伴，但是痛楚却使她瞞不住，她咀咒着這瘡，可又希望着這瘡明天突然的痊愈。

到了夜裏，瘡不但沒有好，並且更厲害了，她知道明天出發是絕望了，痛楚與懊惱交迸着，整夜她沒有合過眼。

第二天早晨，四個同伴集齊了，聽到她痛苦的呻吟，看到她絕望的懊喪的眼光，他們用許多話來安慰她，一切安慰的話更增加她的煩燥，她忽然想到要不顧一切的隨他們一齊去，她猛然的掀開

被跳下床來，但是一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她要暈倒了，同伴們扶她再睡下去。

社員們來歡送他們劇社裏的壯士，大家爲他們唱了激越的進行曲，說着一些譽揚和勉勵的話，以無限的熱情寄在他們身上，希望由他們轉達給英勇的將士。

夏秋萍獨自躺在床上看到大家熱烈的情緒，想到假如不是這惡瘡纏繞着自己，她也是擔負大家交付重任的一員，可是現在什麼都完了，只能空望着他們去參加這保衛民族的英勇戰爭，而自己却像是被人拋棄了似的孤單的睡着，從來不哭的她，今天流了淚了。

四個壯士背上他們滿裝着紙筆的行囊先來安慰了她，然後再和歡送的人握手，在大家呼着口號中他們走出門去準備歸隊出發。

夏秋萍看着大家擁着他們出去了，她覺得她的熱情在胸腔裏衝動，心臟像是要從嘴裏奔出來，她高喊起來了，高喊他們回來。

當他們聽到她的喊聲回到她的牀前，她已經掙扎的站了起來，她並不說一句話，只伸手把每個過來緊緊的靠着自己的身子。給了他們每人一個極熱烈的吻，然後頹然的倒在牀上了。

石佛·呂光，楊明波和小何都覺得她的嘴唇熱的有點灼炙，她的內心被出了一種力量轟擊着自己，使自已感到渺小了，他們深切的明瞭她的熱情與痛苦，願意帶了她的這種熱情與力量去保衛民

族。

日本軍閥狂妄的宣稱，四天可以佔領全中國的領土，可是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五個四天已經過去了，他們沒有越過了閘北的地域。他們因為沒有看過空氣的形體就說世界上沒有空氣，可是他們却沒知道這沒有形體的空氣却有極大的力量，中華民族正像空氣一樣，這次使這盲目的日本帝國主義真實的知道空氣的壓力了。

他們四個人在前線遇到許多和他一道演雜戲的學生在軍隊中工作着，看到他們也來了，表示着極熱烈的歡迎。在前線上他們隨時看到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他們隨時把這事蹟寫給井先生，寫給鄧輝。

在後方的一羣隨時把這些珍貴材料編成了簡單的劇本，表演出來傳播給全上海的三百萬民衆。全上海的民衆在這興奮與緊張中過了近三個月，突然又傳來噩耗，停戰協定簽字了，雙方撤兵了。這消息使許多敏感的人覺得從此會不再看見晴朗的天空，永久會壓在陰霾的氣候裏。

楊明波更像落在悲觀的泥沼裏，他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一絲光明，三個月來的光明幻夢又成了泡影，他憤懣的痛哭，決定要離開上海，走到遠遠的，那怕是一個極偏僻的小鄉村，只要能使自己永遠聽不見民族存亡的消息，看不到魔鬼橫行的慘劇。

他不聽任何人勸告的決定了，臨走以前，他跑到了開北，憑弔那砲火的遺蹟，他看到那一根豎立的柱子，半面將傾倒的高牆，魔火兇焰燎焦了的殘木，砲彈爆炸成了邱陵的馬路，這都是他——不，這是幾百萬民衆與士兵曾經犧牲熱血來保衛的，而今，而今……他簡直不敢再想下去了，讓眼淚沾濕了衣襟的黯然走回去。

楊明波帶着他的一個小小的行李捲上了火車，大家到車站上送他，都抱着一付黯淡的心情，誰也沒說一句話，誰也不知道應當說些什麼，是鼓勵，是安慰，因為他究竟要走到什麼地方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今後還要做些什麼，也沒一個人知道。

就在這無言中分別了，每人都讓沉重的心壓着緩慢步伐離開車站。

## 六

滬戰結束了，在上海的救亡演劇也跟著結束了，原因是租界裏的環境惡劣，救亡救國的口號似乎都干犯着租界上的某種法律，幾次的公演都被包打聽或是巡捕打擾了，有些戲劇工作者還被請到捕房裏住過幾天。

友聯劇社的社員們本來多半都是窮光蛋，滬戰發生，使一些人又失了業，例如在光教書的小學

被砲火毀了，復校尚需些時日；岳平在播音的電台，不知道爲什麼也隨着戰事結束了；小何一向爲東方圖書館抄寫些卡片的機會也給毀滅了；每人身邊的衣物，早已埋在施高塔路傾塌了的樓下，好在天氣熱了，那些東西倒還不感到急需，只是目前的吃住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在蒲柏路租了一間房子，七八個人都擠着住在那裏，寄住在韋蓄那裏的三位女社員早看出韋蓄的不歡迎也搬了出來，沒有地方住的白瑾和夏秋萍也就擠在這裏，像罐頭裏的沙丁魚。

本來希望還能夠演戲，雖然窮，大家還在這裏苦熬着，誰身上有錢就都拿出來，不夠買飯票使每人吃一頓客飯，就買回來一大包大餅，就着開水吃兩個大餅度過半天，下一頓的伙食大家再去想辦法。有朋友的找朋友去拿幾塊；天氣熱了，脫下來的衣服還像個樣子的就送到吳淞路去賣了。就這樣的七八個人共同生活着，他們之間坦白無私，融洽親愛，誰也沒私自藏起過兩角錢，誰也沒有背着大家吃一頓較好的飲食，任何困難因沒使他們灰心；但是自從演戲的環境變換了，他們眼前的希望被遮掩以後，他們才分別的打算今後的生活。

呂光對於韋蓄完全失望，爲了避免她再糾纏，不願意留在上海附近，他到鎮江去作民教工作；小何隨着一個歌舞班去跑碼頭，準備到南洋去轉一圈；石佛到北方去教書了，夏秋萍由婦女會介紹去到一個絲廠裏當女工夜校的教員，韋蓄在戀愛上又受了打擊，一天天的削瘦，醫生說她有了肺病



的象徵，需要培養。於是她到莫千山去養病，渴戰使老鄒的名氣更大了。現在他和屠明偉合作，也當了影片商，由他的介紹，白瑾和岳平都入了建華影片公司充演員；蘇曼莉是和謝開石結了婚，還是又分開了，誰也不知道。友聯劇社就在這四分五裂的情形下停頓了，雖然鄧輝存着重整旗鼓再幹一番的雄心，但是一個新事業的締造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平和白瑾在建華影片公司是同樣的起碼演員，在許多大明星主演的片子裏扮演着文明戲裏所謂「七客一通路」的角色，這種遭遇使她們結成暫時的盟友，但是在心底裏還都暗藏着嫉妒，恐怕得到了機會被對方搶了去。

岳平和老鄒的關係還繼續着，他們也仍然保守着祕密，岳平在環龍路建立了新居，名義上是她一個人住在這裏，事實上這裏是他們兩個人的家。爲了要使岳平紅起來，老鄒請黃宛生經常的寫些文章捧她，稱譽她是東方的嘉寶，而岳平自己也去找朋友替她拍了許多游泳的，騎馬的照片送到畫報上去刊登。影片公司的老板看到這多捧她的文字和照片，又看到她的面貌也確實不錯，而且過去在話劇上也有些小名氣，於是開始注意她了，通知宣傳員單獨的宣傳她，通知劇務員不要再給她活動背景的角色，準備拿他當做一個奇貨。

岳平在社會上的地位比白瑾高了，她覺得現在不怕這個敵人了，她心裏暗暗的驕傲着。可是老

板的存心並沒有向她說明，她看見白瑾上鏡頭的機會一天天的比她多，並且最近還扮演了一個有五個「克羅司」的角色，自己只得了一個「照片明星」的尊號，又有點忿然了，她疑心着白瑾對自己一定施展着什麼陰謀。

白瑾並沒有對人使什麼鬼祟的伎倆，只因為她住在公司的宿舍裏，和公司裏的職員接近的機會多，需要小演員的時候，大家容易想起她來，其實這種沒有戲的角色的扮演是她心不甘的，但是因為合同上定好了不得拒絕指派扮演的角色，所以不得不在不甘心的情形下勉強的去演，她對於岳平不常被拉去充五電伊戲的角色反而萬分的美慕。

公司裏的副務課長羅清忽然看中了白瑾，他放肆的追求她，白瑾一向對男人隨便的態度使他更增加了勇氣，有一天他居然坦白的向白瑾表示說，現在一部就要開拍的新片子還少一個主要的配角，這個角色戲是非常討好，導演有意給岳平，如果白瑾肯答應愛他，他可以把這個角色從岳平手裏替他弄過來。他說完了這話又加以上了一句：『能給大明星黃鶯配一次戲，一定馬上就紅起來。』

羅清是一個白相人，他過去當過京戲園子裏的前台管事，也曾辦過文明戲班，在到公司來以前是一個女子歌舞班的劇務主任。他有應付事件的機智，對於一切事情他常利用他的狡猾，只求目的

，不擇手段；他喜歡做出那們和竊的樣子和人拍着肩膀稱兄道弟的，有事求着他，他也像是非常義氣似的拍拍胸脯說：「閒話一句」。有時候對他厭煩了的女人則性情非常暴戾。他喜歡喝酒，也喜歡發脾氣，多們霸屬的技術工人在他面前都馴服得小羊似的。不羈的怒馬似的白瑾居然答應他了，她的答應與其說是爲了獲得演那個配角的機會，勿寧說是喜歡他像一個馴馬的人，她喜歡強暴的男人給她特殊的刺激。

他獲得了白瑾以後，果然履行他的諾言，爲了尊重導演的意思，他把岳平和白瑾兩個名字開給老板，請老板決定。老板在岳平身上已經花了些成本，不願意這樣輕易的出賣，他決定了這角色給白瑾，這件事在岳平那裏，她嘲罵白瑾出賣靈魂來換取機會。

她主觀的認定白瑾以無恥的卑劣手段戰勝了自己，而加以嘲諷，但衷心却又驚奇於這種手段效果的宏大。「爲了一個配角，就出賣了自己，真是濫污貨！」她嘴裏這樣罵着，她心裏在想着：「我將來要弄一個主角。」

新片子開拍了，公司裏宣傳員在加緊宣傳這位新星，白瑾和黃鶯的合影大幅的印在畫刊上，岳平每次看到她的照片，都喜歡用鋼筆在她臉上打一個×。這個動作是那們自然，那們純熟，每次做完，自己也覺得可笑。

白瑾和羅清同居了，羅清沒有再在公司裏吃女演員的豆腐，他們常常一對的去跳舞廳，去回力球場，去電影院；拍完了戲，他們也常常一對挽着膀子回家，公司的人都說羅清的脾氣變了。這使岳平除了妒羨白瑾在事業上的好運以外，更妒羨她愛情上的得意。

白瑾有羅清陪伴她，她又在日夜的拍戲，最近很少和岳平接近，更啓了岳平的疑端，認爲她是在擺架子，她簡直把她看成惟一的敵人。她這種念頭有時候在口頭上流露出來，被一位專演老太婆的不走時女演員傅貞覺察出她心底的祕密；她在電影界混了十年，電影界的事蹟她都知道得很清楚，也很懂得在電影界怎麼樣才可以「登龍」，可是自己年紀大了，「登龍」的希望自己是沒有，但是她却時常好心的教導着後進。

有一天，她單獨的和岳平在一起，她好心的向岳平說：「密斯岳，你好好的多交際吧，你還們漂亮，一定會紅起來的。」

「我的電影表演經驗太幼稚，以後還要向你學習呢」岳平爲報答對方的好意，這樣客套的說。岳平這客套勾引起傅貞的牢騷，她慨嘆的說：「咳！電影界裏我看得太多了！只要你人長得還漂亮，交際手腕好，準可以當紅明星，至於什麼表演不表演的就是那們回事；就拿我來說吧，我在電影界整整的混了十年，大大小小也拍了百多部片子，咱們這兒出的卅來部片子，那一部裏沒有我

，我的表演就不說好，論經驗總也算不少了吧，可是你瞧現在怎麼樣，年輕的剛來了一兩年就都一個個的紅得發紫了，我還是在這兒給人家當活動背景。噯，人老珠黃不值錢嘍！」

這是一個年老藝人的悲哀和憤懣的真情流露，從她這話裏，岳平雖然覺得懂得了一些電影界裏後的情形，可是對於傅貞的悲哀，她是不會理解的。

「你看吧，白瑾這部片子拍完了就會紅了。在電影界裏一個女演員要紅起來，就非來這一套不可。不過白瑾呀還不够聰明的，將來就是紅，也紅得有限。」傅貞沒等岳平回答什麼，又接着向她這樣的說。

「爲什麼呢！」岳平聽到傅貞這樣斷定她的敵人白瑾的前途，心中感到愉快的問。

「年輕的女演員最嫉諱的是跟人結婚或者是正式同居，因爲這樣一來，大導演們，男明星們，宣傳科長跟外邊那些不三不四的捧角的記者們都覺得你有了主，死了這條心；你想誰願意專門捧人家的老婆呢。所以白瑾將來吃虧就吃虧在這點上。她要是聰明的呀，就把人都給吊在半天雲裏，叫誰也不能輕易的逮着甜頭。」傅貞賣弄她的經驗。

「你對於這事一定很有經驗了。」岳平故意拿她打趣。

「我是提不起來嘍。我不過是看得太多了。黃鶯怎麼紅起來的？還不就靠着這種手腕；弄得三

個大導演同時排她的主角，就這們紅起來了麼！密斯岳你現在又沒結婚，你比白瑾更有希望，快好好的幹吧！」傅貞感慨之餘，又在鼓勵岳一。

岳平暗暗的高興她和老鄒的關係果然沒有人知道，在傅貞面前，她爲了表示她的身份的說：「像白瑾那樣出賣人格，出賣靈魂，我就幹不了。」這是表示身份，同時也是攻擊白瑾。

傅貞雖然看出來了許多電影界的內幕，可是她卻沒看出來一個年輕女孩子自尊的心情，她還用衷心的話來勸岳平說：「別這樣死心眼，那一家公司都是這們一套。女人的好時候沒幾年，要是不趁着年輕漂亮的時候紅起來，等到了廿六七歲後悔可就遲了，現在就是這們一個世界，你一個人清高是沒有用處的。」

岳平心裏感激她的好意，但是不願意拋開了少女自尊心的坦白的說出自己的衷心話，仍然向傅貞表示她要以藝術來換取聲譽。使傅貞感嘆着和她分了手。

晚上，岳平躺在床上，心裏像堵了一團亂頭髮，她很知道傅貞所說的都是事實，但是驕傲的心使她不願意就按傅貞的話去做，她知道這個老女人今天雖然好心的對自己說了這些話，但是自己要是真的依着她的話去做，那一張喜歡談論是非的嘴將來會把自己的祕密到處宣揚的，况且自己又會那們傲慢聲明着將以自己的藝術來博取聲譽。

「一個沒有兩人結婚的年輕女孩子」不僅在電影界裏，就是在社會上也是吃香的，岳平是早看清楚了，所以她早把和老鄒的關係，早保守得非常秘密，而現在她覺得這還是無益的事，爲了自己的前途，自己即老鄒的關係，不應該再隱瞞下去了。

她的念頭又轉回來，怎麼樣能夠有身份的使自己紅起來，在這個沒有人重視藝術的世界裏？她又勾起傅真的話：「……把人都給吊在半天雲裏……」。自己要是真的學黃鶯這樣的做了，至多自己也不過成了一個黃鶯，不會再爬到她的上面去的，而且黃鶯不是還有人在罵她嗎？石佛說得好：「新藝人要有高尚的人格，要有……」她回憶起石佛的話。剛想要怎麼樣才能使人看着自己是用一種高尚的人格而得到的聲譽，立刻就記起石佛所說的另一句：「要有文藝的修養：」這句話猛然的觸動她的靈機，她想自己編劇本。「在中國現在還沒有一位女的電影劇作家呢！」她想到這裏，她心裏堵着的亂頭髮像是梳開了，她知道只要她寫得出來，在老板那裏一定會通得過的。

她的劇本完成了，老板大爲欣賞，同時派了她擔任主角，

她表演得也非常的好。在公映的第一天，報紙上登得全面廣告，在編劇兼主演的下面她的名字是酒杯大的岳平兩個字。

老板陪她坐着汽車一同到劇場，一千多觀眾都把視線集中到她這裏，交頭接耳的說：「這就是

全上海，全中國的影迷天天給她寄來許多寫着愛慕的信，信的數目比黃鶯的多了幾倍。

黃鶯不再爲老板重視了，代替黃鶯地位的是她，全公司的人都在奉承着她。

忽然弄堂裏掃垃圾的車子，把聲音從窗子外面送進來，驚碎了她的甜美的夢，這破碎的夢還給

他留着點餘味，她深信這個夢境不會是夢境，不久就會實現的。

當她走夢竟可到現實裏來，第一個縈繞在腦子裏的問題是電影劇本究竟怎麼樣寫法，於是她決定去請教井先生。

從牛先生那裏知道公司裏所需要的劇本，只是一個故事，所有分幕，分鏡頭的工作，可以留給導演去做的。『原來就這們簡單。』她頗後悔她這個念頭起得太晚了。

編一個故事是多們簡單的事呀，連一個小學生都會編擬一個動人的故事，她想到這裏，拖了非常人的勇氣立刻去凝思。想得很其順利的事，在實際去做時候會遇到許多障礙，在凝思的時候，她被什麼主題，什麼伏線，什麼矛盾，什麼預點這些麻煩的術語阻塞了思路，——這些術語是她從一本電影編劇指南上看到的。她把那本電影編劇指南看了一遍又一遍，對於這些術語仍然是好像明白，又似不明白。當她被這些玩意兒塞得腦子裏滿滿的快要變成一塊石頭一點也不能活動的時候，她





，她又增了無限的希望。

把劇本故事交上去以後，她靜心的等待着好消息。每次公司重要職員的會議開過了，她就忙着打聽會議的結果，但是每次都沒有關於她這劇本的消息，她有點着急，可又不好意思去催問谷科長，劇本像石沈大海，公司裏的人們却都喊她做女編劇家了。女編劇家這種稱呼不是尊敬而是帶了諷刺意味的，岳平是敏銳的感受到了，把鬱重把他的希望壓下去了。

正在抑鬱的時候，那位喜歡說話的老婦人傅貞又來替她當參謀了。「你的劇本壓在谷科長那裏，老板就根本不知道。」她先報告岳平這個消息。

「噢，怪不得沒有消息呢。」她恍然大悟了，跟着氣憤的說：「我立刻再去抄一份，直接送給老板去，看看他怎麼樣！」

「你送給老板？老板根本不懂得看，還是要交給他，這樣一來，你可就得罪他了。」傅貞連忙攔阻她這樣做。

「可是我現在並沒有得罪他，他不是照樣和我為難嗎！」

「他這人頂小氣了，你要去什麼事，先要給他戴上高帽子，那他什麼事都肯替你幫忙。」傅貞說話並不賣關子，不等岳平問，她又接着附在岳平耳邊說：「他這們大的年紀了，你去認他做個乾

爹。」

這位參謀的韜略使岳平衷心的佩服了，她將採納她的參謀獻的妙計。爲了把握住了這位足智多謀的幫手，岳平立刻應用了剛從傅貞這裏學來的手段。她向傅貞說：「你待我真好，我給你作乾女吧！」

「哎！那我可不敢當！」傅貞嘴裏這樣說，但心裏却高興得很！

岳平懂得她的心思，立刻叫她做乾媽。

傅貞聽到岳平真的叫她做乾媽，心裏湧起十年來所未有的愉快，曉得這位乾女就會有一個不可限量的前途，也許可以給自己幫些忙，她高興自己老運的將要好轉，決定將要盡自己所知傳授給這位乾女，並且儘着自己的力量幫助她成功。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嫉妒你，將來恐怕會更多的，你要多和他們聯絡聯絡。最好你搬到宿舍裏來住，多和他們接近就好了。」傅貞立刻像母親似的關照她說。

岳平完全遵從了乾媽的意旨，搬進了宿舍，這一方面是爲了斬斷和老鄉的關係，她曉得和老鄉的關係已經有些人知道了，傳佈開了會影響她的成功的。

搬到宿舍裏來，在乾媽的指導之下和導演們跳跳舞，和科長們吃吃飯，和宣傳員們公園裏散散

步，果然諷刺意味的稱呼減少了。

傅貞暗中替她努力，在一個聚餐的機會中，大家起哄的要岳平給谷科長做乾女。

岳平爲了表示這事並不完全出於被動起見，立刻跑到谷科長面前喊着乾爹跪下去磕了一個頭。對於收這樣一個老板視爲奇貨的乾女，谷科長也頗爲高興，他掀鬚大笑的扶她……

乾親結了以後，岳平撒嬌的向谷科長說：「您還是乾爹呢，一點兒也不關心乾女兒的事。」

谷科長對這話有點摸不着頭，及至岳平說明了，他才想起是那劇本的事。

「該死，該死，把它給忘了。」谷科長確是看過一遍，看過了放在那裏就忘了。現在關係不同了，他一邊自己罵着自己，一邊把它找了出來。

「你恐怕看都沒有看過吧！」

「不，不，我看過。」

「能不能用呢？」

「錯是不錯，就是嫌不够形象化的。」

形象化這個名詞又使岳平有點糊塗。

「不過沒關係，我去替你改一改，決對沒問題，我包你公司裏準會用。」他爲了討好乾女兒的這樣接着說了。

在乾爹幫忙之下。劇本立刻在老板那裏通過了，也當真派了她自己主演，乾爹更努力給她拉了一位名導演——賀雨石來導演。

岳平現在看乾媽在暗中爲她計劃，有乾爹在上邊爲她控牌，有導演們和宣傳員們像「吊在半天雲裏」的爲她捧場，使這「女性之光」拍得非常順利。

岳平在得意的時候，白瑾的生活上又起了波瀾，傅貞把今天早晨白瑾和羅清發生的爭鬧，當作新聞的來報告她。

羅清喜歡和女人吃豆腐，是他一貫的脾氣，他在公司裏當着劇務科長，演員們都歸他管，一些起碼的女演員要吃公司飯，就是吃了他的虧也只好自認倒霉。有些臨時演員介紹所的女演員爲了多得到幾次當活動背景的機會，或是夢想着能夠拍幾個「克羅司」，漸漸可以爬成個明星的，有時候還自己送上門的來巴結他，把他造成了一個玩弄女性的魔王。

他和白瑾同居了些時候，他有點感覺這生活的單調了，他的暴躁脾氣又恢復了。常常爲了一點小事向白瑾發脾氣，有時候還打她；白瑾也不退却的和他對打。可是每次都是到晚上白瑾身上還帶

蕭青蓮的傷痕又投在羅清的懷裏。白瑾是以肉體上的苦痛來當作生活上的刺激的，而羅清却認為她的屈服，所以他們之間的打鬧就逐漸增加。

一個姓羅的看到開臨時演員介紹所是一個沒有本錢的買賣，現在上海失業的人是這樣多，從他們身上來開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於是他也開闢了一家。爲了生意，他必須聯絡影片公司的劇務，有一天他在新惠中開了兩個大房間，專請建華公司劇務科的職員們，這裏面當然羅清是主要的客人。姓羅的知道羅清嗜好，除了約了人陪他打麻將以外，還找來了他們介紹所裏一個新記的臨時女演員來陪他。

這個女演員是紗廠的女

要有職業，在上海——這罪惡之藪中，女人惟一的職業，似乎就是依賴着她天賦的錢，可是她不甘心去這樣做，她還具有着從鄉村裏帶出來的封建操守。她本不懂得演電影，可是爲了要吃飯，她選了這個她認爲是『賣嘴不賣身』的職業。

她的相貌長得很好，豐腴得很像黃鶯，尤其是唇邊的一顆黑痣。這使姓羅的看出了，他不僅要吸她的血，還要賣她的肉了。

在風囑利誘之下，這女工成了羅清答應姓龔的條件而交換品了。在包庇罪惡的租界裏的新惠中飯店，這夜這女工是無告的落在女性之魔的手裏了。

羅清得不到黃鶯，就拿她當黃鶯的蹂躪着，有五天沒有回白瑾那裏去，那天晚上他回去換衣服瑾隨便的問了他一句這些天在那裏，不想引起他的脾氣，於是吵起來，接着就是對打，兩個人的臉上都打傷了，一直到鄰居怕鬧出了事把羅清拉走才結束這場惡戰。

傳貞報告完了這消息，又下了一個斷語：「我早就知道也門那個人不會長心。羅青那個人，白瑾瞎了眼會選上他。」

岳平聽了這消息，心裏有點快意，可是又故意表示大量的說：「白瑾太可憐了，我今天去看看她。」想去看看她也是含了一些示威的意味的。

「女性之光」完成了。試映了，一切都正如岳平的夢境一樣的實現了，雖然千萬個影迷爲她傾倒，雖然全國的報紙畫刊都不時登載着她的生活和照片，但是老板並沒有因爲有了她而不重視了黃鶯，自己不能完全取得黃鶯的地位，使岳平感到輕微的不快。

比起白瑾來，她總算是紅了，時裝店裏請她參加時裝表演，照相館裏賣她的照片，公司開幕請她剪彩，球類比賽請她發獎，開會的通知，宴客的請帖一疊一疊的堆在桌上，她現在成了紅明星，

同時也成了上海的名人。

老鄒——一個小小的影片商，已經高攀不上她，他們的關係在無形中斷了，這更使岳平高興，在追隨着左右的一羣大導演和製片家面前，她表現着充分的女性的驕傲。這驕傲使她想到自己生了雙翅，就要飛到青雲裏，渺視着一切摩拜在她腳下的男人，她覺得她才是中國的安琪兒，她才是天之驕子。

## 七

岳平在建華一連主演了三部片子，薪水在一年之中增加了三次，在公司裏她的地位一天天的提高，現在是除了黃鶯以外，她是唯一的紅演員，週圍嫉妒她的人在暗中等待着她的罅隙，而她自己却一天天的狂傲，雖然她的乾媽傅貞覺到了一種潛伏的危機，屢次的警告她，可是她正眩於許多華貴的男子的傾倒，影迷的阿諛，她覺得現在正——她享受榮華與聲譽的時候，她要在任何人的面前表現她的崇高，做爲她過去生活中到處遭受輕視的復仇，就由於這點，漸漸使她在公司裏孤獨了。

有一次一位新導演導了她主演的片子，這女主角有一個笑的鏡頭，這位新導演指揮準備好了一切，溫婉的請了她到鏡頭前面來說：『岳小姐，你笑一笑，轉過頭去。』



岳平爲了表示她和黃鶯不同，她是一位新藝人，她有藝術理論的修養，於是她在導演指示完了以後，就向導演說：「導演先生，一共有三十六種的笑法，你究竟要我做那一種笑呢？」

笑是不是有三十六種？新導演自己鬧不大清楚；所需要她做的究竟是那一個番號的笑，自己又說不出來；對於這一位紅明星又不便命令她把三十六種都做一遍來讓自己選擇，當時弄得情形非常的窘。

這件事立刻被傳遍了電影界，新導演固然被人暗笑他的無能，而岳平則周圍更孤單了，小導演不敢再導演她所主演的片子，大導演又甯可選擇黃鶯。

現在她整個的時間放在交際上了，迴旋於許多包圍她的華貴的紳士之間。

有一位專門靠拍女人照片吃飯的先生——名字叫做康政生的，也擠在這紳士之羣中向岳平送着殷勤，對於這樣一個人，岳平過去曾經因爲需用也時常應酬他一下，而這位先生則受寵若驚的認爲岳平有意於他，他經常的把拍女人的照片所換來的錢，買了高貴的鮮花，精緻的「卡克力」，漂亮的手帕，小巧的陳設送給岳平，而岳平也每次都毫不推却的接受了，這更鼓勵了他進攻的勇氣。

康政生在男男女女之間是著名的吝嗇，而在女人的面前則極端的慷慨，這使朋友對他常予以嘲笑。

但是他則以為我從女人那裏賺來的錢，是應當花在女人的身上，所以朋友們雖然看出他和岳平的關係只是單面的相思，結果必然的演成悲劇，可是沒有人給他一番忠告。

現在岳平紅起來了，在她周圍像康政生這樣的人物逐漸的多起來，而他們在金錢與地位上又都比康政生優越，所以岳平不再需要也實是沒有時間再應付康政生了，於是康政生覺得自己是失戀了。

康政生雖然覺得岳平對她變了心，但是他並沒有完全絕望，他希圖能夠挽回，於是寫了封纏綿悱惻的信給岳平，並且約她星期六的晚上到百樂門舞廳見一面，也許是最後的一面。

他之所以選擇了百樂門，是爲了配合岳平的高貴的身份，可是因爲要去這個高貴的舞廳，使他不得不把他那唯一的法寶一具徠卡照像機，抵押給人家才借到幾十塊錢。

也許是被他那封信所感動了，岳平居然在康政生枯坐了兩個鐘頭以後來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天藍色閃銀光的絲綢夜禮服，頭髮燙成若干條螺旋披在腦後，一條紅色項鍊在淺色衣服的襯托下發着光，一寸半高的高跟鞋支持着她的身軀，以增加她行動時嫵媚的姿態，她是那樣的雍容華貴有着「瑙瑪錫拉」的風度。她進來以後，幾乎有全廳的三之二的人向她招呼，但是她只和他們微笑的點了個頭，就一直找尋到康政生的坐位這裏了。

康政生看到她今天裝飾得這樣漂亮，他心裏有點忐忑不定，暗暗想着她也許爲了向我道歉的吧！當他連忙站起來招呼的時候，她已經走過來了，隨着她的移動，全廳的視線也都集中過來，這視線同時又射在自己的臉上，好像這幾百條視線都在問：「這是什麼人？居然和岳平在一塊兒？」自己感到驕傲，同時又感到忸怩。

岳平坐下以後，康政生覺得過去自己對於她的一切誤會全釋然了，他要在現在和她暢談一次，把過去的譬如昨日死，計劃將來的譬如今日生。

康政生覺得不好一見面就開門見山的談他們之間的問題，先隨便的和她談着，準備等到兩情歡洽的時候，擁舞一番，什麼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女人是要用感情來羈縻她的。這時候又走進來三位年輕的紳士，他們也都是那樣高貴。一進門就四處瞭望，當他們看到岳平，岳平也看見他們的時，他們打了招呼就在那邊一張床子傍坐下了。

岳平和他招呼完了以後，就先向康政生說，「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康政生覺得還沒有到談判的時機，於是就隨便的說：「也沒什麼多少的事情。」

「那們好，我現在還有一個約會，我們改天再見吧！」她說完就站起來走到那紳士們的傍邊，紳士們立刻站起身來簇擁着她，他們說笑着走出去了。

這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出乎康政生意料之外，使他站在那裏楞了半天。

康政生遭到這樣一個頗爲難堪的對待，雖然頗爲氣憤，但是他還要做一次最後的努力，他寫信給她，到家裏去找她，可是回信沒有，人也見不到。

最後一次，他晚上十一點鐘跑到大勝胡同她家的門口去等她，希望能夠在她回家時候見到她，可是一直到深夜，還不見她的芳踪。半夜裏淅瀝的秋雨又下起來，他縮縮在屋檐下邊注視着每一輛劃破寂靜空氣的急駛的汽車。在冷與餓的侵襲下，他等待到天亮，仍然毫無消息，才抱了絕大的失望向回走去。剛剛走了不遠，一個三音的汽車喇叭聲使他拾起頭來，從他身邊駛過去的一輛新式「別克」車裏正是載得岳平，他的精神又興奮起來，不覺和汽車賽跑的趕到她家，果然那乘汽車還在門口，他興高彩烈的去打門，以爲有志意成，居然是找到她了。可是一會兒姑娘出來了，他說明了來意，而所得到的回答是：「小姐剛剛睡下不見客。」就把門關了。

他現在才明白了，一切的方法，再不能挽回這個女人的心，失戀的痛苦像是急流中的秋葉把他捲入水底不能自拔，於是他萌了自殺的念頭，他寫好兩封遺書，一封寄給一位報館朋友，說明他自殺的原因，又說道他雖然爲了岳平而自殺，但是他並不恨她，他知道引誘壞了岳平的是那羣無聊的男人，那些色情狂；另一封他親自送到太勝胡同岳平家裏大門上的信箱中，——那上面說着他始

終愛她。他雖然死了，在九泉之下仍然在爲她祝福，他丟了信就踉蹌的一個人走出大勝胡同，尋找他自殺的地點去了。

康政生的朋友收到了他的信，一方面尋找康政生的遺體，一方面把信立刻在報紙上發表了，看到這信的讀者有的非議着岳平的忍心，有的底衷悼着康政生的癡情。

岳平覺得這妨礙了她的名譽，請了律師爲她申述這事實的經過，聲明康政生只是單戀，這自殺與她無關。

正在報紙上演染着這個桃色事件熱鬧的時候，康政生忽然回到他的朋友那裏來了，使他這位朋友像落在五里霧中。

原來康政生那天離了大勝胡同，信步的走着，他自己也沒有了一個具體的自殺的辦法，一直走到了外灘公園，已經是深夜了，散步的情侶早已走了，只剩下下弦的昏黃的殘月映着黃浦的波濤，江裏的船夫也都入了夢鄉，任那小船隨着浪潮起伏。背後黑黝黝的矗立的大樓像是要倒下來似的遮了半邊天，南京路張着火爐偶爾的吞吃了一輛黑殼虫似的汽車，在上海這繁華的世界裏，現在是這樣的幽靜，他覺得正是爲自己安排了的自殺的場合。但是他又留戀這江上的夜景，他不忍攪擾了這優靜的環境。他在徘徊着做臨死之前的一番欣賞，一直到天快要變成灰白色，這幽靜就要被碼頭工人

所剩無幾的時候，他覺得不便再等待了，於是毅然的一下子跳下江去。

跳到江裏，他還是那樣清醒，突然一陣不可抵禦的奇冷侵襲着他，使他不得不高喊救命了。

巡捕把他救起來以後，他只說是失足落水，向巡捕道了謝，全身濕透了的跑回家裏。但是他想到這書也許早已被朋友看到，而現在自己仍然活在這裏，有些難以爲情，而剛才一次的寒冷的襲擊，感覺還沒遺忘，自己實在沒有再度自殺的勇氣，想來想去，只有立刻離開上海，讓上海的人只當自己是死了。

他離開上海，只到了蘇州，在朋友家裏住了一個星期，朋友到上海來，他不能再住下去，旁的地方又無處可去，只有再回到上海。

一幕悲劇結果成了喜劇，更是小報上的好材料，岳平成了小報記者集中注視的人物，他們像是福爾摩斯似的把岳平一切的祕密都調查得清清楚楚的刊登出來，從她並不是世家出身，而會經常過女招待起，一直到她和某人某人都發生過關係止，和盤托出，這樣一來使她自命爲藝術修養很高的新藝人的崇高，被推倒了。「啥事體神氣活現格！還弗是一樣格爛污貨，」在公司裏她的高傲被小職員們這樣在暗中摧毀着了。

岳平也逐漸的感覺到公司裏人們對她的不滿，她覺得公司裏的人都變成了她的敵人，——連

婚的乾媽也對她存了心，可是她不怕，她想：「好，讓你們來吧，看能把我怎樣！在公司裏，——不，在中國另外還有那一個是能編能演的女明星？」她忘了她的劇本是出自「槍手」之手的了。」

「哼！老板難道會爲了你們這羣小鬼頭把我怎麼樣！」

可是半年多了，公司始終沒有排她片子，黃鶯則一部一部片子的出來，她嫉妒而又寂寞，雖然她的周圍的紳士們並沒有少，剪綵，發獎的事務還是那許多；也不能安慰她的寂寞；公司裏主持的一個小報選舉電影皇后使黃鶯當了選更勾引她更大的嫉妒。

正在她最近不愉快的心情中，突然一天上午十一點鐘，她還沒脫換下繡花的睡衣在吃牛奶的時候，鄧輝來找她來了。因爲岳平交際的忙碌，他們許久不見了，對於這不速之客，她表示着非常的歡迎。

「許多人都說你變了。」鄧輝看到她這樣綴華美的小客廳，第一句話，就這樣向她說。

「你呢？你看我變了嗎？」

「我看，我看你是變了。」

「哦？那們你看我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呢？」

鄧輝停了一會沒說話，他覺得這樣一個可造就的女孩子，她的周圍都是一羣狐狸，總不能任

她就這樣不自知的陷在魔窟裏，挽救這樣一個孩子是劇運推動者的責任，於是懇懇地和岳平說：「岳平小姐，你變好了還是變壞了，我想不必我來說，你自己應當覺得出來。不要說旁的，只就你日常的生活來看，過去你過的是什麼生活！睡的是地板，吃的是大餅；而現在呢：你看你這客廳裏的陳設，你看看你的這身衣服，你再看看你每天所交往的人，和每天所做事，你應該知道是好還是壞。」

「鄧大哥，您是看到我現在生活比較優裕了一點，就覺得我是變壞了；這種說法我不能同意，以前那樣是因為沒有錢，而現在這樣則是因為比較有了錢；爲什麼有了一點錢，我們就不能享受一下，爲什麼一定要吃苦才算好？難道人生就是爲了吃苦嗎？」岳平這樣爲自己的生活辯護。

「不，你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你把因果倒置了，你不是因爲有了錢才去享樂，而是物質享受引誘着你，逼迫着你去弄錢。這種無限制的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是一切墮落之源。」鄧輝嚴肅的反駁她。

「你這是說……」岳平剛要爭辯，就被鄧輝制止了。

鄧輝接着說下去：「岳小姐現在藝人團體劫太多了。你不是說過在你的家鄉，曾經爲了演戲，把封建勢力掃得通嗎？可是窮人的反抗力量是封建勢力，還有一個是物質的引導，你雖然掃過了封



建勢力的這一團，你卻沒有和物質的引誘的這個魔王戰鬥，你反而成了牠的俘虜。包圍着你的那些人，看起來都像些紳士，其實他們都是一些魔鬼，他們用『虛榮』這種毒藥來毒害你，『享樂』這陷阱來埋葬你。你的藝術前途就會被這毒藥和陷阱給斷送了。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你該理解這些。物質的享受本來不一定是和藝術處於矛盾的地位的。可是在目前戲劇運動還是嫩芽的時候，物質享受就成了包藏毒藥的糖衣；封建勢力像是冰雹，它摧殘這嫩芽是容易看的出的，而用糖衣包藏的毒則常常會被我們忽略了。」

鄧輝這一番懇懇的話使岳平當時的感動了，她不再反駁，停了一會，她說：「鄧大哥，謝謝你的好意，我以後一定把我的生活變換過來。」

鄧輝聽到她衷心的悔過，感到無窮的欣慰。

「鄧大哥，你今天是特地來勸我的嗎？」岳平這般問鄧輝，鄧輝這才想起他的來意。

鄧輝來是爲了找岳平演戲。

一二八的戰爭結束以後，幾乎是一年。上海因爲環境上關係，劇場上非常沉寂，雖然有沙漠劇隊在上海四鄉巡迴的公演着，有綠洲和風雅劇社在上海市區內活動着，但是他們都還是因襲着友聯劇社在九一八以後那一個階段的工作方法工作着，每次的公演都是突擊的，急就的，很難成就一

次藝術水準較高的公演。井先生和鄧輝早就想集合各團體的中堅份子來做一次示範的演出，可是自從戰事結束以後，一塊兒合作的朋友們都星散了，當前的幾個劇團雖然也有些新的優秀份子，但是經驗還都欠缺，尤其是在領導工作方面，更需要一些老將，所以這計劃始終是一個計劃。

正巧這時候鄭孤侶回到上海來了，他過去是井先生的得意門生，一個優秀的導演。他的回來使井先生和鄧輝都非常的興奮。他們準備把計劃拿來實現。

除了他們三個人以外，又約了老鄒，丁奉，和綠洲劇社的宗直，簡南祥，風雅頌劇社的曹一海，沙漠劇隊的裘明幾個人開了一次簡單的談話會。大家都同意這個計劃，並且決定除了把全上海各劇社現有的優秀演員都排到這張 *Bill* 裏去，再約幾位電影明星參加，喜歡談理論的裘明，並且爲這個計劃找到了一個理論的根據，他說這個舉動並不是賣野人頭，而是爲了爭取大量的觀衆，現在的話劇首先應當吸取了看「狸貓換太子」和「火燒紅蓮寺」這種含有毒素的戲劇的大量觀衆，然後話劇才能走上職業之路；話劇一定要走上職業之路，才能得到正規的發展。

大家都同意這個理論根據，於是就本着這個原則去進行。劇本仍然是由井先生去執筆，他按了這個原則決定寫電影界問題材，劇名叫「銀海春秋」。——井先生對於題劇名是最拿手的。

鄧輝被大家推定了來主持這次的演出。鄭孤侶來負責導演。

鄧輝把這詳細的經過告訴了岳平，約她去演一個角色，對於這事，岳平當然是義不容辭的；其實在她目前這寂寞的情緒之下，她也覺得應當有一點活動，所以就滿口答應了，不過她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非主角不演，她同鄧輝說明了這是因為在公司裏的地位，不得已的條件。

原定的計劃，本來是準備以她來號召；而井先生爲了應付以前當面允許她爲她寫一個戲的諾言，也早安排定了她的角色的戲。所以她的條件，鄧輝也無異議。

除了找岳平以外，鄧輝現在還要去找白瑾，他約了岳平陪她去。

鄧輝和岳平一同到了白瑾的家裏，白瑾已經出去了。娘姨說她剛剛出門，也沒有換衣服，也許會立刻就回來。留他們在這兒等她一會兒。

年輕喜歡說話的娘姨，給客人倒了茶以後，嚴肅的來和岳平說羅清和白瑾昨天晚上又打架了，這次他們打得特別的厲害，羅清曾經把一張方梳子向白瑾砍去，要不是她攔住了羅清。白瑾說不定被他打死的。

聽了這個消息，岳平也有點爲白瑾難過，她現在已經不把白瑾當她的敵人了，——她知道白瑾已經不能和自己對抗。

「好久不見她了，她的身體還好吧？」岳平對於這位失敗者的悲慘境遇引起同情的這樣問那娘

姨。

娘姨找到說話的題目，她告訴岳平說：「白小姐身體現在壞得不得了，夜裏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白天還香煙跟酒吃得不歡氣，我怎麼勸她也不聽。羅先生呢，又整月的不回來，回來一會兒兩人就打架，常常打得頭破血流的。」

這一位極端歇斯底里的女孩子遭受了這種遭遇，鄧輝只有搖頭嘆息着。

他們等了些時候還不見她回來，肚子裏都覺得餓，岳平約鄧輝一同去吃飯，他們向娘姨留了話說今天晚上再來，就一同走出來。

離開白瑾的家，他們走進了附近的一家羅生菜館，兩個人都爲白瑾的遭遇沉默着，忽然岳平看到坐在角落的一個女人的背影，指向鄧輝語：「看，那不白瑾嗎？」

鄧輝轉過身去看，那背影果然很像白瑾，他試喊了一聲，那個背影轉過身來，的確是白瑾，於是他們併到白瑾那一張桌子上去坐。

白瑾果然瘦多了，臉上蒼白的沒有塗着脂粉，兩個眼圈發黑到像化了裝。她一個人坐在那裏喝着極烈的俄國酒，那扁扁的瓶子已經喝了大半了，面前一盤炸桂魚一點也沒有動。她看到鄧輝和岳平坐過來了，始終坐在那裏沒有動，只問了他們一句：「喝酒肥？」他們回答了說不喝，她就又

自己喝就來。

岳平今天特別同情她，關心的問着她的一切，她似乎不大喜歡談這些，始終不回答什麼。岳平又勸她不必太自苦了，兩個人既然不能相處，乾脆分開就是了，不必自己這樣糟踐自己的身子。對岳平這番的好意，她也沒有表示什麼，只輕輕苦笑了一下。

鄧輝最後和她表明了來意，但是知道她最近身體很壞，又加了一句說：『我們固然萬分的希望你參加這次的演出，可是你的身體要是吃不消的話，那還是先調養身體再緊。』

『我一定去演，我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病。』她這樣回答鄧輝。

鄧輝接洽得很圓滿，離開她們以後，走在路上不禁的想到他們兩個，一年以前兩個人都還是和大家在一道餓着肚子幹戲的忠實同志，現在則一個麻醉於物質的享受裏，一個苦痛於感情的糾紛裏，一個女演員的魔難太多了。從她們兩個又想到在莫千山去養病的章薔，消息斷絕了的蘇曼莉，這四個女演員，只一年多的工夫就風流雲散了。再回憶到五六年前和自己一道踏入戲劇之門的女演員，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嘆息着女演員生命的短促，他忿恨外力對女演員的引誘與迫擇。爲什麼女演員最多只能抵抗了封建勢力的壓迫，而不能逃出了這許許多多的劫難呢？不是有許多男的始終在挨冷受餓的貧困中，在社會上的人嘲笑與白眼下，不屈不撓的努力了十多年嗎？爲什麼男的

可以，而女的不能？難道女人演戲的目的也就是爲了嫁人嗎？又不禁爲女人意志的薄弱而悲哀。

雖然他對於女演員頗爲失望，但他還期望岳平和白瑾能够擺脫他們的環境，再來和他們一道像以前那樣爲戲劇而努力。

這個戲的演員陣容非常整齊。除了岳平，白瑾以外，更窮羅盡了各劇團的精英。例如女的有風雅頌劇社的朱秀小姐——據說是最擅長演內心戲的，沙漠劇隊賀蘆影小姐，——是被稱爲金嗓子而擅長演中年婦人的，綠洲劇社的蔣其芳小姐和東方櫻小姐，——一個是嬌小玲瓏，天真活潑，一個是著名的東方古典美人。男的有風雅頌的曹一海和余葆恩，沙漠劇隊的裘明，綠洲的董光。這些都是這幾個劇團的台柱，此外還有新國影業公司的兩位明星馮天一——著名的風流小生，和駱洛——專門的反派。這樣的人材濟濟是話劇界一個空前的大集合。井先生是預先把演員的角色分配定了，然後才着手寫劇，所以在這劇本中每個演員的角色都是那們適合他的個性，那們平均的有表現的機會，在機會均等之下，戲比較重一點——只有岳平和馮天兩個人。

這樣一些演員都替自己當配角，岳平覺得非常高興，她決定要好好的演這個角色。

井先生導演的的方法是事先並不計劃，排的時候由着演員自己發展，他決不拘束了演員的任何一方面：——輝導演的方法，雖然事先設計一下地位，但是一切動作，聲調，情緒等等也還是任着演員

的才。鄭孤侶雖然過去一度曾經是非先生的學生，但是他的導演方法却和他們不同，他給演員的限制很多，他要演員完全依照劇本上的台詞不能隨便的增減，他又要求演員依照他指定的地位不能任意的行動，他更要求演員在排演的時候就能放下劇本，和在台上同樣認真的做戲。這些演員對於這位導演覺得有點頭痛，有些則更覺得這樣的導演簡直是把演員當做了傀儡，剝奪了他們發揮天才的機會，幸好裘明又為鄭孤侶找到了論理的根據，他向大家說：「演員就是傀儡，這是哥登克雷的方法，」哥登克雷是麼人？他的導演方法究竟怎麼樣？有些人鬧不大清楚，可是又不願多問，既然對於理論頗有研究的裘明這樣說，大概外國是有這們一種方法，大家也就不反對了。裘明所找到的理論據傳到鄭孤侶那裏，他只微微的一笑，並沒有說什麼。

岳平每天深夜她結束了那些不可避免而糜爛以後，她總要躺在床上讀幾遍台詞，可是每當她讀的時候，她的腦前老是閃爍着跳去，耳朵現又是爵士樂在急劇的亂響，她一週，兩遍，三遍的讀着，讀完了她覺得還是茫然。她心想過去自己記台詞的能力多強，多長的台詞，對上一兩遍就可以記熟了，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不用功過。為什麼僅僅一年沒演戲，這種能力就好像完全消失了？幸好公演日期離現在還遠，也許事到臨頭就會強記下來的，想到這點她就安心回睡了。

鄭孤侶的脾氣很大，尤其是在他導演的時候，對待演員正像一位嚴厲的先生對待小學生一樣，

他不許演員有一點隨便和嬉皮，常常爲了一小段叫演員重複的做上許多遍，最初感到麻煩的後來見他指摘的也頗有道理，反而對他相當信服了。

鄧導演命令岳平重複的次數最多，岳平覺得在這們多人的面前，這就傷了她這大明星的面子，她對鄧孤侶表示極大的不滿；而旁人都丟了本子，岳平台詞還沒能完全記熟也使鄧導演不愉快，他們兩個之間的衝突是只差着一根火線。

每次排演，大要家總等待岳平：有時陪着岳平一道來排戲的紳士們又在排戲的中途把岳平約走，這使大家，連老鄧也在內，都對她感到不滿，鄧導演一向還都在忍耐着，有一次居然大家等了她的兩個鐘頭她沒有來，鄧導演這才實在耐不住了，他把劇本一丟聲明這樣的排戲他不幹了。

導演發脾氣傳給岳平知道了，她也冒了火。聲明這個戲她不能演了。

爲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鄧輝在他們兩個之間調停着。他先打消了鄧孤侶不幹的意念，又請井先生來說服了他必需撤換岳平的主張，並且保證以後岳平一定能準時排演以後，又去找岳平去談判。

「在友聯劇社時代，幾個女演員之中，你是工作態度最好的一個。現在你不能怪鄧孤侶的發脾氣，的確你的工作態度不如以前了，原因是你的外務太多了。」鄧輝毫不客氣的先這樣責備她。



「你說我的外務太多，我也知道，但是有許多都是與我事業前途有關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交際應酬呀。」岳平爲自己這樣辯護。

「你是說這些無聊的交際應酬，可以幫助你個人的事業發展嗎？那你就正想錯了，我記得上次我和你談過這個問題。這些無聊的交際應酬不但不會幫助你發展事業，反而會毀滅你的前途的。只有虛心的學習，不斷的努力才能真正創造你的前途。」

「鄧大哥，你談的是理論，我談的是事實，理論和事實常常不會一致的。」

「可是真理只有一個，真理永遠是對的。必須依着真理去做，才不會走入歧途。」

「你不是不知道我剛剛踏進電影界時候的情形，我沒有一點外務，我安靜的坐在家裏讀書，寫劇本，我希望以藝術來奠定自己的地位，可是怎麼樣！我連一個表現的機會都抓不到。我這才學乖了，知道不敷衍人，你有多大本領都沒有用，鄧大哥，你也不知道電影界裏的內幕，不這樣敷衍應酬你就生存不下去。」岳平冠冕堂皇的這樣向鄧輝說了一番適應環境論。

鄧輝恐怕把事情說得更僵了，他帶轉了話頭的說：「你有了機會，你還要給觀眾看到真正的貨色呀，以青春來號召觀眾是暫短的，只有以優美的藝術來滿足觀眾才是永恆的。」

鄧輝對這個女人已經失望了，不願意苛責她什麼了，不過爲了使這戲演出不致發生波折，他還

就着她；岳平在最近這種寂寞的情緒之下，實在也不願意放棄了這個機會，有台階的時候也就下台了。

老鄒離開學校一年多在上海混得非常世故了，對於男女的關係看成了逢場作戲，追求的時候要求其迅速，解決的時候也可以弄得沒有糾葛。所以岳平的離開他，他也並沒有把它看得很嚴重，當岳平被其他許多男人包圍着時候，他也在包圍另外一個女人了。鄧輝知道他們的關係，最初還就心他們見面會有些尷尬，誰知他們都很泰然的好像沒有過去的事。

老鄒和屠明偉合作的南強影片經理公司事業很發達，屠明偉到南洋去開展業務，老鄒成了上海方面的經理，手裏有了一些錢，身體更胖了。

有一天服務在岳平身旁的紳士一個也沒來，老鄒恰好也沒有事，排完戲他們一同走出去，岳平離開老鄒，並不是對他有什么反感，現在把他和那些紳士比起來，覺得他除了胖得難看一點，其他各方面也並不比他們差，她要老鄒送她回去，到她家玩一玩，老鄒也勾起舊情，對於她的邀約盛意，頗中下懷。

岳平對老鄒並不客氣，約他在樓上臥室裏坐，紅色燈罩下射出來的溫暖的光像春天的太陽一樣的使他們心裏的舊苗又發了芽；過去的生活像一場夢，雖然流水落花一樣的渺無痕跡了，他們也並

沒有期望花常好，水不流，可是偶然的一次居然落花重返，流水又歸却也可以得到好奇的滿足。

自從這晚以後，老鄒碰到大家批評岳平什麼，他不再表示意見了。鄒孤侶終對岳平的工作態度始終不滿意，而岳平也始終沒有把台詞讀熟。

臨上演的前三天白瑾突然患了嚴重暈紅熱。她這次工作的很好，病了已經一兩天，她還隱瞞着不說的排戲，一直到這天她再也不能支持而睡倒了。

暈紅熱不比別的病，可以抱病上台的，這使鄒輝非常着急，經過他和鄒孤侶商議了以後，決定把朱秀調換白瑾這個較重的角色，朱秀的那個較輕的角色另外換上一個人。

朱秀一向是每天排戲都在旁邊看着，每個人的台詞她都記得爛熟，雖然時間很短，這樣的調換她也沒有起恐慌。

戲上演了，隆重，熱烈，開上海話劇公演從來沒有的盛況，戲本身演員既很整齊；佈景也比較的講究，過去友聯劇社演戲，多半都是三面掛上布條，最多加用一些小屏風，風雅頌和絲州也都因襲着這種佈景方法；這次他們採用純實佈景，完全都是硬片；尤其是道具方面，從新國公司借來了全部攝影場的燈光用具和攝影機，這使上海的觀眾眼界一新。

上海的觀眾具有十足的大都市市民的特性，他們喜歡新奇，愛湊熱鬧；在銀幕上看到的女明星

，現在在舞台露出她的真面目；一向猜測着的電影攝製的團體，現在在舞台上全部托出，連便看過「銀海春秋」的觀眾都成義務的宣傳員。因此，這戲已經打破了上海歷來話劇上演場數的記錄。

許多自己認爲是內行的觀眾驚詫於演員每場的地位動作完全一樣，有的認爲呆板，有的則讚揚爲熟練，也辯不出是非的曉曉爭論着。不過戲劇家岑沅先生對於這次戲却沒再說什麼。

除了捧岳平的以外，觀眾一致的稱譽朱秀的演技，但同時又惋惜她不如岳平漂亮。

朱秀的演技是在岳平這次表演非常生硬，平板，而襯託出她的優美來的。批評家也就把她們對比的來批評，稱譽着朱秀，貶抑了岳平。

這些批評使岳平不能忍耐，尤其是她周圍的紳士更不能忍耐，慫恿着她不要再演下一場了，於是這戲演到第九場就結束了。

這次的演出據說是空前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人家把它放在朱秀的身上，鄭孤侶和鄧輝這些幕後的英雄任何人的口中和文章上沒有提到一點。

岳平拂袖而去的拒絕續演使井先生和鄧輝都很傷心，他們想不到一年多以前那樣純潔，向上的女孩子今天會變成這模樣，他們對她絕望了，預料她將永久與話劇絕緣了。女人的藝術生命是短促的，幸好有朱秀、賀麗影、蔣其芳、東方櫻都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女演員，讓那舊的，不上進

的自己去消滅吧，有更多的新的會起來的。

他們沒有人再和岳平往來了，沒有人再談起她的一切。突然有一天——是在戲演完了的一個月以後，本埠新聞上刊載着岳平失蹤的消息。許多小報都對她的失蹤予以猜測，有的說嫁給一個南洋富商，一同去南洋了；有的說是上了一個人的當被拐騙了；又有的說是跳黃浦自殺，究竟她到什麼地方去了，誰也不真實的知道，於是岳平的失蹤成了一個猜不出的謎。

## 八

鄧輝接到石佛的一封長信，上面這樣的寫着：

鄧大哥：

分別了一年多了，始終沒有和你通信，原因是生活流動不定，閒散的時候，覺得沒有好消息報告給你，忙碌的時候又實在沒有提筆的工夫，這種情形你是會想像得到的。

一年多以來，我的生活和在上海一樣的窮，教教書，賣賣稿，最有趣的是曾經在一個朋友請的飲冰室，幫他插了一個月的冰激凌，一個人的肚子假若不需要填麵包，那就太自由了。雖然窮困戲劇始終沒有和我絕了緣，可是我也沒有和戲劇運動分過手，我想也許窮困和戲劇它們

兩個是分不開的，我們偏愛着後者，也就不能不愛屋及烏的親近前者。

一年多來我轉移了三個城市：開封、濟南、北平，在這三個地方，開封住得時間最短，北平住的時間最長。每到一個地方，都幻想着好好的在那裏幹一番，可是幻想永遠像浮雲似的被一陣罡風給吹散了。

在開封。我在一個女子中學教書，並且參加了一個朋友組織的一個業餘的劇社。這劇社的份子大多數是中學生，純潔、嚴肅的學習着。但是因為社會的封建，劇社裏沒有一個女的，過去他們演戲，只好是男扮女裝的演着女角。我到了開封以後，劇社正籌備着公演，是我反對那妖形怪狀的男扮女角，可是又實在找不到女演員，於是大家就責成我從學校裏拉一個來。——這次的戲是只有一個女角。這些女生實在都喜歡演戲，始終因為沒有機會，這次看到先生找她們演戲，都踴躍的要求參加，我就在她們之中選了一位，戲在公演的那一天，突然發生了事情，這位女生的家長，——一位本地的老紳士，聽到他的孫女兒在外邊和男的同台演戲，這簡直是侮辱了他們的門楣，立刻派了他的兒子，——這女生的父親從劇場裏把她捉了回去。捉了回去就給她退了學，據說把她禁閉起來了。這女生頗有反抗精神，覺得不自由，勿甯死就去自殺，幸好沒了命沒死成。可是這一切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了，用「行爲浪漫，傷風敗俗。」八個

大字的考語學校把我解了聘，地方當局把我驅逐出境。失了業在我是極平常的事，不過那個女孩子的一生恐怕是被毀了，却是使我悲傷的事。

在濟南。我一向感覺自己在戲劇上還很幼稚，早想有一個專心去學習的機會；離開開封，聽說黃逸先先生在濟南辦了樂劇學校，我高興得了不得，因為我聽說過黃先生是戲劇專家，我想在他辦的這學校裏一定可以學些東西，所以我就考進了這個學校去當學生。進了學校以後不久，我就發現了完全不是那們一回事，這學校是在賣野人頭。所謂樂劇既無理論，又無辦法，只籠統統的說了那們一句要集中外音樂歌舞之大成，而實際上却又只是工工四尺上的學皮黃。既來之，則安之。學學皮黃對於話劇也有益處，我就抱着這種心情暫時待下去，一直待了三個多月。忽然黃先生發表了他的樂劇的理論，在他那篇文章中大罵了目前的話劇運動和話劇的本身，他簡直認為話劇不是藝術，只有皮黃才是至高無上的藝術。——這篇妙論你當然早就拜讀過了，無須我再來為你介紹它的內容。當時我讀了這篇文章，我真不相信這是出諸曾經專門學過戲劇的黃先生之手，我特地拿了這篇文章去請教他許多問題，他一句也回答不出來。這篇文章後來引起平津京滬各地劇人的攻擊，這些反駁他的文章他都禁止學生閱讀。他答辯的文章寫不出來，非常的氣忿。偶然的發現了我保存了全部的攻擊他的文章，於是把氣忿遷移在我身上。

了，用「目無師長，鼓動風潮」，又是八個大字的考語把我開除學籍。

在北平。我是在半年以前到的北平。北平究竟是文化中心，那些衛道之士的紳士不像開那樣跋扈；自命不凡，唯我獨尊的戲劇家不像在濟南那樣吃香，我搖冰激凌就是在這個時候。我一方面賣冰激凌，一方面和幾個平大學生組織了一個平大劇社，舉行着星期小公演，成績還相當的不壞。不過自從九一八以後，日本鬼子又把魔手暗暗的伸向平津了，他們在幕後干涉着一切的政治設施和文化活動，頑頑的地方當局只求苟安，一切都在委曲求全，使牠們更驕更放肆。我們這一些青年不能抑制愛國的熱情，常常選演一些救亡的戲；這引起日本鬼子的恐慌，威迫着地方當局解散了我們的劇團，捕捉了我們的同志，說是宣傳排日思想，給我們戴上了一頂什麼黨徒的帽子。我也是被捕之一，幸好，處理這事的是有良心的中國人，他知道我們的冤抑，不久就放了我們出來，我們出來以後，北平是無法再幹了，我們——徐飛，綠漪和男女三個人就準備南來，也許用不了十天，我們又可以在上海歡聚了。

再附帶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北平現在有一個進漢奸的組織名稱是「大東亞文化促進會」聽到我們已經開釋了，就來和我們接頭，願意出一萬元一月的經費，讓我們給他辦劇團，可是我拒絕了他們，因為我們臨分手的時候，你在我紀念冊上寫的那兩句話：「富貴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我時刻的記在心裏。囉嗦得不少了，其餘的見面再談吧。敬祝平安

### 弟石佛上

鄧輝自從「銀海春秋」公演過以後，他正和鄭孤侶，簡南祥計劃着組織一個職業劇團，接到石佛的這封信，他非常高興，他想着如果這劇團成功了，再有石佛參加，則實力就更充足了。

簡南祥這人是擅長於作計劃，他雖然是幹藝術的，但是他最服膺於科學，他不但做事非常科學化，就是吃飯也講究科學，比如他太太替他燒飯，他每天都要算一算這東西的鐵質多少，那種東西的蛋白質多少；吃的時候，既便是和他太太兩個人吃，他也要每人用兩份匙箸，一份進口，一份進菜碗。如果出一次遠門，他總提着他那特製的小籃子，那小籃子裏裝着一瓶酒精，和一個一磅容量的小水瓶滿滿的裝着白開水。他做起計劃來周詳，慎密，找不出一點漏洞，任何一件小事，他去擬計劃，都可以著成厚厚的一部專書。但是儘管他計劃得多好，據說總沒見他實行過，於是有人把他叫做「計劃專家」。

這個職業劇團的計劃書就是簡南祥起草的，全部連表格在內一共有一百另八頁稿紙，全部字跡都是那們工整，表格都是那們清晰。鄧輝看了兩晚才把全部看完，他佩服這計劃書的精緻和完全，他也相信如果能夠真按這計劃實行起來，整個的組織將成爲一部機器，各個部份正像犬牙交錯的齒

輪，只與一發動，全盤都銜接的動起來。這劇團一定可以成爲最標準，最完善的劇團。

鄧輝和鄭雲樞，簡南祥討論完了這計劃，都認爲爲了招股的便利，他們應當把演員的陣容列出來，於是由鄧輝在報，簡南祥在寫，他們內定的演員是朱秀，賀蘆影，白瑾三個做爲基本女演員，石佛、余葆恩、呂光、袁明、丁奉、是基本男演員，他們開好了名單，丁奉和黃宛生跑來了，報告給他們說白瑾自殺了的消息，這消息使他們都吃了一驚，因爲白瑾醒紅熱好了，正在調養，出門前又還去探望過她，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是頗出乎意料之外的。

丁奉是有名的一包打聽。黃宛生是新聞記者。他們早把白瑾自殺的原因打聽明白了。他們不厭其詳的報告給鄧輝他們。

白瑾得了腥紅熱，在醫院病了一個多月，羅清始終沒有去看過她一趙，其實不去看她到好，免得兩個人見了面又生氣。不過她始終沒給他一封信，她爲了這事自己負了很多的債，好容易好了，只差靜心調養。她漸漸做出醫院來，可是的娘姨却總勸清勸她不要做，有一天她決定非搬回去不可了，她的娘姨才告訴她實話，說白瑾進了醫院不久，羅清就帶了一個女人到家裏去，現在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娘姨怕她回去看到生氣，怕再翻了，所以勸她不要回去。她知道她和羅清之間的關係，已經無法挽回了，聽了這話，也並沒氣得了不得，不過那個家已經被另外的女人佔了，自己也不

能總住在醫院，於是托人去公司裏借錢來找房搬家，誰知道羅清這傢伙真狠毒，好像非要逼她走上死路才痛快似的。趁她在上星期原來合同滿了期，和老板說白瑾這人沒有什麼用，合同不必續訂了。從公司裏借不到錢，人家把這個事實報告給白瑾，這下子才使她氣極了。

白瑾到不是把失業放在心上，她是忿恨人類的陰險與狠毒，她覺得這世界上已經看不到一點溫暖的人性。

再一方面，她這次的一場大病雖然捨了一條性命，可是頭髮脫了大半，臉上皺紋也起了，她知道青春是女人一切事業的本錢，她把本錢喪失了，今後將再也談不到什麼事業。這幾方面一逼，於是她就在昨天夜裏吞了安眠藥死在楊子江飯店了。她死以前什麼也沒留，只是桌子上有一張草紙，上邊亂七八糟的寫了些：『陰險，毒辣，醜惡，忿恨。』這些字。

他們聽了奉報告完了，心頭都蒙上了一層暗影，他們的殺害白瑾的兇手，不僅僅是羅清一個人，主謀的兇犯實在是包庇放縱驕侈淫逸的上海的特殊社會環境。

白瑾的死，使鄧輝又想到失蹤的岳平，岳平是那樣的結束了，唯一留下的白瑾今天又這樣結束，一年多以前的四個女演員，現在一個也不存在了。他感到更深一層的悲哀。

果然在十天以內，鄧輝和簡南祥正為那職業劇團的資金而奔走的時候，石佛回來了，同着從飛

和綠漪——很美滿的一對年輕的夫婦。

鄧輝和井先生見到石佛以後，互相暢敘着一年多來的經過，他們爲石佛介紹了鄭孤侶，簡南祥這許多的新朋友，並且報告他最近和自瑾的事情，石佛起了沈桑的慨嘆，又欣慰於新人的增多。他向鄧輝說：「爲什麼有變化？都是女人呢？男的一概沒少呀！」

「女的也沒少呀，過去只有四個女演員，現在我們算起來，八個還不止呢！」井先生對什麼事都是注意樂觀的方面。

石佛也參加到這個新組織裏來幫助他們奔走。

鄧輝，簡南祥這幾個人奔走了許多天，把這個組織的計劃送給許多有錢的人看，這些人看了還完整計劃都說好，看了附在後面營業計劃的數字也承認不至虧本，可是等再往下提到拿錢的時候則都無下文了。雖然屢次的碰了這些軟釘子，鄧輝他們並不灰心還拚命的找機會。

在他們這個職業劇團只聽樓梯響的時候，上海劇壇上另外有兩個團體在活動着向南京發展。

新國影片公司的反派小名駱洛是一位獵豔的能手，他一向住在金谷村一幢房子的三樓上，二房東的娘姨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和她的媽媽同住在主人家裏。這女孩子姓韓，她媽媽叫她阿因，於是主人也就這樣叫她。她長得很清秀，尤其一雙細而長的眼睛，看起來非常嬌媚，她正在成熟的年

齡，所以喜歡從主人那裏揩油一點脂膏來修飾修飾，也喜歡同年輕的男人談談說說。

賂洛單身住在樓上，每月津貼娘姨些錢來替他買買開水，打掃打掃房間，這些事情，當娘姨沒有空的時候都是叫她的女兒去做。

阿囡看見賂洛年輕，體面，又曾經看過他演的電影，知道他一定就是所講的電影明星，她在都市受到陶愛好虛榮，崇拜偶像的洗禮，所以也特別喜歡替他做些零碎的事，或者問他些那個女明星喜歡些什麼。

賂洛看見阿囡肯和自己接近，正是求之不得的，起先他買些手帕，絲襪之類的東西送給她，等她欣然接受了，她叫媽媽也沒覺察，於是進了一步約好出去看電影。她常常陪着媽媽跟他去，於是他胆子更大了，有一天晚上，當她媽媽睡熟了，賂洛在外邊輕輕的喚她，她悄悄溜從她媽媽床邊裏邊爬出來隨他上了樓，上了樓也立刻把房門鎖起來，這才感到她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平常，心裏有點害怕，但是在賂洛的甜言巧語之下，不久她就像一個小羔羊似的馴伏了。

阿囡每晚，瞞了媽媽跑上樓來，清早又偷偷的下去，她媽媽因為白天工作的辛苦，始終也沒有覺察。突然有一天清早，不知道是他們忘了時間，還是她媽媽起得太早，提了掃帚上樓去掃地，發現了他們的祕密。他們吓得起來向她媽媽求饒。

她媽媽是個沒有主意的人，看到他們哀求，本來想要賂路娶了阿國就算了，可是早就對阿國有意的閻璧汽車夫根福却慫恿着媽媽去告賂洛強姦幼女，要他五千元的名譽賠償費，這五千元的數目使媽媽動了心就真去告了狀。

司打了許多日子，結果不如理想，只判了賂洛一個誘姦罪。可是這個桃色事件因爲這多天來小報的渲染，韓阿國這個名字却弄得全上海似乎無人不曉了。

有一位專寫章回小說的先生叫陸魯山的把這桃色新聞編成了一個電影故事叫「丹桂飄香」送到建華公司，老板一看覺得這個片子生財有道，立刻開拍，並且把韓阿國找來親自演她自己那一角。

這片子要到南京去拍外景，建華公司許多演員看到新國公司有些演員一方面演電影，一方面又在舞臺上出風頭，頗爲羨慕，於是就用這個故事，這個劇名請老牌文明戲專家吳悲秋改編成話劇，加重了另外一個女角，叫黃鶯來演，預備在到南京拍外景之餘，也用明星來號召，在南京的劇壇上開一個重砲。

——另外還有一組在活動的是宗直和曹一海，

宗直和曹一海都不像簡南祥那們科學，什麼事他們都不事先詳細的計劃，拿起來就幹，前途如何，是幹到那兒說那兒。

曹一海有一個哥哥曹一山在南京最近幫朋友創辦一個戲院子，最近就要落幕開幕，曹一海偶然的和宗直談起這回事來，宗直忽然想到既然有方便的劇場，爲什麼不約幾個人去南京演演戲呢？曹一海聽到宗直這個提議，覺得很有道理，於是立刻給他哥哥寫信，要他哥哥幫忙。過了幾天他哥哥居然有回信來了，說已經和經理商量過了，來演戲沒問題，不過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演員要上海第一流的演員，第二個是劇團的來往旅費和其他開支，劇場概不負責，票款雙方對拆。他哥哥來信上還特別注明，說經理本來只肯租園子，並且要預繳租金，是他再三和經理說項，才肯做分賬的。事情說妥了，人也不成問題，可是二十來個人去南京的旅費，到了南京，上戲以前的膳宿費和製作費算下來，至少也需要幾千塊錢，幾百塊錢在他們等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了。

最後，還是決定本着他們那時候到那兒的原則，曹一海賣了一件絲棉袍子和一件大衣，又另外借來一點錢，宗直也領到一筆稿費，一共湊起來一百元出一點頭，好在旅費是夠了的，於是山宗直和曹一海就啟程了，余葆恩、蔣其芳，東方櫻等廿來個人乘三等快車也去南京。

鄧輝和簡南祥他們這一組擁有最充足的實力，——雖然男演員余葆恩被宗直他們約走了，可是現在增加了石佛和徐飛，實力並沒受影響，只是職業劇團老組織不成，未免使大家有點灰心。

有一天石佛和簡南祥爲了工作的方法爭辯起來了，石佛說：「這計劃雖然很好，但是太龐大了

在目前話劇在社會上基礎還沒穩固的時候，恐怕很難找到人投資，現在只能求自力更生的小小的幹。」

這個見解，簡南祥不同意，他說：「職業劇團不按這個計劃去幹，一定會失敗，在中國的第一個職業劇團如果失敗了，那決定後繼無人了，所以這職業劇團如果無組織的，無步驟的幹，那就不如不幹。」

石佛說簡南祥是「形式主義」；簡南祥則說石佛是「機會主義」。兩個人各有理由，鄧輝也想不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來。

正在他們爭論着的時候，老鄒來找鄧輝說南京一個開電影院的朋友，因為要和新開的那家戲院子——宗直他們在那裏演戲同那家對抗，託他在上海也給約一個話劇班子去，條件是他們可以事先墊一點旅費和演出費，在上演時期攤還。老鄒來問鄧輝肯不肯去。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不過鄧輝還在猶豫，因為爲了戲園子去，和宗直他們火併，在道義上說不過去，可是大家都主張去，表明並且找出了理由說：「工作的競賽可以提高演劇藝術的水準。」於是在這個理由下答應了老鄒。準備和宗直他們那個劇團會師南京。

在新中國劇社——宗直他們那個劇社在南京一上演，就把建華寶野人類的話劇打垮了。陸魯山



的原著既不高明，而吳悲秋改編導演更不傑話，他把十五年前文明戲的那一套把戲完全搬了出來，可還抵不上大世界的文明戲。幸虧仗着黃鶯有腔無調唱幾支歌，維持了三場的滿座，新中國一開演以後，他們的觀衆立刻被扯回去了，他們只好掩旗息鼓的拍他們的電影去了。

海劇社——鄧輝他們的劇社到了南京，正是新中國演得正熱鬧的時候。

新中國在演戲的這家園子的老板名字叫金午峯，他的太太嚴碧霞是南京京戲的名角，也曾演過文明戲，新中國來了以後，她頗想演演話劇，爲了這事，金午峯找曹一海去商量，要新中國出面約她，如果新中國答應的話，園子方面他可以減租做爲交換條件，爲了博取這交換條件，曹一海儼然的答應了他。

宗直一向蔑視京戲，更蔑視京戲的演員，他之所以踏入戲劇圈子，就是靠了攻擊黃逸先擁護京戲的一篇文章。現在要把這一個唱京戲的女戲子來演話劇，他認爲這是一個侮辱；尤其是他的太太東方櫻——那位東方古典美人在這劇團裏是唯我獨尊的演着一切重要的戲的主角的，她知道嚴碧霞來會了分了她的地位，更惹惹着宗直反對這事。

可是事情曹一海已經辦妥了，雖然宗直和他吵，也無可挽回了，於是宗直表示了消極。宗對對於任何事情一消極，他就想起來賭錢，他可以三天三夜不下桌子的打麻將，他也可以兩個人推牌九

一場賭具都沒有內時候，他甚至於可以和人手心手背的賭輸贏。他說他喜歡從賭中得些緊張的生活。這次他又消極了，他不再管社裏的事，整個的精神灌注到牌上去。他雖然消極了，嚴碧霞也進社了，可是他的太太東方櫻却並沒和他一致行動，只是隨時的諷刺着嚴碧霞。

嚴碧霞雖然是京戲的紅女伶，她卻沒有舊戲演員的一切惡習慣，她虛心，她努力，她虛心學習，她嚴肅的工作，在第一次表演裏，她就獲得極優美的成績；她不以奢侈來驕傲，她也和新中國的這般演員混在一起，飢一頓飽一頓的，她好像忘了她就是這園子的大老板金午峯的太太。因此除了東方櫻和宗直以外，大家對她的情感反而很融洽。

對於上海劇社也到南京來，有些人向曹一海說這完全是和新中國對抗的行爲，頭一個金午峯就這樣說，這種說法使他相信了。他的極強的個性使他在任何敵對的行爲上不肯示弱，他想：「好吧，我們看誰能搶到這個碼頭吧！」鄧輝；石佛，簡南祥他們一下車沒有先來找他，他覺得人家對他說的話證實了，鄧輝沒有把他看在眼里裏，所以鄧輝雖然聲明希望兩個劇團能從互助與觀摩的觀點上出發來共同發展，他也認爲完全是虛偽，只給他們一種假意的敷衍。

上海劇社開演以前，鄧輝又去找曹一海，向他說南京的觀眾並不多，兩個劇團打對台演戲，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現在上海劇社就要演第一個戲，希望「新中國」能讓出幾天；以後雙方再好好

的把日期分配一下。對於上海劇社已經懷了成見的曹一海一口就把鄧輝回絕了，他說新中國演戲的日期早已和園子訂好合同了，這不能由他做主。

「新中國」在「上海」上演的第二天上演了新戲，這完全是準備給「上海」一個打擊。結果，幾場下來，真雙方都沒有滿過座，尤其是「新中國」營業更差，原因不是「新中國」的戲差，而是許多觀眾爲了看一看新到的這劇團的女角。

朱秀雖然演技更進步了，但是她並不漂亮，——她皮膚很白，可惜嘴太大了一些，兩腮也覺太寬；賀蘆影是一位演中年婦人的，雖然她們兩個不能使爲看女角的觀眾滿足，可是有綠漪小姐可以使觀眾「眼睛吃冰激凌」。綠漪小姐是北平著名的「北平之花」，長圓的臉盤上配合一雙水晶晶的眼睛，潔白整齊的牙齒永遠在嬌笑着的弓形的紅唇下偷偷的發着銀光，嬌慧的態度永遠像一個處女，發育得健全的身體又像一個成熟的婦人。由於這兩點使從十七八歲到四五十歲各種審美標準不同而爲看女人的目的則一的觀眾都在喜歡她。

過去獨霸的市場，現在被「上海」佔了優勢，金午峯看到營業差了，對於這劇團又說了些話使曹一海準備堂堂皇皇的和「上海」決一死戰。於是他暗暗的探聽了，「上海」已在排董光過去演得很常出色，而自己也頗拿手的「南歸」這個戲，他暗地積極的排練，也定在「上海」演出的那

## 十天上演。

這件事鄧輝知道的時候，已經無可挽回了，他現在明白曹一海和他們之中有着很深的誤會。

雙方演出的成績都很好，但是雙方都賣不上座。鄧輝感覺到這樣的下去，一定要弄得雙方都不能生存而後已，於是他決定儘最後的努力去規勸曹一海。

簡南祥認爲鄧輝去找曹一海是多此一舉，曹一海的剛愎自用是不會聽任何的勸告的。但是鄧輝堅決的說：

「不，我們不能任這現象再發展下去，我一定要去見他一次，如果實在勸不聽他，那我們回上海讓開他。」

石佛也同意鄧輝的主張。

第二天一清早，鄧輝跑去找曹一海，他還睡在床上，聽說鄧輝來找他，他正預備要工友去回鄧輝說他不在，鄧輝已經自己跑進來了，他沒有辦法，只好起來接見這位不願接見的客人。

鄧輝再度爲他解釋他們的來南京，毫絲沒有和『新中國』對抗的意思；警告他不要聽外人的挑撥；又聲明『上海』方面的同志對他決無誤會。他說了很久，但是從曹一海的眼光中他看出所有的聲明曹一海都還在懷疑，這使他覺得很痛心，他有點憤激的又向曹一海說：

「一海，我知道我剛才所說的你還是不相信，不過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不能不說。我們幹戲都幹了多少年了，我們爲它吃過苦，我們爲它挨着餓，究竟是爲了什麼？難道我們是期圖從這上面求得了名，獲得了利嗎？沒有，我們都沒有抱着絲毫的功利主義的念頭來幹戲，而只是因爲喜歡它，於是不惜拋了家，拋了職業，忍饑受苦的來拓荒；現在這墾荒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並不是已有了收穫，任我們你搶我奪的分贓的時候，實在還需要我們和衷共濟的流血流汗一鋤頭一鋤頭的斬荆披棘的。爲什麼我們要把這多年用精力與血汗造成的這小小的不成形的田地變成個戰場呢？並且這樣的火併，被踐踏了的是我們自己的園地，而漁翁得利的却是兩個戲院子的老闆。老曹，我們忍心親手宰割我們親生的兒子來讓人家喝血嗎？仔細想想吧，老曹，這種毫無意義的火併是要不得的。現在我希望你說一句，要我們在這兒還是回上海，只要你說，我一定照辦。」鄧輝平常不大喜歡說話，但是每次當他情感衝動的時候，他總會變成一個雄辯家似的說出那們有力而中肯的話。

曹一海聽完鄧輝這番話，他垂下頭去，他是被感動了。他猛烈的握緊了鄧輝的手說：「鄧大哥！一切我都聽你的。」

他們之間的誤會釋然了，他們今後要互助的發展，曹一海今天把戲停了，讓「上海」單獨的演

出。

「上海」的社員們剛剛演完了晚場，正在收拾東西準備回旅館睡覺去的時候，突然曹一海神色慌張地跑到後台來找鄧輝，他一把把鄧輝拉到一角落裏去，簡南祥看見他這們嚴重，也跟了過去。

曹一海向鄧輝說：「你們都不要回旅館，立刻趕夜車回上海。快，快！」

「究竟什麼事？」鄧輝摸不着頭。

「金牛峯這傢伙因為和這園子老板作對，看見這裏約你們來，影響他的生意所以挑撥我們，使我們競爭，現在看見我們和解了，我們又自動停演，就遷怒到你們身上想把你們趕走，才可以使他的營業好起來，他已經密報了說你們有危害社會秩序的嫌疑，現在已經有人到旅館裏去逮捕你們了，」曹一海恨不得一口氣把這話說完。

「你怎麼知道的，」鄧輝問。

「是嚴碧霞跑來告訴我的，」曹一海說。

「你要我們走好了，何必這樣來這一套政治手腕呢？」簡南祥懷疑曹一海的話。

「好，就算這是我的手腕吧，不過我求你們不要回旅館，立刻去車站搭夜車快走，只要我們不死，我們還會見面的。」曹一海不願辯駁的這樣說。

鄧輝看到曹一海這嚴重情形，知道不是假話，於是立刻吩咐大家到車站，先不要問爲什麼。他

剛吩咐完忽然又想到說：「還沒有和前台結賬，錢……」

「我知道你們會沒有錢，我已經替你們預備了。」曹一海聽到鄧輝說到錢，他立刻掏出了一百五十元交給鄧輝。

鄧輝就這樣和全體社員匆匆忙忙的分散開坐在車上回到上海。到了上海立刻就得到了南京消息說鄭孤侶在旅館裏果真被傳去審問了。

鄧輝他們這一行人回到上海來以後，不久就洗脫了他們的嫌疑，可是鄭孤侶卻沒有回來，據說是金午峯恐怕事情鬧明白了，他有誣告的罪名，故意的給鄭孤侶栽了誑，在人證俱確，沒法調查清楚以前，鄭孤侶被暫時拘留。

## 九

從南京回來以後的上海劇社陸續的在上海演了「娜拉」和「茶花女」兩個戲，雖然這個劇社還是業餘性質，但是已經能夠以售票收入應付開支而不賠本了，並且在演出之前也居然能借到少數的款。鄧輝和石佛都認為這是走上職業化的過程，如果好好的再努力一個時期，一定可以建立起他們那理想的職業劇團的。

現在演藝人力與物力的條件都比兩三年前優越了，但是鄧輝感覺到所有的人都好像沒有以前那們幹得起勁了，在工作上也並沒有誰不努力，在合作的同志中間也沒有誰和誰積不相容，可是總似乎有那們一點和以前不同。這不同之點究竟在那兒？他只感覺到，却說不出來。

上海劇社也是民主的組織，社員大會推選出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分別組織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下面有組織，劇務，宣傳，編審四部，山老挪，鄧輝，簡南祥，石佛四個分別維持這四部的職務，這個組織和各部門負責的人選和友聯劇社並沒有多少分別，可是那個時候，他們就以這種簡單的組織推動著社務，絲毫沒有感覺到一點困難；討論一件事情，很容易就獲得了他們的同意，現在完全不是那們一回事了；譬如過去一個戲的演出，演員和職員的分配只是導演和負責劇務的商量一下就決定了，只由負責劇務的口頭上通知說：「張三，這次你管道具。」張三回答說：「好吧！」；又臨時拉到李四說：「李四，服裝沒人管，你來幫幫忙吧。」李四也滿口承認說：「O，K！」現在，他們一導演和劇務除了兩個人口頭上商量了以外，還要提到執行委員會去討論了才決定，決定以後除了正式公佈以外還分別通知，這總算更民主，更合法了，可是不行，當演員接到通知以後滿意的不聲不響了，不滿意的把通知退回去了。說：「事先沒得我同意，我不接受。」或者是說：「人員的分配應該經過民選，我反對這種底克推多的決定。」張三，李四的態度也



變了，張三說：「哎呀！這們多的東西，我一個人弄不過來呀！」；李四說：「風頭人家去搞，苦力讓我來做，我沒那們傻！」，開起會來呢，一個芝麻大的問題，常常討論上四五個鐘頭，一個人一個意見，誰也固執的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吵得太久，大家吵得有點頭暈，主席只好宣佈散會，也許幸好討論出一個具體辦法，需要推出幾個人來做的時候，一看這事相當麻煩。被推出來的人，這個人說：「我不行，我最近事情太忙！」那個說：「×××對這事是拿手，還是選他吧！」幾張嘴似乎同時張開來說推辭的話。

這些人實在誰都在希望這劇社有好的前途，誰也不是對某一位合作者有莫大的冤仇，可是這些現象却一天一天更明顯的存在着，表明常發牢騷的罵：「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而他本身則永遠是在會場中固執自己的主張和推托任務的一個，社裏的一切事情，正像表明這個人似地永遠的在矛盾着。

鄧輝竭力想調合這矛盾，可是他找不到矛盾的內在原因，他無從下手，對於這個他只有嘆息。

石佛是一個肯於吃苦耐勞希望腳踏實地真幹的人，他反對表明只是消極的漫罵，不求積極建設的唱高調，也反對簡南祥空言組織，不務實際的「形式主義」，他認為簡南祥是形式主義者。他對於目前大家工作情緒低落——也許可以說是落低——的原因，認為是缺乏了熱情，他要鼓起熱情來給大家來做一個表率，或者來感動某些人，張三說專具一個人管不過來，他說：「好，我來幫

「……李國不肯盡苦力，他說：『還苦力讓我來做。』結果，大家都袖起手來看他的，事情都集中在他身上。雖然他做事很有條理，可是究竟精力有限，也一發而後有餘。於是他也嘆息了：『大家過去的熱情都到那兒去了呢？』」

石佛果得憂死而事情都沒作好的時候，簡南祥對人說了：「看，怎麼樣？還是辦不好吧！」他並不是幸災樂禍。而是要證明自己的見解正確。他說：「什麼是熱情？那完全是虛無飄渺的，任何事業只建築在虛無飄渺的東西上，而不建築在一個健全的組織上，一定行不通。」他更在嘆息他的「道」不行。

石佛很肯接受意見，他自己吃力不討好，而又急切的希望能使這劇團健全起來，他向雲輝說：「我並不是反對法治，不過我認爲目前的這種現象不完全是組織的問題，是法的問題，如果要歸罪於組織不健全的話，那們我們以前的友聯劇社的組織不是更不健全嗎？爲什麼可以推動得很好呢？但是我這種觀察也許是錯誤了，我們無妨來試驗一次法治。」

他們演『茶花女』時就是按着簡南祥的科學方法處理着一切事務的。

簡南祥把過去他設計的一套東西搬出來，他提議組織了一個演出委員會，——在組織上是一個特種委員會，它專門負責演出上的藝術行政，它有權決定劇本，有權決定預算，有權分配職演員在

演出時的工作，它的分子是除了五個執行委員以外再選舉兩個演員代表，兩個舞臺工作的代表參加；他把所擬定的表格都印了出來，決定採用層層負責制，一件事情的興辦與完成都要經過部份負責人和總負責人的核准與過目，分別在表格上簽了字。在組織上的民主，在辦法上的精密與周詳使石佛也感到無任的欣快，他希望劇團能在這種組織與辦法下走上軌道。

簡南祥對這辦法的希望更大，他希望這套辦法將成爲一切劇團的羅馬法典。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法典在演出委員會開會決定角色的時候，就受到了打擊。「茶花女」這戲是鄧輝導演，裏面阿芒這個角色，鄧輝的意思是從鎮江把呂光找回來扮演，開會的時候，他還沒來得及說，裘明就毛遂自薦的說他來演阿芒這個角色；裘明身材瘦弱，面部皺紋很多，是適於演老頭子的演員，現在他自告奮勇的來要演這個小生的角色，是誰也覺得不適宜的，可是這是民主，誰也不能說自薦得不對，所以簡南祥只簡單的說了這們一句：「怕不大合適吧？」

簡南祥是反對裘明演這個角色，裘明懂得這意思，立刻站起來演說似的說：「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組織下，競選並不是一件可鄙的事，爲了發揚民主的精神所以我推薦了我自己，我要演這個角色，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是因爲我對於小仲馬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我研究過「茶花女」這箇劇本產生的社會背景，我更分析過阿芒這個角色的環境與個性，我認爲在上海的演員中沒有一個比我

更理解這劇本和這個角色的了。但是我不反對有一個人來和我競選，反而更期望有這們一個人能和我在理論上辯論一番。」

他這樣一說，誰也不敢再說什麼了，誰能像他那樣的有研究呢？沒有人反對，當然這個角色就由他演了。開會以後，表明不再發牢騷了，他說「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呢？」簡南祥聽了只有苦笑，把佈景圖一撕預備不幹了。簡南祥去一問，他們各人有各人的理由。

老鄒說：「佈景製作的預算始終沒交，張嘴就說要錢，領款單上又沒有後台主任的簽字，手續完全不合。」

姓許的說：「佈景預算早交給後台主任了，後台主任轉給老鄒沒有他不知道；現在佈景非即刻趕修不可，後台主任五天沒到社裏來了，要等他來了簽了字再領款，佈景就趕不完了。」

老鄒吵着：「省錢也不是省下我的，這樣吃力不討好，外帶挨罵的事我幹不了啦！」

姓許的鬧着：「難道我會揩油嗎？你跟我打官腔，你他媽的什麼玩意。」

簡南祥勸止他們的爭吵，去問那位後台主任，後台主任是一位中學教員，他說這幾天他們學校

裏開十週年紀念會，沒想到遊藝會，成績展覽兩項事都堆在他身上了，他已經四天四晚沒睡覺了，簡直的分不開身。不到社裏來就是這個原因，佈景預算是揣在他身上沒交，可是這些他聲明都不是故意和誰為難。

三方面都有理由，使他們爭吵起來的責任究竟應當誰負？簡南祥也頗躊躇了，只好以私人的感情調解了他們之間的糾紛。

排演進度表是早已擬定了的，而事實與這完全不符，原因是大家還有其他的職務。各項預算也是早經確定了的，而支付也常常超出，原因是意外的用費特別的多，這使簡南祥為他這本羅馬法典傷心了。

「也許劇團就根本沒法子辦好吧？」鄧輝，石佛，簡南祥鑒於法治也有了問題，都這樣的想着，但是他們又立刻駁斥了自己：「不，不是劇團根本沒法子辦好，而是業餘劇團問題太多。」

如果能夠有一天能夠職業化了，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每個人都這樣憧憬着。當他們正在憧憬的時候，突然有一天宗直來找他們。

沒有聽到新中國劇團回上海來的消息，忽然宗直回來了，他們覺得很奇怪。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劇團在那兒？」石佛問他。

從他口中知道上海。離開了南京，「新中國」的同志忿恨金午峯的陰險，不願意再和他合作，於是他們團體北上，都過了開封，鄭州，保定到北平，現在還在北平演戲，他個人是因為一點私事回來的。

簡南祥急於想知道他們那個劇團的組織和行政的情形，他把這裏許多困難都告訴了宗直，宗直回答他是天下老鴉一般黑，他們那團體雖然表面上是職業團體，其實也僅僅半職業化，因為全體演員除了吃住以外，沒有固定的薪金，只是每次演戲如果有贏餘，大家分一點而已。所以不能有固定的薪金的原因，是因為不敢保證每次演戲都有贏餘，按說這種像是自東自夥的制下應當可以幹得很好，可是事實上不然，問題是層出不窮。譬如經手銀錢的多半都挪用公款。因為是同人的組合，團裏對他也沒有辦法，以致賺錢的戲也只收到負號的贏餘，團裏沒有那們多的現款墊出來分給大家，於是分錢的辦法成了空頭支票，越是分不到錢，貪污之風也就更盛。

爲了待遇平等團體負責的人也和大家一樣。可是負責的人是避免不了許多對外的應酬的，又沒有固定的公費，當然只好出在公賬上，這樣一遇見伙食稍微差一點，或是有人身上連買香煙錢都沒有有的時候就該過罵了，他們罵團裏負責的人假公濟私，報公賬自己在外邊每天吃西餐，不顧同人的營養；原來是爲了不平等的而結果在大家的目光中又變成了不平等。

事實上老曹這人管的賬目也的確是亂，賬目從來沒有公開過，這已經啓人疑心了，而他現在又在和蔣其芳戀愛，常常替她買些東西，而她也特別比旁人手中取餘，據老曹說他共向朋友借的錢，可是大家誰能相信呢？現在只仗着一些顧大局的同志想到這劇團締造的艱難，不忍它中途夭折，而目前又沒有一個人具有老曹的能力，都在隱忍着。但是恐怕總有一天這個藏在每人心底的細菌會發酵的。

此外一些小的事情使人頭痛的就更多了。又說到蔣其芳自從和老曹戀愛以後，簡直以老板娘自居了；她本來有着心臟病，現在是每次上台以前非喝一小杯白蘭地不可，沒有這杯白蘭地，她就可以拒絕不上台，自從他開了這個例以後，開演以前對演員的供應簡直不勝其煩了，這個要奶油蛋糕，那個要五香茶葉蛋，有時候供應得錯了，會連碟子摔到窗戶外邊去。

宗直他最後下了一個結論說：「目前劇團的這種現象，不完全是工作者的缺乏熱情，也並不是法的不健全，而是人的問題；有了好的法，還需要公正的執法的人，和大家的守法的精神，但這也並不是戲劇工作者不能執法和守法，而却是因為中國一向不真正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中國人更缺乏執法和守法的習慣，始以特殊爲榮。劇團一定會辦得好，但是一定要等到中國人習慣於法治的時候才行。」

鄧輝，石佛，簡南祥都同意他這個結論，但同時他們憧憬着：「樹國如能是純職業化了，這些毛病總可以少些。」

「東方櫻沒有和你一道回來嗎？」丁奉最歡喜打聽人家兩性間的事，他知道東方櫻從來不離開宗直的，現在沒有和他一道來，他耐不住的這樣問他。

「我們吹了！」宗直只簡單的回答了這們一句。

旁人聽宗直說吹了，固然都詫異，可是誰也沒問怎麼吹的，因為恐怕對方有不便說的地方，可是丁奉不管那一套，他緊逼着問：

「怎麼吹了的？」

宗直搖搖頭，笑了一笑沒回答他，就說旁的了。

他不告訴丁奉，可是丁奉鑽頭覓縫的會打聽，一個星期以後，他也不知是從什麼地方把宗直和東方櫻的事打聽得清清楚楚的來報告給社裏的人。

余葆恩是爲了東方櫻才參加「新中國」的，參加了「新中國」以後，每次演戲，他和東方櫻都是舞台上的情侶。東方櫻愛着宗直，又同時愛着余葆恩，他們兩個誰在她的身旁，誰就能獲到她的最重成分的愛，這種愛確是真誠的，她對誰也並不會虛偽；在她心裏，從沒有把他們兩個比過一次



目前分出一條等差來，她也並不會想過究竟是和宗直斷了來跟余葆恩呢，還是斷了余葆恩仍與宗直。宗直呢這類的問題，如果環境允許的話，她願意就這樣的不放棄任何一個。

宗直這人非常媽虎，他沒有發覺東方櫻和余葆恩的關係，所以他始終沒有什麼痛苦，可是余葆恩則不然了，他每天晚上看着東方櫻和宗直雙雙的走入他們自己的房間，他恨不得打破他們的房門衝進去，把東方櫻拖到自己懷裏來。

他嫉妒着宗直，他想找到一個機會和宗直吵一架，甚至於想揍他一頓來洩他胸中的苦悶，可是宗直始終是無邪的對自己那們好，他的嫉妒又化爲愧作。

如果這個愧作的心情能始終佔領着他，也許他會擺脫了和東方櫻的關係，但不幸的是他見了宗直是嫉妒化成了愧作，而見了東方櫻則愧作又恢復原狀的化成了嫉妒。他要求東方櫻坦坦白白離開宗直，他們兩個人一道走，他想這一定是東方櫻同意兩期待的。沒想到他的話反使東方櫻驚詫而躊躇了。

當余葆恩知道東方櫻還在留戀宗直的時候，他更痛苦了。他再沒有心思演戲了，他常常傷得了神經病似的在夾着黃砂的北風底下，拖着一雙破皮鞋在天安門一個人走來走去，任那黃砂鑽進他的耳朵裏，頭髮裏，鼻孔裏，附着在他的眼毛上，兩腮上，衣服上把他塑成了整個的一個泥人，他不

聲不響，不抬頭還是那們跛着跛着，一直到深夜，還警把他送回社裏來；或者他一個人去靠大酒缸，低着頭，皺着眉，一杯兩杯的把白乾灌下肚去，最後他伏在蓋酒缸的石板上失聲的痛哭了。附近的鄰居們都說他是瘋了，社裏的人們也說他是瘋了，只有東方櫻知道他是怎麼瘋的，只有自己可以醫救他這瘋病，可是她不能，她雖然同情他，但是她實在又捨不得離開宗直。

有一天晚上他喝了酒回來，一直就走到宗直他們房間裏坐下，一句話也不說，宗直在勸慰他，東方櫻則感到跼蹐不安的焦燥，她就心他們之間會有不幸的事件發生。

一直到了夜深兩點鐘，余葆恩還在這兒枯坐着，宗直以最大的同情的問他說：「老余，你究竟是爲了什麼事這們痛苦？咱們弟兄總算相處得不錯，這裏又沒有外人，你說出來也許我可以給你幫點忙。」

這話像刺了他的心似的，余葆恩聽了哭起來了。

「他喝醉了，扶他去睡吧！」東方櫻爲了避免一切不幸這樣的說來結束宗直的追求。

「不，不，讓我跟他談談！」宗直阻止東方櫻去扶他的說。「這們大的人，有什麼過不去的事，老是哭，來，告訴我，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給你幫忙。」宗直走近了扶起他伏在桌子上的頭。

余葆恩突然的縮下身子去，跪在宗直的面前了。幾乎抱住了宗直的腿，宗直被他嚇了一跳，連

忙問他怎麼回事，

『我愛她……』余葆恩抽咽着突然口中吐出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不但嚇住了宗直，也嚇住了東方櫻。宗直楞在那裏一會，看了東方櫻一眼問余葆恩說：

『那們她呢？』東方櫻低下頭。

『她也愛我！』余葆恩說這句話的勇氣更足了。

『是嗎？』宗直回過頭去問東方櫻。

『是的。』東方櫻始終沒有抬頭。

東方櫻回答的聲音是低得像蚊子叫，可是宗直聽了像一個霹靂，他轉過身去離開了余葆恩的身旁。

三個人誰也沒話的流寂了好半天，突然宗直鋼鐵似的聲音說了一句：『好吧！』就立刻去整理他那那簡單的小衣箱。

看到宗直去整理衣箱，東方櫻跑近宗直的身旁喊：『阿宗！』底下她不知道說什麼好。

宗直提起箱子離開了社的時候還聽到東方櫻追到門口喊：『阿宗！』他就在第二天搭車離開他

們回上海來了。



四時代因襲到了現在，釀成一種風氣了。雖然這種行爲是犯着幼稚病的，但最初支配這種行動的思想確是革命的，所可惜的是這一個階段走的時間太長了。到現在還沒有越過這階段更前進一步。至於陸魯山的罵也是有來由的，他雖然掛了一個寫小說——新文藝的幌子，其實他是封建殘餘意識的護法者，你看他的小說裏寫的風流才子不都是困在百美圖中賈寶玉似的人物嗎？他一方面歌頌着三妻四妾的豔福，却又一方面從眼鏡邊底下來看戲劇界的一小部分加以嘲罵，這完全是豢養着的家狗的狂吠。」石佛正大發議論的時候，宗直來了；他聽了石佛的一番話，也同意他的見解。

宗直回到上海以後，遇到了一位暴發戶祝友焜，正預備以他的資本來做一點博得了利潤，同時又買到了名譽的企業，看到上海劇社最近演戲的盛況，並且知道不賠錢，於是他向宗直說他準備投資組織一個話劇班子，託宗直替他約「角兒」。

宗直現在雖然是「光桿兒」，可是這第一次有人肯在話劇上投資，他不忍輕易的放棄，於是來找鄧輝和石佛。

早就憧憬着建立一個真正職業化的劇團，宗直給他們帶來的這個消息使他們無限的歡欣。但是在嚴肅的排戲，忠實的演出，提高藝術水準這點上，上海劇社是有着它相當的功績的，要是任它夭折了，也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這使大家在想着兩全其美的辦法。尤其鄧輝不忍使他親自嘗到懷孕

的清楚和親自撫養成人的這個上海劇社短命，他甯可放棄參加職業劇團的組織，要來維持一個局面。不幸的是這個局面已經成了殘局，謠言的狂瀾已經不能獨挽。原因是這個劇社只空有一面金字的招牌，分子都各忙各的職業，沒有一個能把整個精力放在這裏，再有這職業劇團成立的消息，人心更去。鄧輝覺出大勢如此，也就不便再堅持，於是在某末的一次全體大會上通過了「上海劇社暫時停頓」的議決案。

## 十

上海蘇聯劇社在組織上雖然和上海劇社不同了——一個是職業的，一個是愛美的，但實際它是上海劇社的化身。

由於大家的堅持，這劇社的組織仍然是民主制，宗直、簡南祥、鄧輝、石佛、鄭孤侶——剛剛無罪釋放出來——和祝友焜自己是理事以外，還加聘張銓、洪少美、薛煥章三個人參加理事會，這三個人並不是幹戲的，但是他們是祝友焜的親信。這理事會一共是九個人，祝友焜自任理事長，宗直是理事會的秘書。老鄧因為自己的事忙，不能來參加這個組織。

理事會聘定了簡南祥任劇務部主任，鄧輝任研究部主任，洪步美任總務部主任，蕭煥章任宣傳部主任，張銓任營業部主任。石佛，鄭孤侶是專任編導。除了上海劇社的一批演員大部份參加了以外，高光也被簡南祥從鎮江找了回來。他們每月在劇社裏領到的薪水，最少僅僅是三十，最多也不過八十，有礙不及他們原有的職業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們不在乎，他們認為這樣才可以集中精力的來幹戲。

親友焜雖然位置了三個親信，但是那樣子還不能信任專家，演出部的事情他並不如何的干預。

劇團成立了以後，他們第一部的的工作是一方面徵集劇本，一方面招收演員，爲了劇壇上能够增加一批新的生力軍，他們決定公開的招考。

招考的廣告只登了三天，他們預定的額數僅有十五名，而報名的一共五百多，這使他們良辰美景，他們從這裏看出來了話劇是多們爲一般青年所擁護着，而企圖參加進來開拓它的疆土。

到了考試的那一天，宗直，鄧輝，簡南祥，石佛，鄭孤侶他們五個人一齊出動來考試這些新軍。他們會着擁在候試室裏的五百多老少男女各色的人物眼中都含着光明的希望，他們憐憫着將因名額限制被擠於門外的人們。他們願意獻身於戲劇，但是不給他幹的機會，使他們永遠在圈子外邊擱住着，這是多們悲慘呀，可是這樣多的人，雖然對他們寄以無限的同情，事實又實在不能儘量容納。

還沒等到他們考完三分之一的人，他們就發覺了方才的同情是一種多們可笑的同情了。戲劇常識的試題，有人把「三一律」解釋成「三眼一板」；口試時候問他們看過什麼戲，有些回答看過「火燒紅蓮寺」或是「啼笑姻緣」；問他們爲什麼要來應考，大部的回答說是現在沒有職業。聽了這些答話，能够向他們苛責什麼呢。

石佛在考國語，應考的打着各種方言，石佛簡直覺得旁邊需要有許多翻譯，後來他只好先問應考的人會不會說國語再進行考試了。

當他問到一位四川人的時候，那位先生很快的就回答說：「桂（國）玉（語）？回（會）嘛！」

石佛還有點不相信他是會，又向他說：「你知道什麼是國語嗎？」

「一囊」格不曉得啲！桂玉就是官華（話）嘛！」這個人回答。

這個解釋雖然不正確，但是看樣子他許是真會說，於是石佛對他說：「你用國語說幾句話。」

「要得嘛！」他這樣答應了，又提起石佛的注意說：「你聽道嗎！我說桂玉嘍！」

石佛點了點頭用心去聽。



「老薑（師）：你姓啥子？」那人這樣說。

「你不要問我姓什麼，你說你的。」石佛說。

「這就是桂玉嘛！」

「噢，原來他的國語是這樣的。」石佛想這還有什麼好說呢。

就這樣把五百多個人考完了，結果取了五名。

石佛從前在中國裏教過他書的一個學生顧大石從南京趕來應考，趕到這裏考期已經過了，於是纏住了石佛要准許他免試入社，石佛因為他在戲劇上不會有了不得的發展而拒絕了他。但是他不死心，他死纏着石佛不放手，他告訴石佛說他已經辭掉了南京的原來的職業，決心的到這兒來學習的，他苦苦的哀求要求石佛幫助他，給他一個機會，他又說如果他能參加上考試，一定不會考不上，而現在是沒有趕得上考，這應當是一個可原諒的事，最後他更說只要能使他有學習的機會，他願意不拿社裏一個錢，他的勇氣與決心使石佛受了感動，去替他向簡南祥說了把他也補了一個練習演員的名額。

宗直他們幾個人決定了一個選擇劇本的原則，就是雖然現在是一個職業劇團，但演出的劇本仍然應該是有積極性，向上性的，決不能只替老板賺錢演一些麻醉觀衆，毒害觀衆的戲，這固原則上

任何條件之上不能通融。

他們第一次演出的劇本定了宗直編的『馬嵬坡』。這是一個爲婦女呼冤的戲，他認爲唐明皇的逃亡把一切禍國的罪名都加在楊貴妃身上，把她賜死，這是一個殘酷的虐政。

這戲的導演是石佛，呂光和綠漪分飾唐明皇和楊貴妃。因爲角色很多，新招來的六名練習演員有了擔任較輕的角色的機會。

顧大名自從進社的第二天起，他就開始不滿了。他向其他的五個練習演員說，他在南京是不知道這裏只招收練習演員，以他的資格決不祇僅僅當一個練習演員的，不過是因爲石先生一定要拉他來，他才好意思拒絕而已。同時他又向石佛去要求早一點給他升爲正式的基本演員。

石佛雖然覺得他麻煩，但究竟過去曾經是自己的學生，所以只告誡他要安心工作，不要徒添虛名。這種客套當然不能使顧大名滿足。而這次『馬嵬坡』裏石佛又只給他一個三句話的角色，這更使他忿忿，但是他也沒懂得位卑言輕的道理，所以只有和他的同伴們發發牢騷而已。

和他的同伴發發牢騷還不能使他的地位增高，於是把牢騷換成反對明星制的口號，公開的談論，他說職業的戲劇最容易養成明星制這惡劣的制度。這個劇社應當儘量的提拔新人來避免這種傾向。他這種口號一提出，頗爲鄧輝一欣賞。於是他找到了踏腳的梯子。

馬鬼坡這個戲，是在租界上從中國影片膠捲製成的電影院裏演出的，在上海人眼光裏得覺得就憑這點高貴的身份一定是一個值得看的戲，所以第一天就滿了座。

石佛從北平帶來使用天幕的方法，在這戲裏使觀眾在舞台上看到蔚藍的天空，而這天空還有朝霞的變化，時而曉日初昇，朝暉放彩，時而殘月一勾，疏星閃爍，造成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蹟，奇蹟在觀眾的口口傳成神奇的魔術，於是若干若干的觀眾踴躍的來看這魔術的天空。

還多的觀眾也不見得完全是來看這玄妙的天空的，有一大部份還是由於豐姿綽絕的楊貴妃的號召。綠漪本來是相當美麗的，爲了演這個戲，她又到美容的醫院裏割了雙眼皮，加高了鼻樑，把面部微有的缺陷補救了，再襯上這豔麗的古裝，儀態萬千，使人想像到真的楊貴妃似乎也不會再超過她的美麗。在觀眾的口口，她的美麗掩蓋了她的演技的被譽揚着，她是平步青雲的成爲全中國的第一流話劇明星。

徐飛——她的丈夫是一位佈景師，他脾氣雖然溫和，但是性情却同個科學家似的冷靜，他並不是沒有青年人的熱情，他的熱情是永遠放在心的深處，也不是故意的鎖在心裏不使它流露，而是不會用一些技術來傳達，他不和人做虛偽的應酬，也不打聽任何與自己無關的祕密，和參加任何的糾紛，只像一個科學家把自己關在一間試驗室似的把住自己的崗位努力的工作着，工作，常使他忘了

絲漪需要的溫存，也使他忘了自己的飢飽與寒暖。

絲漪喜歡徐飛的溫和的脾氣，却討厭他冷淡的性格，她需要熱烈的撫慰，她需要愛的溫存，而這一套徐飛完全不會，當他們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徐飛老是叼着個煙斗，眼睛望着天花板在想些什麼，或是把視線埋在一本書裏，像是忘了還有她在旁邊似的，有時候她實在忍受不住這死似的寂靜的壓迫，喊他一聲，只得到一個心不在焉的答應，就再沒有聲音了，一定要她走過去把他的煙斗或者是書抓過來摔在地上，他才把視線轉到她身上，輕緩的問她：

「你又怎麼啦？」

自己是這樣大的氣忿，而對方却毫無反應，更使她不可忍耐的惱怒的說：「我不怎麼樣！要我了，我要瘋了，我再也受不了啦！」

在愛情上腦筋特別遲鈍的徐飛這才知道她是感到了寂寞，才停下自己的工作，找個朋友來陪她出去玩去。

徐飛像是忘了絲漪是他太太，常常白天沒有工作的時候替他陪伴太太的是宗直，經常的接近使宗直和絲漪都迷惘的陷於愛的泥沼裏。

徐飛以最高的友誼來感激宗直替他陪伴他的太太，丁琴把一直和絲漪戀愛了的消息告訴他，他

都不相信，因為他深信他和綠漪的兩顆心始終還緊緊的結在一起，雖然她經常的和宗直在一塊兒玩，但這是她的好意——她怕妨礙了自己的工作的好意。「男人和女人在一道常會被人懷疑有戀愛的關係的。」他這樣想就更否定了丁奉的情報。

一直到有一天綠漪公開的向他提出要和他離婚，他才愕然了。他問她：

「你這是不是開玩笑？」

「我一點也不開玩笑。」

「那們爲了什麼？」

「因爲我發覺你並不愛我，你一點也沒把我放在你的心上。」

「你錯了，綠漪，我唯一的愛就是你。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女人。」

「不，你愛的不是我，是你的烟斗，是你的書本子。和你住在一道，就像和陌生的人在一道一樣；你看我們這屋子裏有那個角落裏有一點溫暖？荒墳還有幾點磷火，一些虫聲，而我們這裏有什麼？我們這裏只有比死還可怕的冷寂；你每天總是說：「等我工作完了，我陪你好好的玩幾天。」可是天呀，我已經等待了一年半，你丟了這本書又拿起那本書，還沒有等待着工作完的那一天。」

你又有了新的工作，我實在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始終陪伴着一個木乃伊。」

徐飛聽她說完了，一句話也沒回答，她說的到都是實話，自己感到對她有些歉然，可這想來竟不是全部的人生，爲博得愛人的歡心就放棄了工作是應該的嗎？兩個矛盾的思想在腦中展開了拉鋸戰。

綠漪看他沒說話，知道他在苦惱，反而安慰似的向他說：「我們兩個性情根本不相合，這樣下去對我們兩個都沒有益處，我會妨礙了你的工作，你會妨礙了我的幸福，不如讓我們離開了，始終來做一個很好的朋友吧！」

徐飛知道她這是很理智的話，但是他還是有感情的，他感情上經不起這個突變，於是他用一種乞憐的眼光望着綠漪說：「過去是我對不起你，你這問題，讓我們都多考慮一下吧！」

綠漪不忍過份的迫他，她把她的痛苦告訴了石佛。

石佛同情綠漪，同時也同情徐飛，他覺得綠漪說的對，他們的性情完全相反，不應當這樣勉強的在一塊兒，他去勸徐飛。

徐飛在北平和石佛一塊兒工作的時候，就始終把石佛當作一個老大哥來敬仰的，他聽從石佛的話就像一個士兵服從長官的命令一樣，他同意了石佛的勸告，可是他又發生了這樣的懷疑：

「難道事業和愛情真不能並存嗎？」

「並不是絕對不能並存，而是因為兩個人的人生觀不一致，在現在這男性中心社會下，一般的女人的事業心比較薄弱。她們要在她們短促的青春中儘量的享受，而男人——在我們這大的歲數却多數的專心到事業上去了。所以綠漪的離開你，你不要難過，有一天你找到一個也和你一樣專心事業的太太，那們你反而可以得到她極大的幫助的。」石佛這樣安慰他。

徐飛和綠漪在石佛的勸導下和平的分開了。綠漪和宗直去進行着戀愛。

綠漪在旁邊的時候，徐飛有時候感覺到她妨礙自己的工作。希望有朋友陪她出去，可是現在她離開了自己，自己又感到空虛了，雖然他安慰着自己說：「讓我把我的心靈寄託在工作上吧。」他要在書裏找尋安慰，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他的目光是那樣散亂，老在一兩行字上面盤旋，像有個蒼蠅在眼前打轉，使他不能集中精神的讀完一頁，他氣忿的拋開書，倒到床上閉起眼睛去養養神，這蒼蠅立刻化成綠漪的嬌笑的面孔忽的一下推到自己的眼前，像整個的一張銀幕映着她的「特寫」頂到自己的鼻子尖。

他就這樣精神恍惚的工作也作不下了，石佛就心的常常來陪伴他。

上海藝聯社在上海一連演了幾個有社會意義，有文藝價值的戲，並且提高了演出技術的水準，使劇社在社會上有了鋼骨水泥的基礎以後，祝友焜覺得自己已經成了戲劇名流了，於是暗暗的把統

制的手伸到演出部門來了。他藉口最後一個戲，導演譚輝只圖撻撻人，而使營業受了虧累，爲了以後不再蹈覆轍，他不得不負起他演出者的責任，要審核他們選好了的劇本和排定了的戲，事實上他則更進一步的提出了一個軟性的劇本，並不交理事討論，就自己決定了，貼出預告，派定了演員和導演。這種突然的從民主到獨裁的政體的變革，立刻使全體譁然。

在理事會上，爲這事件，雙方激烈的爭辯着。鄧孤侶首先對於他所提出的那軟性劇本予以批判，認爲是一種誨淫誨盜，毒害觀衆的東西，上海藝聯社不應當成爲一個毒物販子。

簡南祥認爲即使這個劇本是好的，沒有毒素的，這種決定的形式也是不合法的，這種決定權的攫取，無疑的是取消了民主制。

「我並不是反對民主制，我不過是說理事會議決了的案件交給我審核一下再決定。」祝友焜覺得他這是一個折衷的辦法。

「我要提起主席的注意，在民權初步上告訴我們說，一個會議的議決案表決通過後就發生效力，並不須再經過任何人的批准的。」石佛立刻駁斥了他自認爲是折衷的辦法。

「不管是民主也罷，獨裁也罷，我現在不能不需要這種決定權，因爲我們這劇社究竟是一個商業組織，我要受股東的管着，股東還要受資本的管着，要是賠了錢，我要向股東的資本負責，所以



我們不能空唱高譚說什麼研究藝術，什麼提拔新人而完全不顧到營業。

祝友焜的這一番話使大家對他完全失望了，覺得他不是一個可以合作的人，什麼話也不要再談了，於是不歡而散了會。

下一屆的公演無形的停頓起來，石佛，鄧輝他們都表示着消極。

工作停頓使祝友焜有點感到恐慌，但是他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他決定要把大權攔回自己手裏，爲了順利的實施，他更決定了來一次人事上的清潔運動。

祝友焜提心人事的調整會影響到全部的瓦解，於是派了張銓，洪少美，薛煥章他的三位親信去暗中進行分化工作。

「大名自從他提出提拔新人的口號爲鄧輝所賞識，在他導演的劇裏給了一個較重要的配角演過以後，他更自命不凡了，他看不起目前比他地位高的任何人，他覺得他的才智是超出他們之上的暗中批評着：

「老石這個人呀，只能吃苦耐勞，在後台搬搬佈景，擺擺道具到是不錯，導演他根本不靈；鄧輝頭腦不清，導演手法毫無條理；鄭孤侶這傢伙就會擺架子，發脾氣，根本不懂得人情世故。」他現在在背地裏對石佛——他的老師——已經不再稱石先生而僅僅稱呼老石了。

對於他這樣一個人，首先就被薛煥章看出是有機可乘的去在他身上下工夫。

「大名老弟！」他拍拍顧大名的肩膀。「不是我當面捧你，你一向是被人壓着沒抓着機會。你要有領導的機會，我敢保你比石佛鄧輝他們都強。」

薛煥章的這幾句話說到顧大名的心坎上，他覺得遇了一位真正的知己，他把心裏的話向這位知己說了：「老石他們在這兒，我一時總不會得到機會的，所以我想走，離開這裏我相信我立刻會爬起來的。」

「你現在不要走，你最近就會有機會了。」

「怎麼？」

「聽說老石，鄧輝，鄧孤侶他們都要走，假如他們真的走了而能夠不把這劇團扯垮了的話，那時候編導沒人，我一定去和理事長說要你做編導委員。」薛煥章把這碗空心湯灌送給他，接着又嘆息的說：「他們幾人跟理事長鬧整扭，他們要走，一定會把演員都帶走的。那時候劇社一定會垮台的。現在當編導並不難，而是拉住這般演員到很難。」

顧大名立刻自己答應下來暗中去活動演員留住不走。

薛煥章很容易的收買了顧大名。顧大名在暗中一方面宣傳石佛，鄧輝他們要離開劇社，一

方面勸演員們不要放了心，可走演員們誰也不去注意的。聽這位吉珂德的游說，大家仍然喊着萬一有這們一天，他們一定和石佛他們同進退，表明這樣喊的最厲害。

祝友焜許多天不到社裏來，只由張銓他們三個人去佈置，一方面他秘密的送了綠漪許多精美的衣料，化妝品去請綠漪勸宗直不要離開劇社；他向綠漪說：「其實我有資本去做什麼生意都可以，這個劇社我早不想幹了；不過我要不幹，那麼中國就沒有職業劇團了，像你們幾位都是前途不可限的，如果使你們英雄無用武之地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現在還硬着頭皮幹下去，我這一番意思希望你轉達宗直兄，並且最好能約他來談一談。」

他這一番話博得了綠漪的同情，果然替他約來了宗直。

宗直只要有賭，什麼事都可以先放在一邊，祝友焜投其所好，然後在牌桌上同宗直解釋，他這次的措置只是對人的問題，而不是對事的問題，他不滿意鄧輝和石佛，他說他們兩個是只求自己成名，不顧劇社的經濟命脈，如果這風氣養成，劇社會支持不下去的。他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說鄧輝和石佛如何結納私黨，根本沒把宗直放在眼裏；最後他的結論說：「民主制我是贊同的，如果理事完全像你老兄這樣人，我可以把任何的權都交出來，可是有他們兩位，我就不得不把決定權

抓在手裏。」

他有些話也居然打動了宗直，宗直有些游疑，他看準了這點，對宗直更施行一點突破的總攻。他說：「老兄，在現在創辦一個職業劇團是很艱難的，我們不要因為一兩個人的去留，一時感情上的衝動，而使這大半年的慘淡經營的苦心白費了。」

果然宗直的防線被他突破了。就本着這點代他挽留住了簡南祥，簡南祥所需要的是形式上的民主。

鄧輝和石佛知道不可久留，向視友提提出了辭職，喊着和他們同進退的又着偃旗息鼓了，喊得最厲害的裘明忽然又變了一個理論，他說：「我們不能學石達開的潔身自好，我們應當學李秀成的力挽頹局，所以留在這兒比離開更有意義。」

隨着鄧輝和石佛一道離開的只有鄧孤侶，呂光和朱秀。

朱秀的面部缺陷是美容醫生所不能補救的，因此她第一次失去了扮演楊貴妃的機會，雖然她覺得如果真的給她演，會比綠漪演得更好，而石佛，鄧輝也那樣相信，可是這角色不能不以美麗做先決條件，就因為這一個點使綠漪在社會上。在團體中的地位都比她高了，尤其是在社裏綠漪的薪水比她多了十塊錢，演主角的機會比她多，這是使她感到不平，而毅然的也隨鄧輝他們離去了。

鄧輝他們離開劇社以後，裘明代替了鄧輝的職務。顧大名，現在還是一個練習演員，又引起了

他的牢騷，但他仔細一想，他覺得找出了有功未賞的理由，「現在，讓我當導演，大概是他們不知道我的才幹，於是他費了一個月的功夫，寫成了一個劇本，與高寒烈的去讀給宗直。綠漪，簡南祥他們聽；沒有聽完第一幕，宗直和綠漪說另外有事走了，剩下簡南祥一個人，雖然忍受不下去，但不好意思再走，勉強的留在這裏。」

顧大名帶着表演的朗誦他的傑作給簡南祥一個人聽，費了兩個鐘頭讀完了，正要請教簡南祥的意見，一看他早在沙發上睡着了，這簡直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可是他是劇務部主任，自己不過是一個練習演員，地位的懸殊又不便發脾氣，只好在背地裏生氣，這個刺激使他想到還是鄧輝這個人比較能敬賢禮士。

鄧輝他們離開了上海藝聯社以後，立刻有人投資找他們另外組織了二十世紀劇社，這雙方合作的關係是老鄧介紹的，所以老鄧也在這劇社裏兼着重要的職務。

這裏主要的演員只有呂光和朱秀，實力不夠和上海藝聯劇社抗衡的，於是他們不得不積極的招兵買馬。

顧大名在廿世紀成立以後，就毛遂自薦的來投效，他向鄧輝說他本來要和鄧輝他們一同離開上海藝聯劇社的，只是因為簡南祥不許他走，所以他當時才暫時的留下。他又告訴鄧輝說這次的事變

完全是宗直和簡南祥的陰謀，爲了澎漲他們自己的勢力，所以來排擠鄧輝和石佛的。最後他說雖然簡南祥要升他當劇務幹事，他都不願意跟他們在一道；他希望能永久的在鄧先生和石先生——他的老師的領導下學習，

因爲他媽媽糊糊的還能演演戲，於是鄧輝收留了他當一名演員，雖然石佛警告他說顧大名這人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狡詐忘本的人，但是鄧輝則覺得即使是一個壞人，也應當教育得他改過向善。

他們這班子湊得差不多了，只是還差能夠和綠漪抗衡的女演員，他們曾經打電報到南京去約嚴碧霞，又遭了金午峯的拒絕，於是使這劇社的處女演出爲了缺一個女角，不能立時開排。

就在他們挖空心思的找女演員的時候，呂光無意中碰到一個奇遇。

呂光得了盲腸炎，在海格路一家醫院裏去割治。割治手術很順利的施行完了，還需一個短期的在醫院裏修養；當創口不復了，他已經能起床走出病房在院子裏散散步的時候，一連三天他都看到斜對面一間病房裏有一位戴黑眼鏡的女人，站在病房門口老那們奇怪的望着自己，可是當自己走過她身邊的時候，她又低下頭去了，他雖然感覺到了，但他並沒有去注意她，他想這不過是病人住在醫院裏無聊，站在房門口看看旁的病人解悶罷了。他有一次曾經奇怪着這女人爲什麼在甬道中也

老爺子無限期。隨口問着誰問起過這女人的來歷，而看誰的回答是只知道她叫蘇美子，此外什麼也不知道。

就在第三天的早晨，呂光帶了一本小說走到花園裏來，雖然在早晨，這夏天的陽光已經使人感到蒸炙了，只有一顆大樹濃密的葉子，像是搭了一架天棚，蔭庇了一片清涼地，花園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他扶着拐杖慢慢的走到樹蔭下，坐下來，展開他的小說，正在他聚精會神的閱讀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在哼着『銀海春秋』的曲子，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輕渺的，斷續的，聽起來是那麼悵鬱和幽怨，這聲音使呂光抬起頭來找尋這個聲源，他剛剛轉過頭去，一眼就看到那個戴黑鏡的女人站在欄杆旁邊，就是她在那裏哼着這個曲子。

她還是戴着那付黑眼鏡，上身穿着一件白紡綢的西服襯衫，下面配着一件淡藍色的裙子，色彩是那們素靜可愛。

呂光想這個女人一定有着很大的心事，他正在想着，她像是怕炙烈的陽光似的向這邊走過來了。呂光又低下頭去看他的小說，一會兒在他的旁邊，這奇怪的女人向他說：

『你是密斯特——呂吧？』

呂光聽到她這樣問，很奇怪她為什麼認識自己，不由得合上了書站了起來說：

「是的，你貴姓？」

「連老朋友你都不認識了嗎？」她說完了才摘去黑眼鏡。

正在發楞的呂光，一直到她把眼鏡摘了，才認出她是誰，他叫起來：「噢，岳平。」

他們緊緊的握着手，她說：「我們好多年沒見了。」

「所以我都認不出來你了。」

「老嘍！」她鬆開了手，感嘆似的說。

「你只比以前瘦了些。」呂光只能用這話來安慰她。

他們都坐下了，呂光問她：「以前聽說你失蹤了，這些年你到那兒去了！」

她對於呂光這個問話並沒有答覆，只搖了搖頭。跟着一個輕微的嘆息。呂光知道她一定有許多

不可告人的傷心事，也就不追問了，又另外的問她：

「你爲什麼也住在醫院裏，也在生病嗎？」

「也沒有什麼病。」她又沒具體的答覆。

呂光覺得女人真是神祕的動物，自己又多長了這們幾歲，現在還是不理解女人。

岳平比看護更殷勤的每天扶侍着呂光，呂光不願意被女人拴住了的脾氣雖然還沒有改，但是有



一個過去的老朋友每天來談談說說到也可以解病中的岑寂。

岳平這幾年失蹤的生活，她不願意詳談，在她隨便的閒談中，呂光推測出她這幾年的生活的梗概。

她大概是嫁過一個很有錢的人，在蘇州很安定的過着太太的生活，也會經生過一個孩子，雖然這種安定的生活也會使她滿意過，但是她究竟不能耐心久做主婦，於是她回到上海來，整天的時間消磨在賭場裏追尋刺激，後來不久這位有錢的人又另有新款就拋棄了她，她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

她大概手裏還有些錢，並沒有安定的有個家，就經常的住在高貴的旅館裏，現在她的生活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她常追憶着過去演劇的生活，她把這幾年的生活無意中吐露了，可是她把究竟生了什麼病住到醫院裏來的秘密卻不會洩露一點。

聽說她有意再過演劇生活，呂光為二十世紀劇社高興，他想現在可以有一個和綠漪抗衡的女演員了。當鄧輝來探望他的病的時候，他愉快的拉鄧輝去見這位舊同志。

對於岳平的重返劇壇，每個舊合作者都忘了過去的一切的對崎寄與以新的希望。她也在企圖着以新的生活來鞭策自己。

二十世紀劇社應女約演出舉行了，岳平重享了最高的榮譽，二十世紀也獲到歷到上海藝聯劇計

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內部起了人事的磨擦。

岳平很早就對呂光懷着好感，可惜當時他被章葢料纏着，而老鄒又糾纏着自己，所以始終讓這一個好感像沒有發掘的寶藏似的深埋在地底。現在她覺得可以盡情的發掘了，她以無限的柔情來纏絆還不理解女人的男子。

老鄒現在雖然已經結了婚，可是見到岳平未免又勾起舊情，很想重圓一下子破鏡，而岳平却一意的傾心着呂光，忽視着老鄒的情意，這使老鄒有了一種難以告人的氣忿，而暗嫉着呂光。

老鄒在這裏仍然管着總務，呂光負責演員們的生活管理，由於嫉妒的支配，老鄒對呂光代表演員來和他交涉的事情，常常假公濟私的掣着肘。

老鄒這幾年在生意場中的生活，淘冶得他成爲一個極端的拜金主義者。在這次演出以後，鄧輝他們發現了他有貪污的行爲，大家在背後議論着，這種私下的議論又被顧大名討好的報告了給老鄒，於是忍不住他的怒火了，借着呂光代表演員要求他增撥一個工友管理演員宿舍的清潔這一個極小的問題，他發了最大的脾氣，他不僅漫罵着呂光，更影射着鄧輝和石佛。

這個磨擦漸漸擴大了，老鄒下了最大的決心，如果不能把鄧輝和石佛趕出去，一定要使由他而成的劇社仍然在他手裏垮台，他決不做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傻事。

就在他們人事糾紛鬧着的時候，忽然天動地，復興民族的禮炮在蘆溝橋響起來了。這砲聲震碎了全國人民的一切自私的頭腦，萎靡墮落的靈魂，傾軋火併的心情，使這一切醜惡都化成微塵，落在東流的江河裏，隨着洶湧的波濤，捲沉到不可測的海底；而新生出來一種堅毅，團結，熱情，嚴肅的精神的嫩芽。

就在這舊的死去，新的生起中，老鄒自動的和鄧輝，石佛緊緊握着手，石佛說：

「讓我們忘掉一切，在這次民族復興的戰爭中，來堅強的作一支戲劇的鐵軍吧！」

## 十一

蘆溝橋的砲火，一聲聲的震着心靈，上海劇壇上首先展開了空前的大團結，他們破除了一切相互間的輕視與成見，放棄了和老板的職業戲劇的合作，甯可空着肚皮走到這大的集體裏來準備把戲劇獻給抗戰。

雖然有些人還在懷疑着蘆溝橋的戰事會不會又像一二八的滬戰一樣不久就結束了吧！可是這懷疑立刻就被人打消了，他們堅定的相信這是民族存亡的關頭，中華民族不會在死亡線上肯於屈服來自驅滅亡的，要得到民族的復興只有抗戰，只有宣傳得使民衆都有了民族的意識，堅強的奮起抗戰。

於是他們以突擊的精神，集體創作的方式完成了一個「烽火蘆溝橋」三幕劇，發動了全上海的戲劇工作者參加演出了這偉大的救亡戲劇。

在這次演出中，每個人都像是恢復童年的天真和赤誠，他們或她們沒有一個爭奪角色，沒有一個小姐要固執的在劇裏炫耀她的美麗或展覽她的時裝，她們或他們都忘了自己的明星身份，誠意的願意在這劇裏穿這破爛衣服當一個難民或是說一句話的士兵，因為他們認為現在不是在賣弄他們的藝術，而是在和伏在壕溝裏抵禦着敵人的士兵一樣的在對倭寇作戰；而是在和站在講堂上向小學生講述課本的教師一樣的在教育民衆。

千萬觀衆的沸騰的熱血和台上演員的沸騰的熱血融會在一道，變成一股熱血的洪流，台上台下的口號合成一可以震動到海王星的巨響。

戲演完不久，八一三和七七一樣將成爲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光輝的紀念日的到來，反侵略的砲聲首先又在關北壓制着侵略的砲火的狂吼，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世界人類的和平，我們的領袖暨起全民抗戰，長期抗戰的幟旗。在政治上的各個黨派都爲了担負起民族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歷史的責任，緊緊的挽了臂膀，走到這旗幟下面來共赴國難。

這鮮明的旗幟掃除了一切悲觀者心頭對於蘆溝橋事變擔心會和淞滬局命運的積垢，而堅定他們

## 抗戰的意志。

全國在一個口令下整齊了步伐共赴國難的時候，戲劇工作的這批青年們不願後人的，全期望把生命貢獻給民族復興的戰爭，他們不願意留在上海租界裏空空的警嘆着空軍剿滅倭寇的英勇行爲，羨慕着戰士保衛國土的壯烈功績，而希望自己也實際成爲戰鬥的一員，爲了發動全民的抗戰，他們覺得這正是自己的任務，應當立刻分別的走上戰場，走到農村用他們善於使用的戲劇這武器來鼓舞民衆，來打擊敵人，而使他們這一羣變成若干支戲劇的鐵軍。

誰都在抱着這個決心，所以在一個號召下，立刻得到了激烈的響應。爲了使戲劇的宣傳與教育的普遍，他們把僅有的人力化整爲零的分成了十三支鐵軍，用干支來定了他們的番號，共同議定了路線。這一般永遠是窮人的戲劇青年們，雖然他們都感到缺乏長征的費用，可是沒有一個覺得這難事實可以阻撓他們的決心，他們每個人去儘量的籌措，他們賣去所有的衣物，只餘一條可以自己背得起的棉被，和穿在身上的衣服，即使賣都沒得可賣的時候，他們自己還有不花錢的腿，可以步行，他們有習慣於挨餓的肚皮，可以緊緊袴帶。

番號與路線是這樣歸定的：鄧斌和鄧孤侶率領上海救亡宣傳隊甲隊沿浙贛路去湖南，因爲呂光不願意和岳平同隊，所以岳平被分配到鄧輝這一隊來，岳平雖然像是復活了似的，要在抗戰中洗鍊

她的行爲，但是大家還是覺得怕她吃不了苦，還是在甲隊比較好一些，一方面有鄧輝遺老大哥管束她，一方面這條路線到底還有火車可坐。石佛和呂光徐飛率領乙隊沿津浦線去山東，朱秀堅決的願意隨着這一隊。老鄒，丁奉率領丙隊沿臨海路去西安，顧大明運動老鄒着他帶着自己；宗直帶着綠滿率領丁隊沿長江去四川，簡南祥和裘明一率領戊隊沿長江去河南，岑沉率領己隊去武漢；……這十三支鐵軍的路綫是分配遍佈了全國。

石佛他們北上前這一隊一行十個人，他們每個人都賣盡了不能攜帶的東西，沒有積足了兩百元數目，集中了這僅有的一點錢，就在雙方砲火正厲害的時候出發了。

在一個夜晚，這十個長征的男女青年，穿着不同樣的服裝，每人自己肩頭抗着一床氈子，背着一個裝滿了火餅的乾糧袋和一個鑲鐵水壺，在蘇州河畔乘上了一條小船，就靠一個老船夫搖着槳，要逆着河水送他們到蘇州。

爲了避免敵人飛機的掃射，小船要在夜裏行進。老船夫沉毅而堅定的劃破了水浪，把船推上了逆流。河裏來往的船都在黑暗中進行着，不出一點聲音，沒有一點燈火，只有那浪花打擊船板的聲音，有時候船上的人燃了一支吸煙的火柴，立刻岸上蘆葦叢發出槍栓的鏗鏘，和禁止燃火的命令，這些不響而前鋒的水路運輸的英壯們，是那樣的絲毫不懈的警惕着。

雖然在深夜，敵人飛機還到頭頂上來盤旋。可是夜神却在緊緊的障着他們的眼睛，浪花也在對敵人做消耗戰似的，有時候忽然湧起一個巨浪，讓在上邊盤旋的敵機音珂德似的達，達，達的發射一排機槍子彈，而浪花則輕盈一笑的溜走了。

半夜裏，天邊起了烏雲趕走了敵機，可是帶來了秋雨，小船上的穹形的蘆蓬早已是百孔千瘡，遮不住這秋雨的襲擊，棚子裏的十個人單薄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濕了，像剛出殼的小鷄似的大家緊緊的擠着蜷縮在一隅，把兩張氈子重疊着頂在頭上，有一兩個在尤怨着目前的苦楚，可是從席棚的破縫中看到老船夫披着蓑衣還是那們堅定立在風雨裏緊緊的把着那支櫓，一下一下的和逆流搏鬥，這種偉大剛毅的精神把怨尤掃出了，熱情抵制了寒冷。

整整的走了兩夜，這隻小船才把他們送到了蘇州，在蘇州他們搭上了載運難民的無頂的貨車，在大和民族精神陶冶成的專門襲擊無辜難民的敵人的空軍以機槍來掃射之下，他們親眼看見老幼婦女血肉糜爛的倒在火車的路基上，這是世界上不容許繪出的殘酷的圖畫，而現在都是事實的陳列在目前，這事實使每個同車的人都咬緊了牙關，吞了眼淚，決心的要以敵人的血來抵償這些無辜的生命，他們十個從死亡線上逃出來性命，覺得自己更應當負起為死難同胞復仇的責任。

在南京他們見到了住在南京的井濤和吳適，他們得到極大的勸勉；在這裏他們親眼看着中國的

空軍英勇的擊落了敵人空中的武士道；在這裏他們看到在中國從未看過的井然的社會秩序；在這裏他們看到民族鎮靜的心情和必勝的信念；這一切給他增加了興奮來壯他們的行色。

只在南京留了兩天，他們就到浦口搭車北上。

山東，這肥沃的原野，住着樸質的人民，這些人民是那們堅韌得像一塊橡皮，他們會以一種橡皮似的撕不斷，壓不碎的精神，渡過遙遠的太平洋，辛苦的替旁人開闢了新的領域，他們曾屢次的經歷過倭寇的蹂躪，帝國主義的壓迫，血的記憶早深深的刻在他們的腦中，在這次的全民抗戰中，他們是準備了和敵人清算一下子過去的冤仇，可是盤據這裏多年的省當局是一位只知有自己，下印

有民族的舊軍閥，他不利用這激昂的民氣，反而無情的抑制，以圖媚倭苟安。

有些縣當局就是這位軍閥的黨羽，他們雖然還戴着假面具，其實他們已經變成了準漢奸。

在X縣，這宣傳隊剛一到就受到縣當局的刁難，縣長是一位媚日的準漢奸，科長們是在天酒地的幫閑人物，對於抗戰的宣傳，縣長當然要竭力的破壞，科長們則只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雖然有一位年輕的民教館長表示着熱烈歡迎，但他總扭不過他的上司，他含着淚拒絕了對他們一切的幫忙。

隊員們對於這一班不以民族為重的祿蠹們表示着非常的氣憤，他們沒想到在全民抗戰開始了以



後，還有這樣昏憤的地方當局，他們想起過去會到過的幾縣，當局與民衆對他們熱烈的歡迎，都望着要離開這裏。

「同志們，我們是來教育民衆的，不是來爲某一個地方點綴昇平，也不是來爲某一個人來做報銷工作的，我們不能因爲任何的不快或是任何人的阻撓，我們就放棄了我們的工作，我們應當克服環境的勇氣與毅力，有人幫助我們，我們固然要工作；沒人幫助我們，我們更要工作，這是我們對民族應負的責任。尤其是在這種環境裏，政府的意志與政令被這般祿蠹們堵截了。不能夠迅速的傳達給民衆，也需要我們來傳達與教育。我相信這裏各方面的領導者不會完全和他們一樣的，我明天去向駐軍去請求協助。」石佛這樣和隊員解釋他們的工作的意義，大家期望明天能夠得到圓滿的接洽的結果。

這裏的駐軍有一營，營長也是這位軍閥的部下，他雖然具有抗戰的熱情，但是他却不理解在現代化戰爭中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他覺得他的士兵每天在上操，聽訓，這教育已經够了，不需要演什麼戲使他們貪玩。

石佛在營長這裏又沒得到圓滿的結果，他還不死心，他又去找當地的紳士，紳士們聽說他們是上海來的文明戲班子而且有坤角，心裏到是很想能飽一飽眼福，可是一想到年月不太平，自己扭了

發起演戲的這攤子，真一出了點什麼事，只給自己找麻煩，就立刻冷了心，於是他悵悵的回答了石佛說：『年月不太平，誰也沒有閒心看戲，我看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罷了。』

處處都碰了壁，自己工作又受到干涉，隊員們每天寂寞的住在破廟裏，等待着石佛盡最後一次努力奔走的結果。

在若干次的失敗之後，忽然來了新的希望，這裏開到了一個中央的隊伍，就在開到的第三天，團部的政治指導員親自到這所破廟裏來拜訪他們。

這位政治指導員姓王，是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他是一位那們熱情，那們肯負責任的青年，他和石佛談了半點鐘，他們就立刻變成了知己，他要求石佛他們在團部的晚會中參加些節目，這晚會是全體官兵都參加的，並且邀石佛明天早晨去見一見他們的團長，他又告訴石佛說他們的團長和師長都非常重視戲劇教育，只是找不到適當的人才。

像是埋伏在冰窖裏又像是魯濱遜住在荒島上的隊員們，這多天來所接觸的都是冷酷，而這位王指導員才是一陣春風給他們帶來了溫暖與生機，他們立刻準備這晚會的節目。

石佛第二天一清早就去見這位團長，團長是一個軍校出身的年輕軍官，他的談吐是那們文雅，和當地的那位營長一句一個『奶奶的』正成一個有力的對照。

團長對石佛態度懇摯而謙恭，使石佛覺得現在才真正理解中國的新軍人。

他們參加晚會的節目是兩支歌劇，一段大鼓書，一幕鼓舞士兵的樂幕劇，還有一幕是『放下你的鞭子』。

晚會是在一個廟裏舉行，廟裏共有現成的戲台的，雖然不能和都市裏現代化劇場裏舞台比擬，但是在流動演劇時街頭，廣場，幾張方桌拚攏來都要演戲，有這個戲台，已經算好了。

台口上高高的懸了兩盞汽油燈，一些軍毯連綴起來變成了背景，就在這簡陋的設備下進行着演出，誰也沒有爲這種簡陋而嗤笑。

台下的士兵是那樣嚴肅，整齊的排列着。台上的戲感動了士兵，同時這樣有秩序的觀衆也感動了演員，台上台下的情感是合流了。

團長也和士兵們站在一塊兒，一直到戲散了場。

那位當地的營長也被邀來參加這個晚會，他頗欣賞『放下你的鞭子』裏朱秀飾的賣藝女孩的雜技表演。

第二天團長預備了兩大碗燉肉，兩大碗燒白菜豆腐粉條來請他們十個人吃飯，雖然這樣簡單的筵席，但是他們覺得感過一切珍饈，因爲主人的盛情足夠他們咀嚼的了。在筵席上團長希望他們能

經常的來爲士兵演戲，更希望擴大的演給民衆來看。

當石佛把縣長的阻撓情形說了以後，團長立刻答應由他親自去向縣長說，使他們能演給民衆看。天氣冷了，石佛買了一斤棉花，自己坐在太陽裏把唯一的一身夾軍服拆開，裏面填進棉花去，正在縫紉的時候，外邊走進來一位軍人，馬褲型的軍裝，嶄亮的馬靴，走到石佛旁邊站住了向石佛

「喂！你們隊長呢？」

「隊長？還有什麼事嗎？跟我說吧！」

「不，喊你們隊長出來。」

「我就是。」

那位軍官聽到石佛這樣說，有點不相信似的，把石佛打量了一番又問：

「你是什麼階級？」

這話問得石佛有點難於回答，自己雖穿着軍服，可並不是什麼官，於是擺玩笑的回答他說

「我是小資產階級。」

這位軍人不明白「小資產階級」究竟是校官還是尉官。也就藏拙的不問下去了，於是向石佛說明了來意。

石佛還才知道這位軍人是那位當地營長的中尉副官。他是約石佛去見他們營長，這位營長大概是會到了人家給士兵開晚會，他也想做效一下，所以派遣位副官來喊石佛他們去演戲。

這位副官走了以後，隊員們氣憤他的階傲的態度，都向石佛說：

「我們不是瞎子，不能聽他們這樣隨便的叫，我們不去。」

「我們要去，我們要爲了民族，爲了抗戰爭取工作機會，對於個人的不禮貌，我們不要介意。」

「石佛仍然是這樣勸慰大家。」

他們在營部演出了，營長雖然在模倣團長的重視戲劇來表示他並不落伍，可是他的部下各級軍官却沒理解他的用意，完全把他們看成了一個戲班子，絲毫不給他們在演出上任何幫助和照料，都簇擁着營長坐在台前的中央去看戲。本來唱戲的是給大爺們解悶的，難道還要官去伺候戲子，他們每個人都這樣的想。士兵在距離營長的坐位三尺以後雜亂的擁擠着，騷動着，笑謔着，常常要排長們去叱斥，才能安靜下來，有時候營長看得瘋了，大笑起來，連排長們除了趕緊陪着笑以外，還命令士兵們說：「現在可以笑！」立刻口哨和怪笑混成一個雜亂的聲音。

手強到戰場上，石佛他們覺得已經看清楚了一個是守土衛民的民族戰士，那一個禍國殃民的軍閥。這一切雖然都是很明顯的，但他認為這種士兵是更需教育的，只有積極的教育才可以使他們轉變成爲英勇的戰士，所以他們忍受着一切的污辱在工作着。

大概是團長的努力，縣長允許他們對民衆公演三天，到底目的可以達到了，他們是多們興奮，尤其是演出的時候，台底下白頭髮的老頭子也被感動得流了淚，揮動着拳頭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使他們更感到民衆的可愛，而愈加奮勉的去努力工作。

第二天在沒開演以前，六名縣警抬來了一張古老的雙人沙發放在劇場的前排，沙發前邊還安置了一張小桌，上面陳設着花生，瓜子，水烟袋和瓷碗茶，隊裏的人們都猜測出今天一定有位地方官員來看戲，果然戲開幕了一些時候，縣長率領着一批副員來了，進了劇場四外望了望以後，就高談闊論的分別向他打招呼的紳士們應酬，費了六個縣警運來的沙發，他只享受了半點鐘就起身又率領着副員們走了，好在這戲並不是爲了給縣長看的，他的走反而使劇場裏秩序安靜得多。

第三天的清早，縣政府同樣派人來找石佛，石佛正準備今天晚上演出的事，對來人說下午再去。這個回客沒得到這位欽差的同意，非立刻逼着他走不可，石佛不知道有什麼緊急的事，只得隨着他去了。

到了縣政府，這位欽差把石佛安置在收發室裏就進去了，留石佛一個人在這裏等候着，屋裏沒有另外一個人，窗戶外邊只有兩個門警蹲在太陽裏下象棋，正堵着門輪着一條瘋狗。石佛等了二十多分鐘，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從瘋狗身上跨出來。想請這兩位門警進去再給通牒一聲，他剛一張嘴，這兩位棋興正濃的門警同時給了他一個白眼就又一將軍。起來了。他知道再說下去也是白碰釘子，就轉身來再回到屋裏去等，瘋狗還在那裏擋着路，石佛又從牠身上跨過去。

一直等了三刻鐘，那位欽差出來了，石佛覺得坐了三刻鐘的禁閉，現在算是過癮了似的隨着欽差走進去見縣長。

縣長的臉色很不好看，他第一句話就質問石佛說，既然演戲是爲了宣傳，爲什麼要賣票！石佛向他解釋說，每個觀衆收一大枚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劇場秩序，稍微限制一下人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這一個隊並沒有任何一方面的經濟上的補助，隊員們的生活費用都是自己負責，這演劇的開銷不得不請觀衆擔負一點。

「並沒有人請你們來宣傳，你們自己又沒有錢，你們何必憂幹呢？」

「參加抗戰是不必等人請的，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石佛這回答使縣長感到有些尊嚴，立刻更放下了臉說：

「不要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我知道你們是別有企圖的。」

「別有企圖？縣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問你，你們在劇場裏貼的標語有一條是『服從領袖，抗戰到底』，你說你們這標語上的領袖是指誰？」

「領導中華民族的領袖只有一位，就是蔣委員長。你說指誰，那是你在別有企圖。」石佛氣憤的說着，忽然看到桌子上的一份公事，他指着又向縣長說：「你看，你這裏只寫民國年月日，這是可以的，因為你是中國人，在中國以內沒有第二個民國，所以你可以不必要一定說明中華民國；我們在標語上寫領袖也是一樣的，因為沒有第二個領袖。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不適用於目前這全民抗戰的時候，我希望縣長不要專門的曲解附會。」

石佛的這一套教訓使縣長發了脾氣，用了一個擾亂後方的罪名，把石佛羈押了。

團長在三天前到×縣師部去了。王指導員得到了石佛被拘留的消息立刻打電給團長來營救他，團長打電給縣長才把石佛保了出來。

石佛出來以後，團長也回來了，當他見到石佛的時候，緊緊的握着石佛的手慰勉着他，要他不  
要爲了這些事灰心，應當加倍努力的效忠民族國家，石佛在這熱情之下，想不出適當的答話，只以



## 這半年後的工作來客觀。

這個宣傳隊離開了X縣又陸續走了許多縣份，到處受着民衆，士兵和新的軍人官吏的熱烈歡迎，也同時受到漢奸，封建餘孽的嫉視。

平津流亡的學生，從青島，烟台繞到了山東，許多優秀的嗜好戲劇的青年參加了他們這隊伍，人數增加超出了二十名，使這支鐵軍更加精練。

在最初他們工作的方法上是存在着若干的缺點，比如以前他們僅僅是演戲，沒有注意到演戲所取得的效果，也沒有把自己的生活和兵們，士兵們打成一片，在相互隔離着的情形下，富於保守性的農民雖然也喜歡看他們的戲，但是並沒有把戲中所給予的教訓放在心上，逐漸的實力充足了，經驗豐富了，許多缺點也逐漸克服了。他們除了演戲以外，更做着家庭訪問，傷兵慰勞和代寫家信種種的服務工作，這樣，他們接近了農民與士兵的生活，從閒談中詳盡的爲他們解釋了戲劇中所給予的教訓，現在他們可以指出演戲後所收到的具體的效果了。

個宣傳隊在X縣的時候，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背着他的父親從鄰縣跑來要求石佛准許他入隊。石佛知道他是一個地主最疼愛的兒子，而且是背了父親跑到這裏來的，一方面恐怕他吃不了苦，再則又恐怕他個家庭間發生問題的拉幫了他，可是這孩子哭着申述他可以吃一切的苦，他身上沒有一

文鏡獨自在夜晚跑了八十里趕到這裏來的，他決不再回到家裏去，他要參加打鬼子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石佛只得暫時收留了他，預備一兩天內自己去和他父親談一談。

還沒有等到石佛抽出工夫去。五六天以後他父親親自趕來了，他懷着滿腔的怒氣的來找他的兒子。石佛正領着男隊員到南關外民衆修築公路的地方宣傳去了，隊裏只留了女隊員，有的在縫紉棉軍服，有的在蒸麵、洗菜、準備做飯。這位老頭子從她們這裏知道他兒子是在這兒，但不好向女人們發脾氣，他要找一個負責的男人來交涉；她們又告訴他男同志都在南關外公路上，如果他不願意去那裏聽他們的話，可以在這裏等候，說完了就又去做她們自己的工作。

這一隊女孩子大概就是女戲子了。這位老頭子這樣行度着。可是她們每個人都只穿了一件破軍裝，並沒有塗脂粉，更沒有妖豔的服飾，而且她們還都做着小姐們不做的事，他覺得這是一件奇聞，於是他帶着好奇的注意她們的工作。

她們都那樣快活的做着那些煩瑣的事情，有幾個，一邊唱着互相幫助的，敏捷的，熟練的做成了三盤大饅頭；另外兩個在那裏劈柴，燒火，灶裏熊熊的火光照着她們紫黑的臉膛，簡直像一個粗壯的漢子。沒想到女戲子居然能幹這一套，他正在驚異着，忽然一個高大個子挑着兩大桶水從外邊走來，他想到底有一個男的同來了，他走到門外預備去找這個挑水的漢子要他的兒子，剛剛邁出了

門口，那高大個子已經把兩桶水倒在甕裏，坐在地上脫了襪子，拭着汗水和她們說話，她帽子掩藏着的長頭髮，和說笑的聲音立刻告訴了那位老頭子，她也是一個女的。這使他驚異到愣住了，他完全消除了他的成見，反而產生了一種慈愛的心情。

他立刻想到他那嬌生慣養而又多病的兒子，也許現在身體好了；在家裏他連喂雞的事都懶得做，現在也許能和她們一樣了，想到這裏，他耐不住再在這裏等待，他不管距離有多遠的路，他要去，要去立刻看到他的兒子。

出了南關順着剛剛墊平的公路走，走了有十里路，他遙遠的看見聚集着工作的民工了，他加緊了步伐趕過去，他爬上了了一個路旁的土坡，要在暗地裏看看他的兒子是不是完全變了。

在土坡上，他費盡了目力向遠找尋，他看到了十多個軍服的青年人也雜在民工中間工作，一邊和他們談笑着，他想這些一定就是男戲子，可是在他們中間他看不見他的兒子。他於是向更遠的地方遙望。

就在他的附近傳出一個很熟悉的聲音，這聲音立刻把他的視線找回來，他仔細的一看這有着他熟悉的聲音的人，果然就是他的兒子，他也穿上了軍服，原來白森森的面孔現在已經被太陽給塗上了一層豬肝色的油，他正在用鐵插向一個竹筐裏插上，他的動作是那們優美，簡練，使這位老頭子

貪看的不忍去打攪他。

一會兒工作完了，他們十幾個聚在一塊兒，扛起鋤頭預備回去，這位老頭子喊住他的兒子；他的兒子看到父親立刻斂了笑容，臉上泛起愁雲，可是出乎意料的他父親反而給予了他安慰。

他爲父親介紹了隊長石佛。走在路上，這位老頭子告訴石佛說：他本來要抓他兒子回去的，他不願意他們家裏出一個荒唐的戲子的孩子，可是現在他的思想完全變了，他要不是親眼看到這一般幹戲的男女青年是多們堅苦卓絕的工作，他將永遠相信旁人所告訴他的戲子是如何的浪漫荒唐。

石佛回答他說，過去戲劇界固然也有一些不知檢點的份子做出些爲人輕視的事，但是並不是全部，而且戲劇界這種份子並不見得比其他各界中這種份子數量多，戲劇界所以被人特別提出來攻擊的原因，則是由於中國社會一向輕視戲子的傳統觀念，抹殺了一切善的而張揚其惡的一面。就是那少數行爲不檢點的份子，在抗戰這個冶金爐裏將會受到洗鍊，別去渣滓而變爲純金的。

最後這兒子向他父親說：「爸爸，你還要我回去嗎？」

「不，我不帶你回去，你好好的跟着石隊長多學多做吧！」他父親回答着。

兒子聽了這話，緊緊的和父親擁抱住，這是他們父子間第一次真的情感交溶着。

南京撤退以後，武漢成了軍事政治的中心，同時也成了四面八方逃出的難民向後方撤退的一個暫時的落脚点。每天街上的人像潮水，旅館裏宿客像是沙丁魚。各種方言加上個「您家」織成湖北化的方言，這裏像是舉行一個盛大的全國各地土著人物的展覽，像是舉行一個盛大的各地方言的演奏。

舊小說裏所描寫的悲歡離合的傳奇，所描寫的冤家路窄的巧遇，在這裏也都成了平常的事情。使各地的文化在這裏溝通了，使人們狹窄的鄉土觀念放開了眼界而擴大了，使血統優生的混合了，使封建意識的根基從根本上崩潰了，這是日本人逼我們進步的。

文化人也都集中了武漢，在這裏他們配合着軍事與政治策劃着戰時文化活動。

井先生和吳邁最近從前方慰勞將士回到武漢，指導着當地劇團的活動。

在武漢不僅話劇參加了抗戰，各種地方劇也在一位朱先生領導之下熱烈的公演爲前方將士募集慰勞捐款，他們——地方戲劇的工作者是那門懸壺的，熱情的歡迎着外來的佳賓，對於話劇的工作

者更應心的交結希望接受到藝術的精華。就是在抗戰的這特殊條件下，從五卅以後逐漸形成的基礎與成見消除了，爲了抗戰，爲了民族形式戲劇的創造他們精誠團結的向前邁進着。

抗戰的計劃與設施更周密，完備了，許多自由的文化人被政府延攬了去做宣傳工作。戲劇運宣傳有力的武器受政府重視着，收編了自由的演劇宣傳團體，將有計劃的去運和運武器。

上海救亡演劇宣傳隊，這十三支鐵軍陸續收編，統一了指揮，分發在各個戰場工作。

收編以後的各演劇隊人力與財力都充實了。都預計着可以發揮更大的效能。

岳平在鄧輝的隊裏，沿路都工作得很努力，但是到了長沙，不知道爲什麼，她忽然堅決的要離隊。任何人挽留不住她，她臨走的時候聲明說：「我這隊並不是消極的逃避工作，而是要參加更積極的抗戰工作。」這是實話還是掩飾，大家也猜測不出，於是她就來到了漢口。

岳平離隊以後，鄧輝也來到漢口，一方面是接洽劇隊收編的事，一方面是補充隊員。

顧大老隨着老鄧到西安，只走到徐州，他就開了小差來到漢口，他各方面的活動，現在居然也是戲劇界的小名人。

老鄧大概是太胖了，到了鄭州他生了病，把隊伍交給了奉，他就搭車南下。

奉到漢口來預備參加其他劇團的工作。

岑沅的一隊就駐紮在漢口，他們在漢口附近工作着。他也改變了一貫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作風，把戲劇當做宣傳的武器運用着。

曹一海的『新中國』在七七事變以前就從北方來到了武漢。他赤手空拳的把這個職業劇團維持了三年多，有人認為這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但也有人在嘲諷他，說他們劇團裏供着曹禺的長生祿位牌，一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搬出『日出』，『雷雨』來。維持劇團壽命的是曹禺，不是他。

小何在南洋聽到了抗戰的消息，擺脫了歌舞班，奔赴祖國來參加抗戰。

一直在工廠裏工作的夏秋萍現在做着在前方搶救難童的工作，她最近護送了二十多名難童到漢口。

在北方努力着鄉村戲劇的王叔平他們十步個人路過武漢，準備入川。

像萬流歸海似的，武漢立刻成了戲劇工作者的總匯，在這總匯裏，像水裏的萍草似的新的劇團在滋生着，新人在繁衍着，二十多年在荒瘠的土地生長着的戲劇到今天逢到了春雨。

爲了擴大宣傳與募捐運動，爲了紀念難得的各地劇人在漢口聚集，他們舉行了聯合公演；爲了保持久遠的聯系，爲了化除各地劇人之間的門戶之見，統一抗戰戲劇的步伐，他們成立全國劇人抗戰

聯合會。

全國劇人抗戰聯合會的分予不僅包括了全國自由職業的新舊劇人，同時也包括政府領導戲劇機關的負責人。

在開成立會的那一天，到會的有兩百以上的戲劇青年，誰都憧憬着這會的成立將使中國的戲劇一動得到更普遍而合理的發展。

聲明要赴前線去的岳平今天也到會了，她穿着一身嶄新馬褲呢的軍裝，背着斜皮帶，腰中一把耀眼的軍人魂，馬褲下面裹着黑亮的馬靴，後跟還釘了一對銀色的馬刺，這一身戎裝，使站在門口看着她走進來的鄧輝都不認識她了，一直到他走到鄧輝面前喊了一聲：「鄧大哥」，鄧輝才看出來是她。

雖然這二三百位戲劇青年大部份已經不再是自由職業者的參加在黨政軍所創設的劇團中工作，可是在他們服飾上却仍保持着自由的形式，除了從前方回來的穿着一身灰布或草綠布的棉軍服以外，有的裹皮包，有的裹馬裝，有的裹舞台工作者獨創的服飾，有的是運動員或騎師的裝束，忽然發現這樣一位穿着美國軍人整齊的服裝的少年軍人，使五六百條視線立刻蒼蠅似的聚集到岳平身上。

雖然岳平今天沒有塗胭脂，大概唇上還是淡淡的塗了一點口紅的，襯得高高的兩眉托着這白皙的面孔是那們英俊而嫵媚，使不認識她的人在向人探詢着，認識她的人立刻跑過去把她包圍了。



她脫了帽子和一羣老朋友們打招呼，帽子蓋着的頭髮已經也不是披散在肩頭的蜷曲的黑羊皮了，而是和男人一樣的梳得非常光亮整齊的短髮。鄧輝想，電燙的頭髮她都樣樣了，她大概是下了極大的決心到前方去了。

她懂得在表演上動作與服裝的關係。她盡量做着英武的動作來和人談話，鄧輝本來想問一個她現在是什麼職務，可是她被那們多人在纏繞着，不漏一點空隙，偶然的她轉過身來，鄧輝看到她胸前一個黃邊的布質符號，上面印着兩條線一個星以外，還有兩行字是「XXXXXX政治工作大隊隊長岳平」於是也就不拿這問題去打擾她了。

岳平在回答着圍着她的這些人說：她還有一個星期就要領着隊伍出發了，她去的地方正是戰事最激烈的地方，但她並不怕怯，她要隨着她所屬的部隊進退，必要的時候她還有去打游擊的決心，「在沒有收復失地以前，決不生還！」她最後的這句豪語，博得了圍着她的人熱烈的掌聲。

「岳小姐！」有一個在圍外站着的，老想去和她週旋一番，始終沒想到說什麼，忽然他有了話了，於是擠上去和她說。

「現在不能叫小姐，應該叫岳隊長。」另外一個人在糾正她。

剛想到話，一出口就說錯了，他立刻改正的說：「對了，對了，岳隊長，你這身衣服什麼顏色

「配岳隊長這身衣服長好是兩塊金板板，最起碼也得兩條線三顆星的領章，」說這話的人不知是有意還是惡意。

岳平白淨的面孔上像薄薄的抹上了一層胭脂，沒有回答什麼，趁着招待員請她去簽名，就走出丁包圍的圈子。

鄧輝看到那邊一個角落裏一羣昂着臉的腦袋上面露出一個瘦長的臉在說話，鄧輝把眼鏡托了一托，讓眼鏡玻璃中間最薄的一點對準了視線。視線射到那瘦臉上使他驚異起來，那瘦臉原來是五年多來沒有音信的電線杆子楊明波。

五年多不見，楊明波更蒼老了，瘦臉上又增加許多深的紋路，兩鬢像敷了一層粉似的蒼白了。

楊明波這五年多像是冬眠似的把自己埋藏在一個偏僻的小城裏，在這裏所看到的只有兩種顏色，一種是沙土的黃，一種樹葉的綠，綠色掩蓋了黃色，他才知道春天到了，黃色仍然恢復牠的領域，他又知道秋天來了，簡單的使他忘了人爲什麼要生，他只希望自己像一條豬似的活着，一個豬不就是這樣生活的嗎，所以到被人宰割的時候，他可以毫無怨言的被宰割，因爲她的生存就是爲被宰割的，他雖憤激的覺得早晚難免受到日本軍閥的刀俎，自己又不能不束手待斃，而希望無知的生

無知的死。但總歸他還是一個人，不是一條豬，所以豬在無知中可以肥起來，他則更瘦下去  
了。

「於將來被宰割的時候精神痛苦的預料，完全是自己的神經過敏的行爲，中華民族不會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刀俎上的魚肉的，八一三以後神聖的民族抗戰開始了，立刻又燃起他求自由生存的意志，而否決了他五年來的思想，雖然他的身體現在是這們瘦弱，兩鬢又增加了若干白髮，但他覺得只要一息尚存，他要把生命貢獻給這復興民族的偉業，於是他又提了他那瘦小的行李，流浪到武漢。他和鄧輝歡笑着闊別，更表示了他要堅強起來，他要在抗戰中鍛鍊出鋼鐵的意志。

全國劇人抗戰聯合會成立大會的儀式在沒有派別之爭，沒有新舊之分的旗幟下，興奮熱烈的開始了，許多人發表着自己對於這會的熱望以後，岑沉站起來說話了。這位過去會拚命攻擊井濤，鄧輝他使戲劇和宣傳結婚的，他現在也在參加了戲劇與宣傳結婚的婚禮，他說：

「話劇這個孩子，現在已經長了二十多歲，可是活了這二十多歲不是容易的，因爲他一落地就成了了一個孤兒，沒有父母的愛撫，沒有衣食的溫暖，所有的只是疾病，飢餓，傾軋，流離，一切人世上的困苦都到過他的身上，因此使他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可是這個流浪二十多年的孤兒在  
任何環境之下，却沒有自暴自棄，反而茁長成了一個健壯的漢子，可以執干戈來保衛民族了，所可

慶幸的現在它已經不再是孤兒，它得了政府，父母似的愛護，民衆的擁戴，從孤兒立刻變成了寵兒。

二十多年它艱苦卓絕努力的結果而造成的今日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我希望它本身不要忘了歷史。

忘了過去的艱辛流於逸樂，愛護它的人給與它充分的養分，使它頭腦與身體能夠均衡的發展。

爲了戲劇那苦寒的窮困，吃盡了艱辛，看遍了白眼，聽遍了嘲罵，誰都忍了一肚子的委曲，所以岑沉這一番話博得熱烈的鼓掌——雖然他並沒有完全述說出一切所受過的委曲。

王叔平被人提出來請他敘述他們這一羣從北平流亡出來的情形。王叔平是一個矮個子，有一付洋娃娃似的面孔，他穿一件藍色土布的棉袍，一頂民族形式的氈帽，一雙北方特有的「氈踏拉」，看起來很像一個鄉下的土財主，這位土財主站起來很禮貌的脫了帽，向大家行了禮以後，就用他那宏亮的聲音來報告：

「兄弟一向和幾位青年朋友在北方一個小縣裏在做着鄉村戲劇工作，在那裏經過我們一個長時期的努力，已經能夠使鄉民從喜歡看戲而自動的參加戲劇工作了，他們自己編自己演，幹得很起勁，這種鄉民的戲劇，我們原來計劃在最近讓他到全國各大都市來表演一下，從全國戲劇界先進那裏得一點教益的，我們剛剛籌備好，日本鬼子就在蘆溝橋鬧事了。對於蘆溝橋的事件，北方的當局始終在和與戰中徘徊着，使我們的計劃不得不暫時停頓下來，我們同志中間擁有在那小城中唯一的一

架收音機，這時期我們的工作是十幾個人輪流守在無線電前接收報告，然後分抄若干份壁報，把消息傳達給全城，連縣政府都要仰給我們來報告消息，我們這十多個同志就臨時改了行當新聞記者了。一直到二十幾號，平漢路第一次通車，其實也是最後一次通車，有些同志因為一些事情搭了車回到北平，到北平就陷在那死城裏了。

日寇借談判掩護進兵，而當地軍事當局還夢想着和議的成功、毫無準備，我們在這死城裏一方面憤慨日寇的無厭的野心，一方面苦悶於工作的不能開展，每個人精神都感到極大的痛苦。

直這樣地過了幾天，忽然傳來一個使人興奮的消息，那就是北方的軍事當局，已經放棄了議和，而決心應戰了，這個消息使多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北平民衆興奮得像是每個人都中了頭獎似的。

那一天我和一家的人，整個的守在無線電旁邊，聽無線電陸續的報告給我們那些好消息，一會兒報告豐台克復了，一會兒報告楊村又克復了，一會兒又報告通州被反正軍佔領了，殷汝耕被捉住了，連陸續來的消息，使我們全家留連在無線電旁邊忘了去燒飯，我那七歲小孩子更興奮得一天也沒吃東西，賣院外的聲音不斷的喊着，鞭砲繼續的在響着，一直到晚上精神疲倦得再不能支持的時候，我們才去睡覺。

第二天起了一個絕早，一起身就去開擴音機，那擴音機像是還沒睡醒，除了咕咕的幾聲以外不說一句話，城外的戰事正在緊張的時候，擴音機會停止了工作，這雖然使我覺得有些奇怪，可是我立刻自己解釋了說，大概是報告的時間還沒到；等到我開開大門向街一望，我才感覺到情形有些異樣。

清晨的北平街市，一向是充滿了清脆的賣菜蔬和點心的小販的叫賣聲，而今天這些小販都絕了跡，只有每天把担子放在我家門口賣杏仁茶的老頭子孤獨的在叫喚着，這老頭子每天像歌唱似的叫喚，今天變得沉濁了，這沉濁的聲音打不開胡同裏緊關着的紅色黑色的大門，使他望着這一桶香甜的杏仁茶回憶着每天應接不暇的忙碌，而哀悼着今天的孤寂與冷清。

這種異樣的情景使我去向這老頭子探聽消息，我說：

「老頭兒，今天是怎麼回事。」

「唉！北平城又該遭劫囉！度子的……」老頭兒的話沒說完，我已經懂得了，可是我不相信他的報導，我不再聽他下邊的話，立刻跑回來，預備打電話向報館探詢正確的消息。

叫了幾家報館的電話，等了一個多鐘頭，可是接線生始終向我說：「叫不來。」全城都餓死了似的。聽不到一點消息，我覺得悶得有一點透不出氣來。







「……爲什麼要把這些書燒了？留著給我長大了念吧！」我真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去安慰他。

到天津去的火車通了，我想和我的眷屬搭第一班車去天津，剛剛有了決定，有一些朋友來告訴我，說有人在我門口巡邏，監視我的行動，叮囑我小心，這個消息使我母親提議把行期延後幾天。

也就是那一天，陸洛夫又來了，這次他單刀直入的向我說要我出面來替他辦劇團，對於他這個要求不能當面拒絕，唯一的辦法，只有拖延。爲了使他不起疑心，我先推托不幹，經他再三的說項，我算是勉強的答應，他要求我第三天給他正式的答覆。

事情逼緊了，我非立刻走不可了，爲了避免漢奸的注意，我太太願意陪着母親帶着孩子留下。

僅我一個人先走，我雖然不放心，但是因爲事實上的需要，我不得不採納她的意見，於是我通知幾個同志在武漢會齊，就準備第二天搭車去天津。

去天津的車原來是有五六班的，現在只有一班了，是早晨八點開車，但是因爲要逃出道羅子的人太多，半夜裏就得到車站去等候買票。

因爲需要半夜就動身，吃過晚飯以後，我母親就催促我去睡覺，雖然我心裏亂得一點也不想睡，可是我不得不躺在床上閉起眼睛，假裝的睡，她老人家就坐在對着我的床的一張沙發上望着我，我的太太在那一邊替我把鈔票藏在襪子裏，這種無言的沉寂不僅是難熬，而含有死別的悲哀。

「了」三點鐘，我太太喚我起來，其實我始終沒有睡着，起來以後，穿上我太太給我預備好了的紡綢衫褲，和杭羅長衫，把袖子挽起一段，露出一段白袖子。走到母親前邊說：

「媽媽，看我像不像一個店員了？」

媽媽沒有回答我這話，眼睛往下咽她的眼淚的和我說：「你在外邊要當心你的身體，不要惦記我們，淑筠（我太太的名字）也不是沒有知識的人，必要的時候我和她總會想得出來走的辦法的。」她老人家這樣安慰我，可是她却忍不住她的眼淚了，生怕我看到的趕緊背過身子去。

母親到廚房幫着我太太親手替我下了一碗掛麵，麵裏臥了兩個雞蛋，端來親自看着我吃，我屢次勸她老人家去睡，可是她始終不肯。

到了四點半鐘，母親催促着我說：

「叔平，該走了，不然買不着票。」

她這話是用了多大理智抑制了情感才說出來的，我很明白，做母親的爲了兒子，甯可痛苦着自己。

我提起了那一個柳條箱，又想到了我的孩子，淑筠要去喊醒他，被我制止了，我不願意這樣大的小孩子就受到離別的悲哀，於是我走到他的床前，揭開帳子，在他紅潤的頰上親了一下就趕快的

跑出了他的房間。

廚子已經給我雇好了一乘洋車在後門口，母親和淑筠一直站在門口望着我上了車，車夫剛要端起車把，淑筠突然的奔了過來，附在我的耳朵上告訴我說：「鈔票都藏在襪底裏。」

「到了天津立刻來信。」這是母親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她這和藹而悲哀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送我到了車站。

想逃出饑子的人真多，幸好我居然以三倍的價錢買到了一張頭等車票。雖然距離開車的時間還有三點鐘，可是那一節車裏都塞滿了人，我上車的時候，已經沒有位子了，只好把柳條箱放在地上當凳子坐。

到了七點鐘，陸續又上來一倍以上的人，我的柳條箱上一共坐了三個人，車裏的人誰都覺得要是大家都沒有腿和腳，這種車裏就不至於擠得這般難受了。

車裏雖然容了可以容了車的人，可是誰都默然不說一句話，許許多多悲哀的面孔，像是裝了一車的奔喪者。

車一直到八點半鐘才蠕蠕動起來，我昂着頭從窗子裏只看見月台和城牆一的部分向後邊退，我每次的旅行，從來很少感觸，這次我心裏却恍惚的像丟失了什麼東西似的，我知道這是對這居住

了二十多年的古城的留戀，我雖然心裏自信我會很快的再回來的，可是回來的時候，是不是還能看到依然這樣莊嚴燦爛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呢？那時候這土地上多少也染上些狐臭和血腥吧。

二百四十華里的路程像是橫渡太平洋似的遙遠，每個小站，車總要停下來讓日本的兵車，每個坐在那裏像是被細綁了似的不能轉動的人被饑渴與炎熱，悲哀與恐懼侵襲着，這一節車裏有一個老頭子，兩個嬰兒都發痧死了，旁邊的人也無法轉側一下的任那死去的倒在他身上。到下午一點，才到楊村，這剛剛是一半的路程，每一個人都貼着肉的黑衣服，那是被汗和尿打濕的，車一停就嗅到一種奇臭。

楊村停得特別久，據說這裏要檢查，一會兒，果然有幾個日本兵和一些便衣的浪人上來了，他們踏着乘客的肩，踏着乘客的腿的在車內穿行着，在這一節車裏有兩個剃光頭的青年，和一個穿黃色短褲的小孩子被他們捉起來，從窗口丟出去遞給他們的憲兵。這三個人被捕的原因據說是剃光頭的他們都認為是受軍訓的學生，定是排日份子，穿黃短褲的都是在天津和他們死拚過的保安隊。

除去捉了這三個人以外，那些浪人們把

裏，我的一隻手錶和三十元法幣也被禁閉了。

車到夜裏十一點才到天津車站，這是世界上最慢的火車，二百四十華里的路程，乘客們在車裏

待了十八個鐘頭。

車站沒有一個脚夫，箱子行李只有自己來提，我扛着柳條箱被人擁着往前走，走到車站門口，前面運行的速度突然慢了，我雖然除了看到前面的人的脊背以外看不到什麼，可是我却聽到一陣刺耳的聲音，那是很明顯的鞭子的抽打和痛楚的哀號的聲音，這聲音使在後面的人部慄慄危懼，儘管心裏在害怕，還是得硬着頭皮往前走，到了站門口，隊伍變成單行了，一個人一個人魚貫的從刺刀排的一條胡同裏穿過。當我穿過這胡同時，只覺得刺刀的尖似乎要碰到我的臉上，我不敢轉過頭去看一眼，我擔心因為一轉頭會挨到一鞭子。

很慶幸的走出了這刀林，門外居然還有洋車，我立刻跳上一輛車要他拉我去法國租界。

萬國橋以外是中國地，現在像是鬼魅世界似的暗無燈火，我坐在車上遠遠的就看見萬國橋已經聚起來了，人羣都聚集在橋外，我曉得今天進租界是無望了，我很機智的要車夫拉我去找一個旅館。旅館被我捷足先登的搶到了，在中國地界裏現在已經沒有一點火星，沒有東西吃，沒有熱水喝，而二十一個鐘頭的飢渴使我熱不住，於是不顧任何病痛的喝了五大碗生水。

整夜提心吊膽的住在這生命毫無保障的小樓上，看到那些找不到着處的人們捲縮在街道，被一

使漢人們調戲着婦女，欺侮着同胞，我憤慨，但我又慶幸我幸免他們的侮辱。

第二天進了租界，到了我朋友家裏，剛剛進門，我立刻倒在地上了，那時候我已經二十六年沒有吃過東西了。

和許多流亡學生一道乘英國船去煙台，算是逃出了地獄，當我們快到烟台的時候，遠遠的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蔚藍的天空中招展着，全船都歡呼起來，實在，和國旗別離了半月多，現在重新看到她，才發覺她的美麗。

我們這一羣現在都到漢口了，就準備去大後方，我們準備以我們這幾年的經驗去到後方鄉村裏教育鄉民去，我認爲後方鄉民是比前線的士兵更需要抗戰教育的。」

王叔平報告完，接着討論許多如何推動抗戰戲劇的提案，這些提案都很順利的通過了，大家都覺得在政府竭力提倡之下把這些提案都實現了，中國戲劇運動將有一個新的紀元。

聚在武漢的劇人又漸漸的散了，王叔平和他的同志們先去四川了，曹一海的班子也追了去——他是被四川一位戲園老板包去的；鄧輝也將有四川之行；楊明波去湘北去代替鄧輝，老鄧留武漢戴上校領章；顧大名還在這裏活動要領一個劇團。

有兩個星期沒見岳平，大家以爲她一定出發去前線了，可是前些時在頌揚她從軍的報紙却沒有

再刊載她出獄的消息，不覺使人有些懷念。

一天晚上，鄧輝和幾個文化人坐在翠可花園，忽然外邊走進一位穿着極妖豔服裝的小姐，不知道是她英國的面龐，還是她妖豔的服裝吸引了所有客人的視線，鄧輝的一位不近視的朋友立刻向鄧輝說：

「你看，岳平來了。」

鄧輝回頭來看，果然是她，她大概又不從軍了，鄧輝這樣想，不願意去招呼她。

鄧輝想裝沒有見她，她却看到了鄧輝，踏着舞蹈的步伐跑過來招呼鄧輝，使鄧輝不好意思不理她了。

她告訴鄧輝說前一海打電報來約她入川，她曉得鄧輝要去四川，想同鄧輝一路走，可是對於從前的事却像不會有這計劃似的沒提一個字。

那位不近視的朋友不識相的問她說：

「聽說岳小姐要去前線的，怎麼又改變了主意了呢？」

岳平對於這問話沒有給具體的回答，就「王顧左右」的追問鄧輝的行期。

鄧輝對於這個女人早已失望了，冷淡的回答她說現在還沒有一定的行期，等定了行期再通知她。

他們臨分手，岳平把住址詳細的寫給鄧輝要鄧輝去找她，而鄧輝却始終沒有去。

又過了一星期，鄧輝晚上回來，看到桌上留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準定明晨搭機飛渝，特來走辭，盼能早日在渝晤面。」

交通工具這樣缺乏的時候，她居然能有飛機坐，她這種廣大的神通，鄧輝並沒驚異，只嘆息的說：「使她有飛機坐的人把她害了。」

## 一二

李宗區他們是第一個向四川出發的團體。走到漢口，他們因路費的支絀而接受了一位四川的神糧的資助，這位神糧的條件是要他們用上海藝聯的名義，以資營業上的號召，於是他們取消了上海救亡宣傳隊工廠的番號，恢復了上海藝聯的名義長驅西進。

他們在宜昌，萬縣沿路都獲當地的抗敵後援會挽留做了募捐公演。雖然他們的戲並沒有經過充足時間的準備，僅僅是大家坐在船上沒事說了幾遍詞，可是在沿路上都受着極大的歡迎，在民眾抗戰情緒高漲的時候，幾句口號已經可以激起全場熱烈的情緒，何況他們還表現了優美的個人演技



呢。

沿路的盛譽傳到了重慶，重慶的市民在興奮的期待着她們。

這些下江的青年們都會在古詩上，嚮往美四川山川的美麗；也曾翻過劍俠小說，玄想着四川人物的講奇。他們在輪船上都急於想早一點深入四川的腹地，看一看這美麗的，講奇的天府之國。

平原上生長的人們在驚奇着夔門的峭峭，三峽的驚險；而宗直一個人則表示着失望，古詩他讀得多一點，他想聽啼不停的兩岸猿聲，他要看催着扁舟過萬重山的急流，可是兩岸沒有猿啼，急流也催不動鐵質的輪船，他覺得又被古人騙了一次，和爲了「白馬銀山」的描寫去看錢塘湖一樣。

到了重慶，他們坐着轎子爬那朝天門的高坡，綠漪怕得叫起來，她担心轎杆會離開轎夫的肩頭。她更担心轎夫會偶然失脚，那就會把她像一塊土塊似的從山頭上滾到江裏，於是她甯可喘息的，一跛一跛的自己爬，不願意去坐這危險的轎子。

重慶是那們繁華的一個都市，聳立着現代化的立體建築，馳駛着最新式的汽車，可是在這兒有廿世紀文明的街道，也還保持着古時代的交通工具，汽車與轎子交錯在街頭，像個歷代交通工具的展覽會。他們覺得在這上已經找出四川和下江不同之點了。

這正是重慶的勝景。

他們到重慶以後的第一個早晨，綠漪推開窗子，看到迷濛的霧氣，山城像是給罩了一層紗，又像是蒙了一團煙，被霧隔斷了幾段的山還隱約的勾出一個模糊的輪廓，看不出是山噴出了霧，還是霧噴出了山；山脚下有幾張若隱若現的帆影，一些矗立的桅杆，也分不出那裏是天際，那裏是水邊。如果把窗戶框子當做了鏡框，那簡直像在屋裏懸了一幅名手的米派山水畫。綠漪看着這水墨的內水，想起昨天人家告訴她說四川冬天最討厭的是霧，她覺得這些真是粗俗得不懂欣賞藝術的人。她正在欣賞這霧裏的山城的時候，賀蘆影抱着許多肥大，鮮豔的橋柑興高彩烈的進來了，她把橋柑一個個的擺在櫃子上，向綠漪說：

「你猜多少錢？」

綠漪數了一數，一共是十一個大橋柑，她估計着說：

「大概要五毛錢吧。」

賀蘆影更笑起來，告訴她方才買橋柑的故事。她說她方才在旅館門口看到一個賣橋柑的有一担子這樣大的橋柑，她問他賣好多錢一個，賣橋柑的聽她是下江口音，想敲她一個小竹槓，回答說一角錢十個，她一方面是不懂四川話，另一方面是想到橋柑在下江是高貴的水菓，所以她猜想一定是

一角錢四個；根據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原則，她還他一角錢八個，賣橋柑的更不懂下江話，以為她

要了八個，於是表示謙遜的說一角錢十二個好了，這一回她聽懂了，一毛錢十二個多麼便宜，她也不再要求增加的立刻買了。

原是君子國的交易做成了，賀蘆影覺得買到便宜東西，高興必回來，一進旅館門就碰到茶房告訴她，這樣的橘柑一毛錢是可以買到十六個的。

這一個小小的故事讓她們知道了四川真是天府之國。

他們的劇就在重慶公演了，有些青年嚮往着抗戰的戲劇，希望能從他們這裏得到新的知識；有些人羨慕着綠漪的大名，企圖一睹風采；更有些姨太太們聽說是上海來的文明戲班子，而且裏面有電影女明星，心想一定會展覽出許多時裝，於是帶了我縫一道來買最前排的位子；這些目的不同的觀眾立刻把座票搶完了。

他們第一個戲是「難民曲」，描寫日寇蹂躪下民衆流亡的痛苦，鼓勵民衆去保衛家鄉。舞台的都是襁褓的難民和殘暴的日兵，這使一部份的觀眾失望了，有錢的看了一幕掛號了，說道：「屋頭來的難民，我躲還躲不贏，那個要買了票來看難民。」姨太太抱怨着碰到了鬼，白白的帶了裁縫去，誰知道她們都穿得是襪衫子。

抗戰戲劇不外是那們一套，老百姓，漢奸，日本兵，一陣槍砲，幾句口號，這些正是整天沒

事後的有錢人們所討厭的東西，於是他們的營業逐漸的清淡了，雖然有一次他們把星星月亮搬出來又把有錢的人請到了，可是究竟他們不是魔術團，不是馬戲班，沒有法子每天耍些新花樣給這些觀眾們看，而觀眾呢，喜歡的却正是這些。資助他們的那位紳士看到他們營業不佳，也來向他們要債，於是他們決定了另外換一個碼頭，去成都。

成都據他們所知道的是要比重慶好一些，如果說重慶是一個商埠的話，成都則是一個文化區，重慶的市民大部份是商人，而成都則大部份是學生。商人不懂藝術，更怕抗戰，所以在他們眼光裏把抗戰戲劇和一元法幣來比值的話，還是一元法幣價值得多，這是使他們營業上受了挫折的原因，去成都總不會像這樣的想着。

尤其是他們在重慶住了幾個月，米派山水已經不再引起她們欣賞的興趣了，他們開始討厭這空氣的重霧，更討厭那崎嶇的山路，聽說成都半像蘇州半像北平，這一羣從下江來的朋友，都在懷念着故鄉的下江的時候，他們是多麼想慕着成都，何況又有古詩中許多嬌媚風光的描繪在誘惑着嗎。

到了成都，來接近他們的果然與重慶不同，在重慶接近他們而藉機獻媚於女演員面前的是現代商業資本的買辦之流，他們的心目中是認為金錢可以買到任何女人的，這會使宗直困於應付，而以嚴厲的條文限制了紳士的行動來操縱他們的，現在到了成都，這個社會中較少這種銅臭的人物，他

是比任何人心情上更感覺愉快。

在成都第一批來到旅館包圍他們的是青年的男女學生，他們每人帶着紀念冊來要求他們給簽名，小小的房間被擁塞的不能轉身，他們有的打破了窗子進來，站在桌子上把紀念冊遞到綠漪手裏，企圖捷足先得；宗直看到這些學生的天真與熱情感到無上的興奮，他想今後一定要多抽出些工夫來把這一羣愛好戲劇的青年組織起來，輔導他們演戲，來擴大抗戰劇運，還是比他們在劇場裏售票公演更有意義的，於是他要社員們耐心的去和他們接近；有一個中學生又是什麼劇社的社長兼導演名字叫劉真的，要求宗直去和他合拍一張照片，宗直也在百忙中立刻去和他一同到照像館。

幾天以後，這羣青年也逐漸使宗直失望了。

來要求簽名的學生越來越多，大部份的都僅找綠漪一個人給簽名，他們和她們來了就不走，問的話沒有一句是關於戲劇的，只是一些她的鼻樑怎麼樣加高的，雙眼皮在那個醫院裏割的，那一個女明星現在和誰同居，那一個小生有幾個愛人這一類的話，使綠漪厭煩的向宗直發脾氣。

劉真把照片也取了送來了，他在照片旁邊題了兩行字：「與名劇作家宗直老友合影於蓉城，劉真敬贈」，他送宗直一張，另一張貼在新買的一個照片簿的第一頁，宗直看他題字上稱自己為老友，雖然不知從何老起，而又不便說什麼，可是對他的

劉真還不知趣的要求宗直在劇社裏給他一個編導的名義，他並且聲明他對於戲劇是很有研究的，他是一個劇社的社長，四個戲劇團體的導演，三個刊物的主編，六個沒出版沒上演過的多幕劇的作者，這樣多的戲劇經歷是應當在這劇社裏有個編導的名義的，他這一套自我的介紹還恐怕宗直不相信，他掏出一張很大的名片給宗直看。

宗直接過名片一看，果然名片的左上角用六號字緊緊的印着八行小字，他也沒詳細看就遞還給他，並且拒絕了他的要求。

「如果你沒看過我導演的成績，不很相信我，你可以只給我一個編導的名義。」劉真還固執的要求。

當宗直告訴他請編導是要社裏大會通過的，他沒有這權利答應以後，劉真又自動的放棄了編導來要演員的名義。

宗直覺得完全看清楚這位先生的用意了，他的這些要求完全是企圖借此招搖，他不再敷衍的給予了拒絕，使他失望的走了。

在成都他們沒有把破衣爛衫的「難民曲」當作第一節目，而演了一個較華麗的戲，這重慶失敗得來的經驗，這第一次演出仍然轟動，散場的時候，觀眾一邊走着一邊的說：

「狗日的，綠漪硬是要得！」

有一位真有點建力量的人，也許是經過清時代的提倡，這人的地位人，聽到綠漪的盛譽，於是備了一個全紅的帖子來請她到家裏去吃酒。

綠漪直雖然不滿這位先生優渥及於一人的做法，可是也不便開罪於他，於是向來人說明了社裏的規矩不許寫滿的行動，如果是請全體一定準去打擾，這話便回以爲，又補了一份全紅帖子來，上面寫着「上海聯劇社全體藝員」。

調皮的客人看出了主人的心思，故意和主人開玩笑，由全體男社員和一兩個女社員去應召赴宴，綠漪和大部份的女社員都因病辭謝，主人雖然感到不快，可也只好隱在心裏。

第二天公演的節目是「難民曲」，公演第三天，有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說「難民曲」完全是一個漢奸劇本，因爲它的結尾是旭日東昇，難民向着光明前進；這旭日東昇是象徵着日本的興起。難民向光明前進是象徵難民走到日本旗下面去做順民。這個劇社一定是一個漢奸團體，主管機關覺得雖然「本無實據」，但一定「事出有因」。爲慎重起見，不得不勒令停演。

那位八個頭銜的劉真先生於是向他朋友說了：「這個團體，我一看就知道他們來路不正，他們二刊比也，因爲知道我在當地戲劇界有點地位，就拚命的聯絡我，想找我去當編導，我一口就拒

窮了。」他出朋友佩服他有先見之明。

劉真除了自刎他的先見以外，更公開的攻擊說劇社裏人們行爲太浪漫，尤其是綠漪，有着換過五個男人的不名譽的歷史，容許這一般人在此地存在，會影響了當地質樸的風俗，爲了維護風化，

戲從來不買票。這次竟遭了藝聯劇社的拒絕的人們也附議着劉真的高論。

警廳關不想難爲他們，可是輿論是這樣，也頗感到愛莫能助。

直爲這事奔走，呼籲，喊得力竭聲嘶，最後找到了主管機關同意的一個通融辦法，是取消了藝聯的名義，更改了每個人的姓。

經過這次事，劇社更訂了嚴厲的限制個人行動的規約：這劇社裏的演員有幾個是曾經電影界上流明星，他們在罪惡之藪的上海，過慣了放浪的生活，現在來到了後方，沒有跳舞廳，沒有回力球場，沒有一切現代化都市中供人觀感上以強烈刺激的享樂，僅有的只是坐茶館，聽洋琴，這種悠閑的玩意，已經使他們感覺像是回到了古代的不耐煩；另一方面是一切舶來品的用品都比上海貴了幾倍，而薪水反比在上海拿得少，百貨店的大玻璃窗裏的陳設既便是在上海時候所看不上眼的，也居然示威似的睨睥着他們，在許多自由已經被這個地方給限制了的時候，現在又給他們戴了



一面糊似地定了這生活規約，於是他們不能再忍受了。不自由，勿寧死，死大可不必，然而回到上海去，重作一個自由人，是他們辦得到的，他們這樣的想。

於是六個人離社回上海，夢想着去重作自由人。

他們的走，動搖了一些動搖的人。宗直對他們的走，並沒有勉強的挽留，只說：「戲劇運動已是艱苦的事業，而抗戰則更艱苦，所以努力抗戰劇運的人必須具有甯願為民族的解放，為劇運的發展，犧牲自己個人幸福的決心，等待旁人以血汗來開創了事業，自己再去享受，任何時候都不會有這樣便宜的事。他們幾個人的走是必然的，現在這偉大的時代正像一具鍊鋼爐一般，總要拋棄些渣滓的。」

動搖的人有些雖然暫時穩定了動搖的心，可是因為他們的走，目前演不出戲這是事實。在他們工作停頓着的時候，曹一海和王叔平都領着他們隊伍來到了成都；王叔平有政治力量支持，曹一海有商人資本的依靠，他們都要在成都開拓他們的工作。

王叔平是鄉村戲劇專家，他之來到四川是要把戲劇深深的送入幅原最大的四川省的鄉村，他這隊伍裏擁有許多模範的，吃苦耐勞的北方青年，都曾經和他有過悠久的共事的歷史，他們都希望着在四川能把他們多年研究的一套推行鄉村戲劇的計劃實行起來，可是到了成都，王叔平却不再提起

下鄉的事，也和其他的劇團一樣在城市的劇場裏作營業的公演，這使他的同志們有點失望。

實在的，王叔平過去在北平有着那們樣一個溫暖的家庭，恬靜，和煦的空氣洋溢着，像是整天浸在溫泉裏，他講究吃，他吃烤羊肉講究用松針燒火，他吃西瓜講究用石炭水洗過瓜皮，他要吃正月裏的西瓜，要吃三月裏的茄子，對於一切的吃他都內行的很；他也講究住，他講究用清宮裏賣出來的質地紗縐糊窗隔，他講究在沙發旁邊要用仿古盤龍的宮燈，對於小擺設，他的太太也精緻的爲他搜集，鷄血石的圖章，漢王的筆洗，用古銅鑲起的琉璃瓦的煙碟，博山玻璃絲的小桌屏，除了這些供他賞玩以外，花園裏更有福建移來的素心蘭，崇孝寺分得的綠牡丹來陶冶他的逸致與閑情。可是他自從捨棄了這些東西流亡出來以後，半年來他吃了畢生未經過的苦楚，他居然在房簷底下支着帆布床睡覺，他也在二董舖裏吃兩碗扯麵，也會冒着雨和所有的客人一道在公路上推汽車，也會自己揹起行李去找小客棧，現在到了這有故鄉風度的成都，他像是重投到母親的懷裏。他追想着舟車的苦勞，更遙望着難行的蜀道，他沒有重上征途，冒着風雨去跋涉山河的勇氣了。

曹一海的新中國劇團一到成都就積極不斷的公演。爲了營業的號召，他更把岳約平了來，能自編自演的女明星，四川的觀衆對她是頗爲熟悉的，果然在這裏頗能叫座，於是成都的劇場像是被新中國獨霸了，不僅壓倒了王叔平，更壓倒了宗直。

宗直隊在鄂的八日擊着，家在重慶烈烈的公演着，而他們像走久路在重慶裏，現在已經成了一支殘破的隊伍，雖然宗直打電報到漢口去約入，可是現在不能獨立作戰是事實，何況又爲了不能公演而拖欠了同仁們的生活費；於是離心力在暴漲着，有的人羨慕着岳平，蔣其芳，余葆恩，東方櫻，董光幾個人的在成都劇壇的紅得發紫；有的人抱怨着薪金的拖欠，這個原因在他們心裏作祟的想轉移陣地，可是他們誰也不說出他們自己心裏的念頭，都矯飾的說出一篇堂皇的理由，證明他們要脫離這裏不是爲了個人的名與利，而是爲了抗戰。

從上海出發以來萬里長征的到了四川，突破了許多外力的阻礙，除了少數的走了的幾人以外，這一般人始終像是親弟兄似的團結着爲了這個團體而努力，爲了抗戰劇進而努力，過去艱難的關都衝過了，現在工作開展的機會就要到來了，大家反而都懷了去志，這使宗直很傷心，他掏着自己最大的熱情去勸大家，勸他們爲了團體，爲了劇進再熬一個很短的時期，他說他深信這個團體的工作就會很順利的展開的。

一部份的人被他的熱情打動了，另一部份的人却始終不顯露出自己的心的和宗直談話，他們敷衍的說着對於戲劇沒有興趣，要改行了；或是後方便他厭煩，他要到前方橫槍桿了這類的話，心與心之間隔着長城，任何箭一樣犀利的話語射不透這屏障，宗直空費了唇舌。

「在那裏都是爲了團體，不必一定在這種團體。」那另一部份的人這樣給自己解釋了對宗直的不遺憾，暗中去和曹一沅接頭。

曹一海一方面對於和他接頭的表示着熱烈歡迎，一方面爲了表示江湖的義氣內面印宗直堅明不是一個在掙角，而是這許多人在找他接頭，他並且勸宗直再回到新中國來工作。

宗直一口拒絕了他，因爲他在新中國時候，東方櫻給他的創痕還在記憶裏，現在這一般和曹一海暗中接頭的人給他更重的創傷，他不願意再和這一般自私的，不以赤誠相對的人們合作。他想着，這一般人每一個過去都曾經爲劇運艱苦的奮鬥過，像踩在一切人的腳底下的爲人鄙視着，忍耐飢寒的苦熬着，誰也沒有想到過自己的名與利，都那們熱情坦白的獻出自己的生命與力量；現在雖然窮困總還有不出錢的包飯吃，並沒像以前一樣的需要餓肚皮；工作上的困難也並沒有超乎過去，爲什麼一個個的會把這窮苦與困難看得這樣嚴重了？爲什麼現在會自私起來再不能像以前那樣互相裸露着坦白的心爲團體爲劇運而犧牲了，就是想到大家親手締造的這個團體，想到合作許久的同志，也似乎不應當毫無留戀的捨掉這裏去參加旁的地方吧？他更想到要去參加新中國的一批人裏有幾個是自己在這團體裏把他們訓練出來的，現在只像一個雞雛剛剛離了蛋殼似的，居然自己覺得有了翅膀立刻想飛了，爲什麼幹戲的真像人家所罵的「戲子無義」的那樣不顧一點道義，不存一點氣節呢

？這使他傷心，使他怨恨，他發誓今後再不做戲劇行政的工作，只關起門來自己專門去寫劇本了。

宗直賣了劇團的生財和自己的衣物，償還了些債務，結束了這劇團和綠漪到重慶去了，賀蘆影參加了王叔平的隊伍，大部份的人對於這劇團的瓦解沒有惋惜，沒有留戀的參加新中國了。

曹一海是不慣於過着刻板的規律生活的，所以新中國沒有任何拘束自由的條文，每個人都很自由，而有絕對自由的則是岳平。

岳平不和大家一道住在團裏，她單獨住在一位女朋友家，這位女朋友，是她以前在上海認識的，過去她曾經有一位很有錢的丈夫，後來他們分離了，分離的時候，她從她丈夫那裏得了一筆當時足夠她吃喝一生的款子，她並沒有和什麼人結婚，在抗戰開始的時候搬到成都來租了一所精緻的房子住着。

她現在已經是卅多歲了，有人說這是她沒有再結婚的原因，但這話也不見得正確，因為她的化裝足以掩飾她的年齡，只有和岳平站在一塊兒的時候，才可以看得出來她有些徐娘的風度。

雖然岳平和她在一道可以顯出她的年紀，可是她並不嫉妒岳平的青春，她款待得岳平是那們周到，在她家裏替岳平設備一間精緻的臥室，每天形影不離的陪伴着岳平。

她喜歡客人，在她的家裏常常坐着許多男女客人，客人都是那們華貴，有着汽車或是包車的。

主人招待客人更不吝嗇，整聽的開着小火台的香煙放在桌上。岳平雖然手下也還有一筆款子，但是在這豪華的主客之間，她頗覺得有些自慚形穢，她雖然這樣感覺着，可是主人却沒有看輕她，反而比對一切的客人更優渥的對待她，這使岳平感到他鄉遇故知的溫暖。

客人們常常借她這裏打打麻將，玩玩撲克，在深夜裏走的時候，總是放在桌上一疊鈔票來酬答僕人們的辛勞，當客人走了以後，這筆款子也總是主人拿了代僕人們暫時存儲。

自岳平搬來以後，客人來得更勤了，岳平每次都難却主人盛意的被邀參加這種盛會，很多次她被客人們挽住不放她去排戲。

最近抗戰的戲劇好像不大時興了，新中國的營業一天天的衰落，曹一海喟嘆着抗戰戲劇賣不到錢，在想營業上的政策，以老板娘自居的蔣其芳把所有的同志都看成了依賴曹一海吃飯的閑人，她的發脾氣，但是脾氣却沒發到岳平身上過，因為她知道這劇團需要岳平來叫座的。

營業不好，同仁們的伙食一天一天的壞了，蔣其芳暗地裏設立了小廚房和曹一海單獨的開伙。岳平偶然在團裏吃飯，總被蔣其芳招待到她的那一組伙食裏去。

這種不平等的現象使劇團的基礎被腐蝕了，等待着一次的风暴來摧毀這個建築。

參加到這裏來的宗直的部下，沒有滿意了幾天，又對這裏失望了，由於這個失望，使他們懷念

清過去，他們夢想着再能恢復他們的團體，於是他們給宗直寫了一封長信。

他們的信裏告訴宗直說曹一海這個人雖然有一點魄力，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領導。他沒有行政的頭腦，他的賬目不清，尤其是將其芳擺着十足的老板娘的姿態，這劇團將來多一半要毀滅在她手裏；他們又說這個團體是多麼不重視研究學習工作，排戲一點兒也不嚴肅，每個人的私生活是那們不檢點，尤其是岳平整天的和一位老鴉似的女人混在一起，簡直給戲劇界丟人；最後說他們過去所以要參加到這裏來是爲了做一點抗戰宣傳的工作，可是現在曹一海只圖賺錢，想搬演一些無關抗戰的戲了，他們爲了自己的學習，爲了忠實於抗戰劇運，他們不能泯滅了良心的在這裏待下去，他們希望重回到宗直的領導下去工作。

宗直接到他們的信只慘然的一笑，立刻答覆他們說：「我已經再沒有領導劇團的勇氣了，現在我可以再告訴你們一次，就是你們不會找到一個旁人替你們佈置好了正合你們理想的環境的，環境是要自己去創造，那一個劇團都不好，而那一個劇團都會好起來，只問自己有沒有使它好起來的決心，離山望着那山高的跳西跳，是無伴劇運，反會破壞劇運的。」

武漢撤退以後，劇人們又集中了重慶，除了非先生還在長沙，鄭孤侶把隊伍交給楊明波。他到香港去了以外，胡適，老鄭，顧六名，簡雨村，裘明，岑沅，小何，夏秋萍都陸續的到了這裏。

鄧輝是先到重慶的，他在外邊流浪了十年，回到了四川，爲了父親不能不回到他的家鄉去一次，離別了十年，看到父親已經白了鬚髮，兒子已經在讀高中，太太快成了老太婆，他才感到自己也老了。過去因爲不滿意父親爲他娶的這位老婆而毅然出走的情景，已被這十年的歲月沖得淡薄了，現在看到父親的龍鐘老態，看到太太爲自己奉親撫子，操勞得像一個女僕，他的憐憫心消滅了一切肉又酸，也只一個人只要把感情寄托在事業上，又何必一定要有一個理想的老婆呢。

在他這種心情之下使他太太感到苦守了七年，今天才知道新婚的滋味，父親看到兒子忽然的回心轉意，十年來鎖着的眉毛也打開了，心裏還有點不舒服的是兒子在外邊十年沒有做官，沒有發財，只當了一個文明戲的戲子，這傳說到親戚朋友前總不大好聽，於是他隱密的不告訴任何人他兒子究竟幹什麼。

鄧輝爲了安慰他父親這老年人的心，不但立刻就離開這小城，離開這裏十年了，這小城裏的文化還是這們低落，和十年前並沒有什麼兩樣，封建力量還像愁雲似的籠罩着全城。民衆們是忘記了重慶以外正籠罩的熱着民族抗戰的烈火呢？還是根本不知道呢？他們還是平常一樣的恬靜的漠然的



生活着，民衆雖然愚頑，而紳纜們則特別敏感，他們每天麪集在茶館裏憂心着法幣貶值。計劃如何去屯集穀子，鄧輝認爲這般人是抗戰中的蛹蛾，他們會咬破了這抗戰的絲繭的，他現在覺出王叔平所提倡的鄉村戲劇運動的重要，鄉村裏需要抗戰的宣傳是比都市裏更迫切的。

不久，省裏來了一個宣傳隊，在這裏公演了幾天，他們的戲雖然演得不好，但是他們是用本鄉本地的方言，而且是賣最低廉的票價，這使濃雲裂開了吐露了一線陽光似的震動了這恬靜的小城，這宣傳隊的節目演完了，就離開了這小城，人們又恢復了恬靜，雖然茶館裏茶客們的談話資料中留下的一點回憶，在時鐘的音響裏又逐漸的消去了，可是在這裏的縣中學裏却被這宣傳隊無意的播下一粒戲劇的種子，在那古老荒蕪不毛之地裏，這粒種子不能得到養分在生長着。對於這樣一根弱苗，鄧輝看到也感到非常興奮，在十年中間從來沒有接觸過一點外來的文化的小城，現在抗戰僅僅一年多，就滋長了這顆新苗，他覺得抗戰真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它促使着文化的進步，於是對於這小城裏所看到的一切不合理的現象的失望都消滅了，深信在長期抗戰中這座小城一定可以改變舊觀。

住在這小城裏的不少的時候了，忽然接到小何和老鄉從重慶寄來一封信，他們告訴他說石佛在徐州突圍遇難的消息已經證實了，重慶戲劇界在籌劃給他開追悼會，希望他去參加。

鄧輝接到這封信很感傷，他想到石佛那種堅苦卓絕的精神，不屈不撓的意志，在戲劇界是難得

的人材，現在遇了難，這是轉運的損失，爲了哀悼這多年合作的老友，他不顧老父的挽留趕到重慶去參加追悼會。

到了重慶他才知道是呂光和朱秀回來了，據他們說徐州失陷的時候他們的隊伍正在徐州城裏，那時候敵機整天不斷的轟炸，他們演劇的工作是停止了，其實敵人那樣殘酷的轟炸，是對於他們的獸性自我的宣傳，是對我們民衆有效的教育，民衆抗敵的情緒已是非常的激昂，不必再用戲劇來教育他們了，所以在那時候他們的工作是指導民衆防空，和慰勞將士。

雖然郟城，荷澤，蒙城都相繼失陷了，可是我們軍隊還是非常的鎮靜，當地民衆有過台兒莊勝利的教訓，也毫不恐慌，他們深信着國軍必然勝利，他們早已和部隊取得了聯絡，遇有必要時，部隊會通知他們行動的，所以也毫不顧計的工作着。

一直到五月十九那天突然接到立刻退却的通知，可是許多同志已經被派出去工作了，對於他們不能丟掉不管，呂弗和呂光變國人分頭去找世門，等世門回來以後才整隊出發，這樣已經耽誤了不少的時間。

這個隊伍在山東收容不少的平津流亡的學生，有的年歲很小，尤其是女生，雖然在前方鍛鍊了很久，但是聽說現在敵人已經四面包圍了，需要突圍而出，有的吓得腿軟了走不動，石佛不得不

邊走着一邊照料她們。

大家過去從來沒有急行軍的走過一百多里，這一夜走下來，一個個的腳上都腫起大泡，尤其是渴得嘴裏像要冒火，喉管裂了似的難受，路上又連一條小水溝都找不到，除了聽到槍聲，像是打了一針嗎啡似的跑上五六里以外，誰都抬不起脚步，就這樣趕不上部隊了，只好和難民們一道走着，第二天上午遇到一個村莊，他們停下來買一點東西吃，剛剛在吃，敵人的飛機又來了，一下子俯衝下來向這村莊掃射，大家誰也顧不了體內可憐的毛髮，呂光和朱秀向一條路跑去，跑出莊子，還聽見石佛在掛掛對長遠的響聲。

等到敵機過去，呂光和朱秀再回到原地方一看，莊子已經只剩了傾圮的房子，滿地的死尸，他們的同志却一個也沒有回來，他們想也許是都遇難了，於是和那些回來找他們親屬的老百姓一道去翻着那些尸首，正在找的時候，遠遠的一陣激烈的槍聲，莊子外邊大路上奔跑着的老百姓喊着說日軍人來了，認尸首的人們也離開尸體立刻跑了。呂光和朱秀脫了身上的軍裝，檢了兩身人家丟棄了的包袱裏的便衣換上，也隨着大家向一個方向跑，他們不敢喘息的進行着，也不知道這條路究竟引他們到什麼地方。跑了不知道多少路，槍聲已經聽不見了，緊張程程鬆懈一下，忽然朱秀倒在地上，昏過去了，呂光趕緊去救治，才發現她的腿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被什麼東西劃傷了一條破口，血已

經沾溼一條褲腿，她是因爲流血過多暈倒了。

正在呂光望着朱秀倒在這裏，束手無策的時候，忽然袁大章雜在人羣中走過這裏。呂光大聲的喊住他，他把袁大章這個孩子看成了救星了。

袁大章看到呂光立刻遇到母親似的投到他懷裏，他告訴呂光他方才遇到一個朋友說：眼看見石圍在莊子外邊田壟上被日本飛機的機關槍打死了，他沒說完就放聲的大哭起來，呂光被這個消息震得幾乎暈眩了，他盡量的抑制着，他勸慰了袁大章的悲哀。來商量如何救治朱秀的創傷。

不秀漸漸的蘇醒過來，呂光和袁大章扶着她走到一個老婆婆家，這老婆婆的兒子在打鬼子，媳婦年輕時被日本人來了糟踐，昨天才去逃難，現在家裏只剩她一個人，呂光忙她害怕不敢收留他們，於是騙她說他們是生意人，朱秀是他的太太，袁大章是他的弟弟，因爲朱秀病了，要求在這裏休養兩天。

這位老婆婆大體在感覺着寂寞，對於這幾位不速之客熱烈的歡迎，她親自用白麵來做了片兒湯，像招呼女兒似的來招待朱秀，朱秀多年沒有受到過這種母愛了，感動的流淚，淚向老婆婆說：「您對我這樣好，我不知道要怎麼樣來報答您。」

「唉，不要這樣說，這算不了什麼；出門在外的人，誰短得這個災兒，病兒的，這亂開關的年頭。」

兒。說不定那一會兒就死，照應人家也就是照應自己。」老婆婆反而這樣安慰她。

在這位慈心的老婆婆盛意的招待之下，朱秀拜她做了乾媽，乾媽把她自己兒子和媳婦的房間騰出來給她的乾女兒和呂光——她眼中的乾女婿同住，另外通道裏設了一個舖位給袁大章。

這地方淪陷了，他們三個都焦急着想走，可是朱秀的傷剛好了一點，又發了瘧疾，使他的計劃又耽擱了，袁大章的家鄉也失陷了，這裏去他家裏很方便，他急於要去看一看他的父親，於是就決定他先去看他的父親，可能的話再來遷徙他們，否則就一直口去會合，這裏留着呂光招呼他這位名義上的太太。

朱秀的惡性瘧疾燒得好幾天不知人事，這裏沒有醫生，沒有藥品，老婆婆和呂光只有相對流着淚的望着病魔在糾纏着她，呂光便日夜的坐在床旁邊一張小凳子上守着她。

過了些天，朱秀的燒居然退了些，神志也清楚了，老婆婆趁呂光沒在房間裏的時候感嘆的和她乾女兒說：

「你真是前世修得好福氣，嫁到這樣一位有情義的好女婿，你這病要不是他這些天整夜不合眼的伺候你，那就真難說了；乾姑爺的人是真好，比起你乾哥哥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你乾哥哥他們在家裏的時候，每天晚上都打他的媳婦，吵得四鄰不安的。」

她這話使病後貧血的朱秀臉上泛起紅暈，心在跳動，她衷心的感激着呂光。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又有這們個好女婿，你將來有福享呢。」老婆婆對乾女兒有着一個美妙的憧憬的說着。

呂光回來了，朱秀叫他過來坐在床沿上，看見他那飽滿的臉，這幾天來雙頰已經陷下去了，她知道老婆婆的話一個字也沒有錯，她握住呂光的手說：

「這些天辛苦了你了。」

「這位陌生的老婆婆還這樣招待我們呢，何況我們是同在患難中的同志呢，任何的辛勞都是應當的。」呂光這樣回答。

朱秀感受到一種畢生沒有經過的偉大的人類的愛，這種愛不像情愛的那們膩，不像母愛的那們溫，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感覺，像是太陽的光線射透了全身表皮下的每一個細胞，使它們活躍，滋生；像是初春雨後的空氣，使呼吸清新而舒暢，她也不知道是喜還是悲的流了淚說：

「你不要太辛苦了，你已經瘦了，你需要多多休息了。」

晚上，朱秀要呂光也擠到她睡的那一張木板床上來睡，她這樣向呂光說了，却又在就心呂光會認為這是變質了他的偉大純潔的愛而拒絕。

呂光實在疲倦了，看到朱秀好起來，也放心了，倒在床沿上就睡着了。

當朱秀病後消瘦而貧血的臉孔得快要恢復了的時候，當地的偽組織在拉夫，抽男的去當兵，徵女的去做慰勞隊，從近郊的四鄉逐漸擴充到還較遠的鄉村，呂光他們覺得現在不能不走了，他們在這裏給袁大軍寫一個字就辭別了招待了他們兩個月的乾媽。

從徐州撤退的國軍，只放棄了徐州城這個點，並沒放棄這廣大四鄉，他們並不是敗退而是變更了戰略，他們不再在敵人的身體前面去打擊敵人，而採用游擊戰是深入敵人的腹心去隨時攻擊他們的心臟。

呂光他們離開老邊婆那裏向西走，遇到一位熟識的在徐州作戰的營長，他告訴他們說永為禍患的黃河也奮起了保衛領土了，現在它阻住了敵人的西進，他是奉命在黃河以東的地帶來游擊敵人的，現在這一帶因黃河決口被災的農民都來參加了保衛民族的戰爭，對於這些農民，需要給予他們政治訓練，他挽留他們在這裏幫忙。

呂光他們想前方的工作比後方更有意義些，並且敵我正在黃河兩岸對峙着，要渡黃河回漢口也許不大容易，於是他們兩個就在這游擊隊裏工作了。他們參與過上百次的戰鬥，走過不下五千里地方，最近因為她的瘧疾好了又犯，犯了又好的老不斷根，需要到後方來醫治，所以他們才從樊城襄

陽取道回來，多麼令人感到遺憾。

在一段時期工作中，只知道袁大章組織了一個孩子演劇隊，率領着二十個從十三歲到十八歲的公  
孩子在游藝區工作外，再也沒有聽到石佛的消息，恐怕他的遇難是確實的了。

鄧輝聽完了他們的報告，一方面讚譽着他們的工作精神，慶賀着他們倆個美滿的結合另一方面  
更哀悼着石佛的遇難。

他回憶着八一三以後，他們在上海出發以前，石佛和他說的我們要做一隻戲劇的驍軍並而爭他父  
然以一匹驍軍的姿態壯烈的犧牲在戰場上了，他覺得這是戲劇界的一篇光榮史詩，而自己蹙縮在  
鄉幾羈絆，比起他來簡直是可恥的行爲，爲了表揚死者，爲了勉勵自己，他要寫一篇沉痛的紀念  
石佛的文章。

石佛的英勇犧牲感動了每個戲劇工作同志，顧大名首先在報紙上發表了一首「哭石佛」的五百  
行的長詩，這裏敘述着石佛和他同窗讀書的時候他們是多麼要好，他們分手的時候是如何的互相  
勸勉，而現在石佛死了，他如何的努力工作紀念這位至友，這位同學。

許多晚聯都事先送到追悼會的籌備會裏，岑沅稱這都是打出來的朋友，也親擬了一封晚聯去哀  
悼他。



在開追悼會的前幾天，鄧輝都郵街搭公共汽車預備到黃家埗口X X劇團，商借開追悼會的廳。當時時候，走到冠生園門口，一位摩登的太太正由裏邊走出來，突然的喊住他，鄧輝楞住了。仔細的一看才看出來原來是蘇曼莉。雖然她還是用那瘦小的身子支持着一顆大頭顱，但是她的型却改變了，她已經不像在上海那時候那種奇裝異服，而另外改成一種華貴的中年婦人的裝束，灰色銀針海虎絨的大衣裏襯了一件藏青色毛織品的旗袍。前額的頭髮梳得光光的，只有後邊拖在頸項上的一段有電燙過的痕跡，頭髮被一付絲綢整整齊齊的網起，手裏除了一個銀色皮製的提包以外，還提了許多包糖果。

她遇到了鄧輝一別多年的老友，熱烈而親切的挽他再回到冠生園裏去談一談。

鄧輝看她這種華貴的氣概，看得出來她現在決不是和謝開石——一個窮音樂家在一道，可是他又不便問她現在的丈夫是誰。

蘇曼莉並沒有把以前喊做媽媽的鄧輝看成外人，這幾年如何的生活都詳盡的告訴了他。

從他的口中，鄧輝知道她和謝開石在香港同居了不久就分開了，謝開石到南洋去，她就另和一位洋行的買辦結了婚，現在她已經有三個小孩子的母親了。最近她的丈夫要在內地創辦十家實業公司，止產額幾萬才全家搬到重慶。

「提到演戲她感嘆清瑛在沒有那種精力了，更回憶着她過去在舞台的鋒頭。」

「現在綠漪在重慶的鋒頭真是呀！唉！我們是老妻，這些後輩都爬起來嘍！」她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件事對鄧輝說：

「我在香港臨來的前一天碰到石佛，……」

「什麼你碰到了石佛，」意外的消息給鄧輝極大的驚訝。

「他是徐州突圍出來逃到上海，在上海待了些時候，剛剛到香港，在香港等船轉海防來重慶，我碰到他的那一天是他剛下船，聽說你們在重慶，又不知道通訊的地址，沒法預先通知你們，所以要我碰到你們的時候告訴一聲。」

鄧輝聽到這消息，歡慰着石佛並沒遇難，又怨恨着自己和一群朋友們的粗心，石佛沒有死，現在大家在這裏大張旗鼓的爲他開追悼會，這是多麼滑稽的一件事，石佛來了要聽到這一幕喜劇一定會大笑的；可是上海的信不是不通，爲什麼石佛始終不來一封信？爲什麼呂光也不打聽明白了就說石佛遇難了，以至鬧出笑話，他覺得可笑又覺得可氣。

蘇曼莉知道幹戲的人生生活，是那們窮，她和鄧輝分手時說明了她住址以後並且說：

「你不要客氣，如果缺錢用的時候，你去找我，旁的忙我幫不了，這點忙我還可以幫的。」

鄧輝走了冠生園立刻發號外以圖把石佛的消息送給每一個朋友，朋友們正在積極的籌備追悼會，聽到了這消息都有點啼笑皆非。

一個多月以後，石佛果然到了重慶，由蘇曼利指引找到了鄧輝。從鄧輝這裏他知道那一幕喜劇令他感激着朋友們的可貴的友情，他說：「雖然我沒有死，可是還是有一位同志殉難了。」

「是誰？」鄧輝急着想知道

「徐飛。」石佛提起徐飛心裏很難過。

聽到徐飛這個名字，鄧輝腦子裏立刻浮起那一位整天叨着煙斗拿着一本書獨自坐在那裏，從不參加任何糾紛像一個科學家似的青年，沒想到他在這次抗戰中，做了戲劇界中的烈士，於是他問石佛說：「他怎樣遇難的？」

石佛對鄧輝報告徐飛遇難的經過說：「當我們從徐州突圍出來，走到一個莊子吃飯的時候，來了三架敵機來掃射，這突然的遭遇使我們全隊的隊員都分散的逃避，我爲了要救護幾個有病的婦孺避藏，就沒有去管我們的隊員，這時候只有徐飛和我兩個人在這裏救護他們，當我們把最後一位正發着瘧疾的老太太抬到公路溝裏去的時候，一架敵機俯衝下來，達的向我們掃射，我們立刻伏在地裏，飛機昂起頭來飛過去了，我們爬起來預備去找一個隱蔽的地方，剛剛走了沒有好遠，那

架敵機死了一個圈子又俯衝下來了，又是一陣掃射。我立刻跑到一顆大樹後邊，這時候聽到徐飛慘叫了一聲跌倒了，敵機還在向大樹上掃射，我雖然知道了徐飛一定受傷了，可是也不能去救護他，一直到敵機在樹週圍兜了三個圈子，掃射得滿意了又昂起頭來飛走了的時候，我跑去查看徐飛，他果然頭部受了重傷，這時候因為流血過多，已經是只有微弱的氣息了。我身邊沒有一點藥品，眼看他的血流得把地上都染得殷紅了，我沒有辦法挽救他，附近沒有第二個人，烏鴉在那邊喝一個人的血，這種情形使我不能離開這裏去找人救治他。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他吐他最後的一口氣息。當他臨死的時候，他用那無力的手向他的乾糧袋裏指了一指，我把乾糧袋摘下來一看，裏邊藏着一本英文本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和他翻譯未完的一疊原稿，這也被血染濕了，他看我拿起了這本書和原稿，輕輕的向我懷裏推了一推，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我繼續他翻譯完了這本書，於是向他說我絕對完成它，我話說完了，他就死去了。他臨死的這一段，我一生再也不會忘記的。這個舉動充分的說明了他的人格的伟大，在任何的環境裏，就是連死都不忘了學術的研究，我當時拿着這份血染的稿子，傷心到了極點，我向他發誓我要立刻完成他的遺志，可是沒想到我竟於驀然了也的付託，沒有能够替他保存起這份遺稿。

那陣對於徐飛這沉痛的殉難，和至死不忘學術的精神也非常的欽佩與哀悼，他們沉默了一會，

鄧輝又問石佛以後的遭遇。

「他死去以後，我在旁邊守着，恐怕那羣鳥鴉來啄食他的遺體，盼望能夠來一個熟人幫我把他掩埋了，但是始終沒有一個熟人，遠遠的又有了鎗聲，逃難的人都說日本兵來了，於是我向逃難的農民討了一把鋤頭，在那顆大樹底下挖了一個坑，把他掩埋，在大樹上用小刀刻了「烈士徐飛之墓」六個字；再一看公路上已經沒有行人了，他的血跡已經被人踏得沒有痕跡了，鎗聲也停了，空氣裏含着塵土，遮得夕陽發出昏黃的光，我迷惘的一個人在這暮色裏也不知道究竟往那裏去，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我們的隊伍，我胸前抱着那血的稿子迷惘的走到原來的那個莊子，那裏已經除了死尸以外沒有多少生人了，我預備就在這莊子裏度一夜，明天再做走的計劃，沒想到半夜裏有一小隊日本兵開進了這個莊子，把留在這裏沒有走的男人全捉了去算做他們戰勝的俘虜，我也在內，我是穿了軍服的，對於他們的報功是更適宜些的。」

「我和十幾個農民都被認為他們所俘虜到的游擊隊，在第三天解到縣城裏去囚禁着，經過一次問話，說是問話，其實並沒有問，只看了看我的樣子，查了查我的東西就在一張紙上填了些字就又把囚禁了，就在這一次，他們把徐飛臨死前我的稿子拿去了。」

「和我在一道的十幾個農民陸續的拉去幹苦工，而我却還在這裏囚禁着，我想大概我的生命

怕要犧牲在這裏了。

「後來我從守獄的那裏才知道他們給我一個游擊隊支隊長的頭銜，早到上邊報了功說是他們肅清了×莊的游擊隊，生擒了官兵十餘人，我就是那個官，那些農民就是那些兵，我聽了只覺得可笑，而同時使我更看清楚倭寇從士氣以至操縱這戰爭的軍閥都是抱了什麼目的在作戰，那真簡單得很，是爲了昇官和發財，飽了這國目的來作戰的隊伍來和我鬥還有主義，有信念的隊伍戰鬥，雖然依賴優良的武器可以博得一時的僥倖，但是在長期抗戰中，他們必然處在失敗的地位的，這些懷着昇官發財的幻夢來到中國的武士道們將要有一天幻夢完全破碎了，讓那軍閥運他們的骨灰回國的，我可憐着他們，也在咀咒着他們，因爲這種擄掠的海盜決不會講到戰爭的道德，我鬥許許多多作偽裝的同胞會像我一樣無辜的變成他們表功的犧牲品。」

「不久，我被解到了徐州，在徐州他們才清楚了我的身份，是演劇隊的隊長，而不是游擊隊的隊長，可是不管是什麼隊長，都一樣的受着俘虜的待遇：有一天，一個日本特務人員帶着一個中國翻譯來找我談話，手裏拿着徐飛的那些血染的原稿問我是不是我的東西，我回答他是的，並試探的向他索討，他把這些稿子認爲是我的作品，回答我說他懂得一個文人是怎麼樣愛護他的作品，他可以還給我，但是要我答應他一個條件：我曉得他會提出什麼條件來的，我於是聲明這稿子並不是我

自己雖然還是那位死法的朋友託我保存，如果他不願意無條件的還我，我也何必不要，我相信徐紫雲的陰魂有知的話也不會願意我爲了保存他的稿子而投降敵人的。這一次也沒有得到結果的洗了，以後他補幾天總要來打攪我一次，他要求我敘寫敘描徐州人民安居樂業的文章，要求戲弄幾個人來演演戲，要求我和南京，濟南幾個當了漢奸的戲劇工作者通通信，這些要求都被我拒絕了，這樣在這裏住了四個多月，他們才對我完全絕了望的把我解送南京。

這八個武裝的日本兵押着我們十幾個俘虜坐上了津浦車，雖然是客車，但是車上却很少客人，滿車都是號啼呻吟的受傷的敵兵和軍火，在夜間車小心謹慎的開行着，像一個胆怯的人在走夜路，也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突然一聲震驚了天地的巨響，我們在車裏的就覺得像是天地翻覆了，接着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不曉得過多少的時間，我醒了，身體感覺輕鬆不像在車裏硬板上睡着，我仔細的去分辨，原來我睡在懸沃泥土的田野裏，我奇怪着這週遭環境的變更，於是爬起來要看一個究竟，我起來，我走，都沒有一個人吆喝我，聽不到一點聲音，也看不見一個人，我想難道我也已經恢復了自由嗎？可是爲什麼他們把我放到這地方呢？正在想着，東方已經放出一些灰白的光使我能看到一些周圍的景物了，藉着這微弱的光，我看到了橫亘在前面鐵路的路基，火車像死牛似的顛覆在路基的下面，我的左近有幾個日本兵狼藉的躺着，這一下我完全明白了，這輛載有軍火的車是裝

我們軍隊給炸燬了，在這一個機會裏我確是恢復了自由，理智告訴我不能再待在這裏，我應該快一點逃走，我摸了摸我全身並沒有一點傷以後，就在這蒼茫曉色的田野中背着路幕走去。

「在路上走了幾乎是一個月，得到了許多老百姓的盛意的接濟和援助，我居然逃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知道了祝友媿，洪少美，張銓這一般傢伙在替敵人攝製宣傳大東亞新秩序影片。金牛峯和嚴碧霞分開了，他在南京成了要人，和宗直一道來四川的六個人又回到了上海，毫無廉恥的在爲敵人宣傳的影片裏飾着要角。像狗似的搖着尾巴向主人乞憐的得着一塊殘骨就立刻互相咬起來。這些不要臉的傢伙雖然玷污戲劇電影界的在認做做父，可是他們究竟不能無賴的生存在大地間。這類的影片放映的時候，永遠是沒有一個觀衆去看，這一點是充分的說明了這一般敗類是多們被孤島上五百萬民衆所不齒了。

「在孤島上一方面有這些敗類在活動，另外也有許多志士在艱苦的和他們鬥爭着，他們就心着孤島上五百萬民衆意識的消沉，他們巧妙的去克服環境，上演着激發民族意識的歷史劇。這些演劇却得到觀衆熱烈的歡迎。

「我在上海只待十天就搭船到了香港，在香港我本來要給你們來信，又不知道通訊處，正好碰到了蘇曼莉，匆匆忙忙的託她給你們帶來一個消息，我到還不知道你們在替我開追悼會呢。如果我



早知道了，我一定還不讓你們知道，就在開追悼會的那天，我親自到會來吓你們一大跳的。」

徐飛因爲不善交際，在戲劇圈裏的熟朋友並不多，對於他這人很多人並無印象，但是對於他這種至死不忘學術的精神，和他識與不識的人都在欽佩着，爲了表彰這位戲劇界中的抗戰烈士，表彰他這種學術的精神，全重慶戲劇界的人們爲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追悼會，在這會裏大家決定要提高劇壇學術的空氣來紀念這位死者。

## 十五

「新中國」在成都的營業一天天的衰落下去，同時更感到劇本的恐慌，因爲抗戰口號兩年來大家已經聽煩了，觀眾似乎需要換換口味，新中國雖然有幾齣看家的戲，可是不能翻過來，掉過去的總是那幾齣，而且現在是抗戰時期，總還得顧到了抗戰宣傳，要營業與宣傳面面俱到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曹一海居然挖空心思的想到了一條妙計，他把阿芒推上了戰場，使杜九姑娘搖身變成了女間諜，茶花女和女店主都硬裝上了一條抗戰的尾巴，在他想這是一個應付兩面的法寶，可是演出了以後，完全出乎他意料以外，要看原著的說它不倫不類，注重宣傳的罵它與抗戰無關，營業仍然是無起色，原爲了名利雙收，而結果是兩面不討好，這使曹一海決心放棄了折衷的辦法，而

專門講經濟了，他也準備好了一套理論說：「並不是我們不演這些戲，而是錢來得沒有那麼快。」他在這種理論之下，換了專演西洋名劇的政策，於是，「英雄與美人」，「欽差大臣」，「怒吼吧，中國」都陸續的演出了，但是因為最近幾個月的營業不振，劇團經濟已陷於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沒有多的款項來墊付演出費，而又急於想收進現款，每次都是草率的排演，敷衍的演出，演員既不是中國人，又不像外國人，說的更是中國人不懂得的中學話，因此這些雖然是名劇，也很少觀眾來領教。

生活一天天的高了，營業却一天天的壞了，曹一海弄得走頭無路，團員們也各懷了去志，像一根竹子，大家都在等待第一個竹節的破開。

曹一海第一個竹節的是岳平，她那位女朋友替她介紹了許多有錢有勢的朋友，使她沒有因為劇團的窮而遭到什麼經濟的恐慌；雖然是在陪都，雖然是在成都，她在物質上的享受並沒有比以前在上海差了什麼，拔丝的皮鞋，三花牌的肥皂，這些人家所得不到的，會從飛機上飛到她的手裏來，對於這些虛幻的饋贈，她並不是一個初出茅廬一點不理解的人，在上海她生活了很久，這類的事，早已司空見慣，並且還曾經她的乾娘傅真的指教，更有過實際的經驗，她懂得在這些精美的饋贈的心裏包藏些什麼東西，她常常是聰明的收了饋贈而故意不去發掘它的核心，就這樣使許多人花了心

本而收不到他預期的利潤。

岳平這位女朋友的家過去像「蒙特卡羅」似的依賴賭稅支持，自從岳平搬來以後，她的經濟也另有了來源，因此她就心岳平會被某一個人所攫獲，同時也就心那些攻不到利潤的人因失望而絕跡，她運用她的智慧在他們中間調和着，給那些人以新的希望來繼續投資，使岳平也間或償付那些人們企圖的一些利潤。

岳平對於這位女朋友最初感到她的友誼的溫暖，現在却逐漸發現了她鬼祟的伎倆，固然許多年生活上的辛酸與甜密使她很懂得怎麼樣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她不會胡裏胡塗的被人當貨物似的零賣的出賣了。但是她却深深感到人類的醜惡，溫暖隱藏着冷酷，友誼掩飾着陰謀，這樣一個世界中自己孤零零的像是處在魔窟，現在自己的青春還沒有逝去，這各色各樣的魔鬼用善良的面具掩蓋着他們的青面獠牙向自己做着繆笑，可是總有一天自己這唯一伏魔的法寶——青春消耗盡了，會被他們啃噬得血肉狼藉的丟在荒山吧！這位女朋友過去在上海的時候不也和現在自己一樣被若干人膜拜着，逢迎着說她是天上的安琪兒，說她是世界上的維納斯嗎，到現在是僅僅的五年，這些都變成了夢，像是烟消得無蹤無影使她反而要做出笑臉來逢迎人家得一些人家手縫中流下來的錢了；使她這安琪兒變成了撒旦，像一個搶奪似的拍賣人家的青春了，她清楚的看出自己面前的這兩條路，她無路可

是又願做的不願意向任何人傾訴一點這心頭的祕密，她要自己找一條適合自己而又不是最難的路。

到劇團去，團員們都窮得沒辦法，嘻皮笑臉向自己討一支紙煙抽，東方櫻因為沒有錢電燙頭髮在和余葆恩吵嘴，團員們今天嫌伙食沒有肉，被將某芳聽到了，桑焉槐的說生活過不了，養不起許多吃閑飯的人，這些瑣碎的事件使岳不有了感觸。她想演戲真不能當做一個終身和職業，以前幹愛美戲劇的時候是窮困，却還都在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職業化就好了，現在做了職業的演員可仍然沒有脫離過窮，以前自己做着爲人們欣羨的紅明星並不會靠着有限的報酬去生活；現在在重慶舞台紅得發紫的綠漪，還是在官辦劇團裏實際也沒有多少錢的新水，這樣看來，幹戲過去是窮，現在是窮，將來不免還是窮，要像好萊塢的演員們那樣享受，真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幻夢，難道人生只是爲了吃苦受窮的嗎？如果能够永久在舞台上保持着最高的聲譽到也值得，可是一個女演員的風頭究竟是短促的，青春消逝了，她也就跟着被打入冷宮了，傅真正是一面很好的鏡子，自己也不能等待這末運的到來。

正在她爲自己的命運而徬徨的時候，有一天一個爲她花了許多的錢，却始終沒有得到一點反應的客人率直的和她的開了談判

他告訴岳不說他在做着汽車的生意，手裏很有幾捆錢，現在是單身漢，他需要老婆，於是她繼

中了岳平。問岳平需要什麼條件；並且他還附帶的聲明說，他自己也知到自己年紀大了一點，也許岳平不會愛他，但是這沒有關係，他要求的只是岳平和他共同生活，並不勉強岳平去愛他。

客人過分坦白的話，先使岳平頗為生氣，但接着也就釋然了，她覺得這倒也痛快，在這三十世紀，尤其是這戰時，應當有這種簡捷的確定男女關係的辦法。因為事前她沒有想到這問題，於是她向對方要一個考慮的時間。

岳平認為一個人在世界上有兩種生活，一種是精神的生活，一種是物質的生活；最初她是只追求精神生活的，所以她離開了家鄉，甘於窮困的去參加戲劇工作，只企圖在藝壇上得到一個至高的榮譽；她更希望得到一個理想的愛人，那怕是布衣粗食她都不在乎，只要讓心靈陶醉在愛海裏，但逐漸的她這個理想動搖了，她覺得藝壇上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是永久獲不到的，千萬的觀眾在頌揚自己，可是也有同樣數目的人在貶抑着自己，世界上何常有真正的榮譽，就是現在僅有的榮譽將來會隨着自己的青春消逝的；至於男女的關係，實在是建築在性慾上，沒有一個男人不迷戀於女人的肉體的，相互關係也必然隨着他們對於舊的厭倦而離解，所謂的精神生活是多麼虛無縹渺不可捉摸的一個烏托邦呀！

精神生活的理想動搖的時候，她更受到物質的誘惑，她開始訕笑過去自己爲了追求永遠捉不到

的一個虛幻的憧憬而放棄了一切物質的享受的羈縻，於是她逐漸的把這衝動的行爲決定在物質的進求上，她結婚是爲了生活安定與舒適，她重新活躍到舞台上，是爲了獲得供給她更高的享受的人，雖然抗戰的聖火曾經一度消蝕了她的享樂慾，但那是多們短促的一個衝動，她自己不能克制已習慣了兩享樂生活，不久就又縱情於享樂裏。

現在她已經發覺自己在舞台的號召力是減低了，大概是男人們開始對自己厭倦了，自己應當答覆這男人的要求。

想到結婚的問題，過去的一頁又翻出來，只過了一年多的婚後生活，就被遺棄了，而所得到的，一筆陪葬費，只贖養了自己幾個月，自己決不能再蹈一次覆轍：回憶着過去，瞻望着前途，她考慮着她需要的條件。

經過了考慮，她向那位坦白的客人提出了她的條件，她需要十萬元的結婚保障費，這筆款子應當在結婚前交付，此外在結婚以後，她還應當有她的自由；客人對於這條條件立刻接受了，只在第二條裏加了一個附註，就是她可以有任何的自由，但是不要再演戲，原因是他雖然不在乎岳平對他沒有感情，可是不願岳平再愛着旁人，如果愛着旁人只是岳平心裏的事，他也並不苛求，他只要岳平不在他面前和旁人表演着戀愛的動作，既便是在舞台上，是在戲劇中間。

今大和的裏面，這話不意料之中的，她過去也會有過這經驗，她知道這是一列難以取消的附屬，於是雙方都滿意的訂立互惠的條約。

新中國團團正在最後的呼吸中掙扎着，岳平的脫離是催促他早日的死亡，然而曹一海獨自去操縱，他向岳平提出許多為民族國家為戲劇運動的題目，同時也乞憐的請求對他個人給予友誼的。『可是這些話都不能打動岳平，岳平回答說：『我們應當把問題該得實際一點，我不能整天吃『為民族為劇運為友誼呀！』』

『生活問題總可以想辦法的。』曹一海仍然不放鬆她。

『但目前的生計問題，我認爲在中國幹戲是一輩子不會幹得有飽飯吃的。我，你是知道的，這是一個比較像樣的生活，這是幹戲能得到的嗎？我現在脫離劇團，但是我絕對還從側面給你幫忙，幫助你爲民族效力。』岳平的去志非常堅定。

曹一海覺得岳平的話是有相當充足的理由，劇團在平時尚且不易維持，何況在這動盪時，一切的演出，是在飛漲，票價並沒增加了多少，而劇團下不了，一切的演出今後將怎維持，連他自己都不敢想。

『岳平，我看你也可以歇手了，在中國靠演戲吃飯是』

不行，要幹戲應當先想法子發財，那時候有錢去賭，要怎麼幹就怎麼幹。

岳平終於是脫離了新中國劇團了，脫離了劇團以後，立刻就在那位客人結了婚。她現在不僅從飛機上運來的外國貨的化粧品，衣料，皮鞋，絲襪更多了，更精美了，並且還有了一部嶄新的私包車，她的闊綽程度像在和物價的高漲成着正比例。

岳平劃破新中國內部散夥的第一個竹節以後，團員們陸續的脫離，曹一海還對想着能背城一戰。

在國裏生活水準和物價呈着反比例，於是東方樓和蔣其芳同時在羨慕着岳平。

最近劇團不能經常演戲，余葆恩在一家廣告社裏兼了差，因此不能整天的陪伴着東方樓，這已使她感到非常寂寞，而每天又總是口袋裏空空的，不敢邁出大門一步去想淺手拂過一下這不耐耐的寂寞，有時候想到孫照路去轉一轉吧，打開粉盒一看，從上海帶來的三花粉已經刺了殘廢了，絲絨粉粉也破碎了，她興緻又索然了，她賭氣的把粉盒一擱，咀咒着說：『這那裏是人的生活呀！』

她咀咒的固然是窮困，同時更是這不耐耐的寂寞，她不願意像岳平那樣純粹的功利主義，她對於心靈的安慰和物質享受要雙方顧到的，如果要像岳平那樣嫁一個有錢的老頭子，她勿甯選擇一個錢較少一點而懂得愛情的年青人。對於余葆恩她並不是沒有愛情了，她實在還是在愛着曹一海，只是



那余葆恩所給予她的心靈的安慰與物質的供給都不滿足她。使他們之間的愛情有着一點裂痕。她希望余葆恩能放棄他的筆桿去做做生意，也不必發大財，只要得到能夠維持他們兩個並不奢侈的生活的收入，而空餘的時間又相當的多，能夠經常的陪伴着她，她也就滿足了，可是余葆恩却固執的不肯放棄他的藝術工作，甯可整天忙得要死，甯可受窮，不去滿足自己這極低限度的要求。

他們倆之間的愛情全部被斑痕遮住了那是在東方櫻認識了一個飛機駕駛手以後，這位駕駛手年輕健壯而又似乎很多情，在財富方面他雖然比不上岳平的那位老頭子，可是比余葆恩則豪華多了。這兩點正合於東方櫻折衷主義的要求，於是東方櫻對他發生了好感。

東方櫻雖然喜新，但並不厭故，越是當她得到了新的，她會越留戀舊的，當她愛了余葆恩的時候，她捨不得割捨宗直；當她現在愛了這位駕駛手，也仍然在留戀着余葆恩，如果可能的話，她實在願意兼收並蓄，她想我愛這面鏡子，不是同時還可以愛那一個茶杯嗎，爲什麼這就不行？可是事實上就不行，沒有一個男人理解她這種思想，她覺得男人都小器的像一個小孩子，弟弟要媽媽愛他就不讓她愛姐姐。

余葆恩發現她在愛着那位駕駛手的時候，他回憶到在北平時他他和宗直，東方櫻三個人所演的第一幕，現在這一幕又要重演了，而這個悲劇的主角裏由自己來擔任，可是宗直的那種西哈姆的新

神不是自己所能表現的，在重演的這一幕裏他要把自己担任的這個悲劇角色處理成一個中古的騎士，要去和這位駕駛手做一決鬥。

假使他作真的決鬥，東方櫻不願意他作任何一個犧牲，但也希望他們死去任何一個，免得自己不能決定對那一個。雖然她這樣想，但總覺還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她不願意看到一幕流血的慘劇，於九她親自去救余葆恩。

見到余葆恩癱倒在他懷裏，她哭得很傷心的向余葆恩申訴着，承認她自己是一個感情脆弱的凡人，自己的感情永遠受着環境在播弄着，她沒有力量咬斷那環境的鉄繩，她的心像一塊肥沃的田地，任何人在這塊田地播上種子都會發芽，現在那位駕駛手在她心田上所播種的新芽已經茁長成苗穗，如果拔去了這新苗，這沃土會跟着變成饒青的；她希望余葆恩可憐地這般弱，讓出這塊土地來，由這新苗自己的生長吧！

余葆恩經不起女人眼淚的洗鍊，他緊緊的抱住了東方櫻，內心裏矛盾，感情在激烈的戰鬥着。

「雖然我們分開了，我相信我們會永久的相愛着。」她給余葆恩一個臨去的祝福，希望回來安慰他，被傷的心靈。

東方櫻和那位駕駛手結婚了，在蘇州有一幢上海式洋房，往着，吃吃咖啡，跳跳舞，玩玩撲克，她覺得現在才像個生活，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丈夫常常天南海北的到處飛，只留下她一個人陪着比岳平更多的飛來的化粧品，她望着她丈夫給他的精緻的香粉和口紅，總在想着這次他是不是還是很平安的飛回來呢？

蔣其芳藏起老闆娘的面目的常來看東方櫻，爲的是經常得到一些饋贈的化粧品，當東方櫻懸念她丈夫的時候，也從她這裏得到一些慰藉。

蔣其芳告訴東方櫻說：駕駛人員如果遇到意外，將有一筆巨額的恤金給他兩家屬的，但是需要他本人生前留下遺囑。她並且問東方櫻是不是已經得到這個遺囑了。

這是東方櫻沒有想到的，她雖然每次就心她丈夫的是否生還，可是她從來沒想那件不幸事件發生以後的情景，聽了蔣其芳的話，她驚訝於這個建議，她立刻否定這樣的做，因爲在她的生活上，丈夫和比那一筆巨額的恤金相比，她是更需要她的丈夫。

「你問他要了那張遺囑，不見得他立刻就會遇到什麼不幸的事，你不要也不見得他永遠不會遇到不幸的事」。蔣其芳這樣給他解釋。

東方櫻知道蔣其芳的話是對的，但她總覺得這是注定不幸的命運的舉動，可是經過蔣其芳幾次

的激說，她這脆弱的人也就動搖了。

她居然鼓起最大的勇氣向她丈夫提出遺囑的事。她雖然是用了一個委婉的措辭，可是還引起她丈夫的暴怒，突然打了她一記她從來沒有受到過的男人的暴粗的耳光。

「你原來在希望我死！你好狠毒呀！」幾乎是遍到她臉上的怒罵，這怒罵使她委曲的哭了。

丈夫的怒氣不久就平息了下去，他們之間總像有一個不可拂拭的污點，再不能恢復以前的歡愉了，這正像她預感到的遺囑兩個字就是注定命運上的不幸的。

新中國的人有辦法的都走了，沒辦法的耗在這裏混一碗飯吃，曹一海一方面還希圖中興，另一方面也爲了顧全同志的義氣所以並不下逐客令，可是蔣其芳却忍受不了這個，她認爲這些個寄食者是剝奪了她的享受，如果他們的伙食停止了，至少自己不至於弄得比不上東方櫻更比不上岳平的服飾，她覺得簡直不明白她的丈夫爲什麼要做這們一個大傻瓜。

她屢次的給這些寄食者以難堪，最先她還是指桑罵槐，可是誰也都假裝的不知道，整天到外邊去閑逛，避着她，到開飯的時候，堵着耳朵回來吃飯，蔣其芳一看她戰略失敗，於是採取斷然處置，趁大家出去了的時候，把飯開了，等爲吃飯而回來的人回來了，已經沒有東西好吃了，這個辦法施行了兩天，頗見成效，她以爲這一次這般傢伙該知趣一點的走了，沒想到第三天這般傢伙也有了新

戰略，他們都約會好了整天的睡，專等每天的兩頓飯，實際上這般傢伙也未必沒有辦法混飽了肚子，所以非吃國裏的飯不可有的原因，有一半是爲了故意使蔣其芳不痛快。

蔣其芳果然被他們嘔得沒有辦法，只有拿着曹一海來出氣，她罵曹一海說某人某人囤積糧食發了財，某人某人做汽車生意變成了富翁，既便是以前國裏用的石嫂擺了半年香烟攤子現在金箍子都有了好幾個，只有他——曹一海越混越不如以前了，自己現在已經窮得够受的了，還要養着這們一大批閑人，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糊塗蛋。

對於她的囉嗦，曹一海不願辯駁，只付之一笑。蔣其芳和那般寄食者的鬥爭失敗了，她不容許和曹一海的鬥爭再失敗，她決定採用最激烈的辦法，她向曹一海提出說如果曹一海仍然固執的要再支持這劇團，她要提出離婚。

曹一海個性雖然剛愎，爲這個問題他也楞住了，他捨不得這個劇團，也捨不得蔣其芳，他沒有法子決定一個取捨，他第一次被矛盾的痛苦纏繞着。

發財的朋友看曹一海痛苦得可笑也可憐，於是勸他改行去做生意，他們說：金錢是一切事業的基礎，有了錢在世界上沒有辦不通的事，要幹劇團正應當趁現在鈔票像酒了地，俯拾即是的時候，趕緊的抓住了這個好機會，趕緊的改行是創造本身幸福，建設將來事業的基礎。

曹一海又聽到一次這個理論。他心動了，再回想這一年來「新中國」的苦難，同志的離去，自己夫妻的爭吵，這一切一切的，不過都是爲了錢；如果自己有了錢，可以用錢徵收劇本，可以使岳平不走，可以製作精美的佈景，甚至於可以自己設立劇場，這些個都並不是夢，都是可能實現，而且是很容易實現的，想到這裏，他興奮起來，他眼前幻出光明的憧憬，他覺得他已經成了一個幾百萬的富翁，他一方面在做生意，一方面用做生意賺來的錢辦了一個規模最宏大的劇團，這劇團人力物力的雄厚是國內僅有的，因此國內所有的名演員，名導演，名劇作家都集中在這裏，在自己的領導下工作着，而自已給他們的享受是不僅是金錢上的，他們每人都分配到三間精緻的房間，吃到營養非常充分的伙食，在這安定的，優美的環境裏，他們每人安心的去努力於自己的創作；不久這個劇團不只聞名於全國而且聞名於世界。

曹一海他深信他自己的才智，他覺得他要去做生意，一定不比任何人差，現在他要運用他的才智爲他的憧憬而努力了，他興奮的告訴了蔣其芳，同時也興奮的告訴劇團的同志說：現在他要改行去做生意，要等賺到了錢再來辦他的劇團。

「新中國」解體了，寄食者在罵曹一海墮落，但是他不管，他想：「等我成功的那一天，你們都會稱我是英雄的」。

曹一海和蔣其芳夫婦兩個除了在總府衙開了一家拍賣行以外，並且兼業「掮客」，要在這種職業上立身創業。

「新中國」瓦解的時候，王叔平的鄉村劇團也瓦解了，原因據說是爲了王叔平和賀蘆影戀愛，爲他的幹部所反對，但他堅持不顧，於是他的幹部都風吹雲散的離開了他，也就在這時候，他的太太帶着孩子從北平來到成都找他，他只得和賀蘆影避到重慶去。

抗戰以後入川到成都的劇團都不能維持，有人說成都是劇團的墳墓。

成都——這劇團的不祥之地，沒有人再組織劇團，而這幾個劇團所遺留下工作者，和影響下成長的新人却還有許多，他們需要生活，同時更不甘寂寞，他們需要演戲，於是他以業餘的方式常常的來演出，這種業餘的演出沒有經濟背景的支持，賠錢大家賠，賺錢大家分。

生活這樣，誰不想多賺幾個錢解解窮，爲了大家多分錢，只有速戰速決，草率的排演，簡陋的演出，票賣出去了，戲給觀衆什麼印象誰也不負那個責任。

「這是游擊戰」。劉真這樣說。

劉真是成都劇壇每次「游擊戰」的參與者，成都變成了「游擊戰」的戰場。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倭寇以大隊的飛機載了重磅的炸彈，對重慶無辜的市民施行最狠毒的屠殺。緊接着炸彈爆炸的巨響，一陣煙塵捲到天際，火舌舐着竹架的房子，從屋頂上火與煙擁抱着伸出頭來；隨着塵煙橫飛的彈片射擊到人的身體上，肢體破裂了，血肉塗在地上；火劍從石屋頂濺笑爲虎作張的吞噬着無辜者和地上殘碎的肢體。

火與血交迸，仇與恨交流，使五四這青年運動節成了血的紀念日。是敵人要我們青年更切實的記憶着血海的深仇。

石佛正在繼續徐飛的遺志翻譯那部「演員自我修養」，當炸彈的聲音震盪着山谷的時候，他才挾了未竟的稿子跑出了他那座危樓，就在一個石溝裏，他臥倒下，眼看着那座危樓被火舌掀開了屋頂，傾倒下去，只剩下幾根矗立的焦黑的柱子，捲到天際的塵土又倒下來，掩蓋了他全身，一直到敵機走了，他才站了起來，看了看那本史坦尼的「演員自我修養」的英譯本和自己的譯稿是那們安穩的睡在他自己懷裏，他無所留念的去找寄宿的地方，我可以工作的地方，他要早一點把這演員們的導師早一點介紹給中國的演員，他要早一點安慰死去的徐飛的靈魂。



爲了可以安靜的工作，他住到化龍橋離鎮市很遠的一間草房裏去。在晚上螢火似的一盞菜油燈下面，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他的衣物已被火燄吞嚼了，他沒有頂蚊帳來防禦蚊蟲的襲擊，任那蚊蟲每天把他身體叮得浮腫了，這些身體的苦痛，他像是沒有感覺到，他有一個集中的精神在支持着他，排除了一切。

兩個半月以後，正在那房間裏桌子椅子都發燙的溽暑天氣，他完成了這篇稿他覺得像放下一付重擔子，像裸着體，像洗了澡，全身每一個細胞都輕鬆地在跳躍。剛剛在他感到輕鬆了的時候，他忽然感到他的左眼和右眼好像不合作了，眼前的一切東西都有兩個形體，一個清晰的，一個模糊的交疊着，他說異流這兩隻眼的分離，他分別試驗每個眼的視力，他發現他的左眼只能看出一件東西時竟胡亂動了，他還認爲這是偶然現象，不久也許會好了，不值得注意，就使把它認爲很嚴重，自己也毫無辦法，在轟炸以後，自己身外無長物的時候，又那裏有一大筆錢來滿足醫生的大胃口呢。

過了幾天，他覺得左眼除了可以看到光以外，連模糊的輪廓都不能辨清了，而身上又燒得很熱，似乎發了瘧疾，他想這眼睛也許是由於瘧疾的聯帶關係，好在現在自己的工作已經完了，到頗有閑工夫來生病，不過在四以後，奎寧已成了珍品，現在雖然有閑，但是無錢，窮人生病的辦法，只有以血肉之軀來和病魔肉搏。

三天以後，他的病更重了，他才勉強的起來，給鄧輝和呂光寫信要他們在城裏給他買奎寧送下來。

鄧輝和呂光帶了藥品一同來看他，看他病勢是那麼沈重，他們決定雇一乘滑竿把他抬進城送到醫院裏。

在醫院裏住了半個月，瘧疾是好了，「演員自我修養」預支的版稅全部付給了醫院，至於他的左眼，據醫生說已是不治之症了，犧牲一隻眼睛也總算值得的。

他的病剛好，出了醫院就參加演劇的工作，鄧輝看到他現在身體虛弱得和以前像兩個人，勸他暫時不要工作，應當多調養一些時候，他回答說：「我怎麼能調養，現在不工作就沒有飯吃，身體雖然瘦弱，好在還活着，左眼沒有了，幸好還給我留了一隻右眼，我還能工作，幹戲劇是命中注定要死在舞台上的，我又何必一定要逃出這個命運呢！」

鄧輝沒有話好再勸他，實在也真是環境不許他調養，商人是靠着唱旁人的血活着，劇人是靠着賣自己血活着的。

抗戰戲劇第二階段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劇作家更廣泛的在抓取題材，希望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來

配合這偉大的時代。

重慶的許多演員在這一年中也有了絕大的進步，尤其是呂光，朱秀和綠漪。

朱秀以純熟優良的演技來補救了他以前美容醫生認為無法補救的面部的缺憾，他緊緊的抓住了觀衆的感情，使他們沒有一個深深呼吸的餘暇，使他們忘記了她面孔的不美，而只看到她的美的演技。

幾年來在保持着女演員的王冠的綠漪驚詫於朱秀成就，也聰明的覺察出王冠的保持不能僅僅依賴着美麗，況且自己也快到了春意闌珊的時候，沒有代替美麗來抓取觀衆的東西，自己將無法和朱秀爭雄了，於是他以最大的努力，絲毫不苟的態度從事着每一次的演出，在每一次演出裏要觀衆都看到不同的綠漪。

現在正是霧季，是戲劇活動的淡季，石佛接受爲一個雲朔的戲團導演胡運儀處女作『山城夜裏』。在這個戲裏除了包括了許多老演員呂光，表明小何老鄒等以外，並且容納了在互爭雄長的朱秀和綠漪。

石佛並不是要以 (Act Star Cell) 來加重自己的身份，而是要把史坦尼的演劇體系介紹給這許多區區的演員，使他們有更新的進步。

果然每個演員得到了營養，有了收穫。戲的演出完整的像一塊璞玉，沒有斑點，沒有裂痕。

戲要演以前，劇團的宣傳課長很得意的把他擬的宣傳稿子給石佛看，那上面寫着說石佛是史坦尼演劇理論的專家。這個戲是選用史坦尼演劇體系排練的，在中國這是第一次介紹史坦尼的演劇體系。石佛看完了，笑了一笑說：「何必要把史坦尼當一個梯子自己往高處爬呢！算了吧！」他說着就輕輕的把那稿子撕毀了，宣傳課長這個馬屁沒有拍上，他覺得石佛真是一怪人。

觀眾究竟還是識貨的，這戲每場都滿座，三天前座票就賣完了，每天上午一時開始賣票的時候，戲院的門口買票的觀眾像是在等候公共汽車，售票處的小窗門剛剛打開，立刻就被百十隻握着鈔票的手塞滿了，在這裏買戲票是比買平價米還要困難一倍。

爲了這個戲，觀眾在忙着；批評家也在忙着，尤其是顧大名他現在也是批評家了，聽說這戲是根據史坦尼的體系演出的，可是史坦尼的理論是什麼總得知道知道，到處奔跑的找關於史坦尼的書，遺憾的是石佛的譯稿還在排字房裏，原文的又懶得去看，此外則只有一些零星的節譯，他看了幾段，覺得好像自己已經完全懂得了，於是他開始用史坦尼，他批評着這戲那個地方不合於史坦尼。那些地方是曲解了史坦尼，一篇批評上提了五十幾次史坦尼。石佛把這篇批評翻覆的讀了三次，越讀越覺得深奧難解，於是慨嘆着書出於藍。

戲上演了以後，石佛連吐了兩次血，又病倒了，據醫生說這是肺病，沒有特效的治療方法，唯一的辦法就是滋補靜養，石佛聽完了像一個罪犯聽到法官宣判他的死刑一樣，因為他知道這唯一的治療辦法不是他所能辦得到的，幾塊錢一磅的牛奶，幾百元一瓶的魚肝油，他即使不吃飯省下錢來，也不够每月吃一瓶魚肝油，何況又到什麼地方找到一間空氣好，不潮濕的房子呢。

「既然自己已經無法挽救自己，就隨他去吧，人誰不有死，趁着沒死以前，讓我多寫幾齣畫一點力吧。」石佛把生死置諸度外了，他又動手寫某劇團特約他寫的劇本。

最後還是鄧輝和呂光竭力的阻止他再工作，把他送到南出去養病，鄧輝說：「在重慶的朋友還不少，雖然大家都很窮，但是幫助你一個人養病總還可以有辦法的。」

鄧輝，呂光，朱秀，綠漪和宗直在發起爲石佛籌募醫藥費。

現在住在上清寺的岳平轉輾的聽到了這個消息，偷偷的來找鄧輝，拿出兩千塊錢來說她雖然現在不能參加戲劇運動了，而且和戲劇界的人返往都不方便，可是她還憑儘自己的能力幫助戲劇運動；她請鄧輝把這錢轉交給石佛，並且說可能的話她還要親自去看石佛。

鄧輝帶着岳平交來的錢和她的消息去看石佛，恰好王叔平和賀蘆影也來看石佛的病。

王叔平和賀蘆影來到重慶一直是息交絕遊的不和朋友們往還，鄧輝一直沒有見到過他，他因爲

和石佛在北平的時候經常的過往，所以找過石佛幾次，要石佛給他們幫忙解決戀愛糾紛。

過去在北平，石佛感覺到王叔平真是一個戲劇界最幸福的人，經濟狀況既很好，而太太又非常能幹，家裏母親太太兒子給他安排得最大的天倫的樂趣，誰知道在表面上的美好，內裏面也包藏着細層，這次王叔平到重慶來，把他心裏所有的話都告訴石佛了。

他說他的太太是一個最有政治手腕的女人，自己的生活完全是被她操縱着，她用舒適的家庭，精美的飲食來羈縻着自己，使自己不想離開那個家庭，也就是不想離開她，用養花，畫畫這優閑的趣味來約束自己奔放的感情，使自己忘記了這小天地以外還另有一個大的宇宙；就這樣於是自己沒有了意志，沒有了感情，像傀儡似的任着他的太太在玩耍着，一直到了抗戰開始，第一次離開了她，接觸了偉大的時代，自己才覺悟到要有自己的生的意志，真的感情的發洩，所以他不要一切的愛他所愛的人，離開他所不愛的人。

「您在戲劇界一向是德高望重，這樣一來您的名譽與地位會都毀壞了，這一點您要考慮呀！」石佛提起他的注意。

「謝謝你的關心，不過我沒有什麼再可考慮的，我生活着要有我生活的趣味，我不能為名譽和地位而活着，」王叔平說得很堅決。

石佛瞭解明了王叔平夫妻之間的感情，他很同情王叔平，可是現在社會正在非難着他，而他的太太正準備來重慶找他，石佛覺得這是不能不顧到的，他特別警告王叔平。

王叔平回答說社會上任何的非難，他現在不願辯駁，也不去理睬，至於他的太太所給予他精神的壓迫已經承受了，他們已經沒有言歸於好的可能，他覺得在道義和法律上自己實無負於她，所歉然的只是他們兩個都很鍾愛的孩子，現在交給她一個人撫養，不過，自己以後在任何艱窘的情形下一定始終負擔她的教養費，也要石佛把這些話寫封信去勸一勸他的太太，最好她不要來重慶，因為來了不會得到什麼結果的。石佛告訴她說，兩個人年紀都這樣大了，可能的時候，不要把僅餘一點友誼都化成仇恨吧！王叔平最後這樣說。

石佛當時很熱心的寫了一封長信去勸王叔平的太太，立刻就接到了她的回信，那信上說：王叔平不是一個神經質的人物，感情太容易衝動了，她相信他之所以和賀蘆影在一塊兒，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愛情，只是王叔平這幾年在外面奔波，生活上既欠安定，心情又少寄託，他需要有一個人陪伴他，所以他会愛上了——其實不是愛——賀蘆影，在這一點她絕對原諒王叔平，只要王叔平現在離開賀蘆影；不過她不能原諒的是賀蘆影，她認為賀蘆影的愛王叔平完全是虛榮心，她是他們夫妻間的罪人，是她的妨害。他們的家庭幸福，如果她不自動離開王叔平的時候，她要以種種的方法來制裁她。

她並且還說如果不是她願意犧牲自己留在北平，王叔平不會出得來，可是自己犧牲了兩年多替王叔平養老撫幼，操勞得兩鬢都白了，而現在所得到的是一種報酬，不要說法律，就是在道義上也是不容許的吧，最後她也託了石佛去勸王叔平快一點離開賀蘆影。

石佛接到這封信覺得也有她的理由，他沒有法子做任何一面的辯護人，於是他把這封信給王叔平自己看，賀蘆影接過來先看，看到王叔平太太在遺信裏罵她，她氣極了，向王叔平說：「如果說我妨害了你們的家庭的幸福，那麼就是你妨害了我的家庭幸福，是因為你才和我的丈夫離婚的；你是我們夫妻間的罪人；至於我和你的戀愛，我得到什麼虛榮了；我得到的是人家的嘲笑與諷刺，毀謗與非難，我的戲劇的前途都要為這件事而斷送了，難道我的犧牲不比她更重大嗎？」她這滔滔汨汨的一大篇，王叔平和石佛都沒有話好好回答她，正在這時候，郵局給石佛送來岳平的捐贈。

石佛是經不起人家的恩惠的，他接到了這兩千元非常的感動。他想雖然很多的人都在批評岳平的生活糜爛，但他却是非常慷慨好義，像專門指摘旁人的顧大名連這一點美德都還沒有呢？

石佛的病養了幾個月，病是絲毫沒有減輕，魚肝油的價格又漲了兩三倍，募捐來的錢快完了，他發誓不再受人家恩惠，於是把魚肝油的預算減低，由舶來品改成國產品，由魚肝油精改成純魚肝油，又調養了些時候，他覺得精神好像好了些，X劇團催索劇本的信堆在他面前，他每次看到這信



他覺得有一個願望沒了。於是他又繼續寫那個劇本，一方面是爲了排遣病的中寂寞，一方面是希望能用自己勞力換來的錢爲自己養病。

有一天晚上他興緻很好，而文思也特別湧湧，他不覺筆的寫下去，他忘了時間，忘了疲倦，一筆結束了那最後的一幕。他才放下筆，正在享受一個創作完成一刹那的快愉，忽然聽到遠遠的鷄叫了，推開窗子一望，夜霧已經發灰白色了。原來不知不覺已經快要天明了。

這一夜的過度勞累，他又吐血了，一連吐了三天，最後一次大吐完了竟昏了過去，等他自己蘇醒過來，他知道自己是不行了，於是託人進城去接鄧輝和呂光。

鄧輝呂光朱秀得到了消息立刻過江來看他，沒想到一個星期沒見，他的面色蒼白的這樣可怕了，每個人都明白他恐怕不會好了，可是嘴裏還要說些安慰他的話，石佛懂得他們是在安慰自己，只向他們笑了一笑。

呂光正帶來了石佛的一封信，掏出來交了給他，他瘦得只剩了幾根骨頭的手似乎拿不動那封信。朱秀立刻接過來拆開了給他，信上的字太小了，也一隻眼睜着不肯睜，他向朱秀望了望，朱秀懂得他的意思，於是說：「我替你讀吧！」

朱秀跪在他的床前邊展開了那封信，先告訴他說：「這是香港馮天來的。」

聽見：

孤侶兄最近在這裏發生了慘殺案，現身受重傷，正在醫院醫治，或者可以沒有生命的危險，盼轉告重慶方面的朋友，接濟一些醫藥費用。這案的經過，簡略報告如下：

孤侶住的對門二樓上是一家姓官的，男的是一個洋行的買辦，滿身俗骨，一腦袋的洋奴思想，他的太太是一位面孔並不漂亮，可是風度頗好的少婦，這位太太似乎頗不滿意於她的丈夫，常常聽到她的吁嘆。

孤侶搬到她的對門以後，每天在窗前寫稿的時候，總看到她站在對門樓上靠着窗子往下看，日子長了，孤侶不由得不注意起來，時常的兩個人相視一笑。

後來她打聽出來了孤侶的姓名，有一天晚上又是孤侶在寫稿的時候，她在對門讀着孤侶的一部詩集，孤侶於是放了筆，走到窗前去，他們開始談話了。

他們認識了以後，這位太太常常過來玩，她告訴孤侶說：她是一個非常喜歡文藝的人，可是她的丈夫却是那麼俗不可耐，他除了錢以外什麼都不懂，所以他們倆個之間沒有絲毫的生趣，維持他們的關係的，祇靠了兩張結婚證書。

日子長了，她和孤侶互相戀愛上了，可是不幸却被她的丈夫發現了，他禁止她和孤侶來往，可是她不聽，他們兩個吵起來，有一次他們吵得非常激烈，吵完了，她的丈夫就跑到孤侶這邊來，他要孤侶立刻搬家，否則他要有不客氣的手段對付，在這種態度之下，孤侶不理他，他就掏出手槍來，脅孤侶那倔強的脾氣還不示弱，於是他就開槍了，一連開三槍都打中了，孤侶就這樣受的傷。

現在兇手已經關在捕房裏，那位太太也被拘押着，這案子如何解決要等待孤侶傷好了以後才能開審。此

近好

弟馮天上

這幾天王叔平和他的太太正在報上刊登着互相攻訐的廣告，石佛看了心裏很難過，現在又聽到先秀讀了這封信，不禁慨嘆的說：

「戲劇界的人爲什麼在這時候還在鬧這一套把戲呢？」

「鬧這一套把戲的固然有，可是努力工作的却也多呀！」鄧輝這樣回答他。

「鬧這一套把戲的王叔平，賀慶彰，鄭孤侶實在他們都沒有罪，只是幹戲的人好像天生的倒幕

，知道了什麼事情，難道永遠都在轉戲的人的頭上。」朱秀不平的這樣說。

「是的，所以我們的艱苦的階段還沒有渡完呢！」石佛喘息的說着。

石佛的病一天天的沉重，但是他神志始終很清楚的，只有鄧輝一直在守着他。

石佛的劇本開排了，主要角色是呂光，朱秀，他們在忙著工作，心裏在懷念着他們的老月方不，他們不能抽身去看一看他。

一天晚上，南山的夜霧從窗隙裏進來罩住那菜油燈，使那微弱的火籠套住了一個模糊的彩色光圈，鄧輝枯座着在聽石佛那弱得似乎是沒有的喘息。

石佛醒了，他的精神像是好了些，他還懷記着他劇本的演出，向鄧輝說：「是今天吧？他們第二天公演。」

鄧輝說：「是的，我正要去給你道喜呢！不過，你不要惦記這些事吧；你要什麼都不想的養病。」

「病是好不了了，我自己知道，其實你們也知道，何必不要我們分別以前，我們老朋友談一個痛快呢。」石佛神志還是這麼清楚。

「你安靜些吧。」鄧輝這樣說：

「現在一個人的死是算不了什麼的，我不死於戰場上，不死於炸彈下，而死在床上，還比起許

多人來，我已經是幸福了，不過我遺憾的，生前不能聽到最後勝利的凱歌！」

「你有什麼吩咐的事，你吩咐吧。」鄧輝是忍着淚說出這句話來的。

「我死以後，不要再驚動朋友們，我不願意死後再受人家的恩惠，我那支派克筆跟了我十二年，我生前靠它找飯吃，我死後還要仰仗他來給我買一具棺材，這支筆現在大概值千把塊錢了，賣了它來裝殮我，」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說：「隨便把我埋在什麼地方都行，好在我生前也是到處爲家的。」大概是話說得太多了，他又吐起血來，吐了幾口就昏厥了過去，一個多鐘頭以後，他又蘇醒了，呼吸更微弱了，他用力啓動着他的嘴脣說：「小何沒有收帳消毒給他拿去用，那部稿子的稿費寄給孤侶去養傷，……」以下的話已經聽不清楚了。一會兒這樣模糊的聲音更微弱下去，和他的呼吸同時停止了。

風從窗櫺裏吹進來，霧凝結在藥瓶上變成了淚，除了鄧輝淚眼守着他的遺體似外，只有它們在隱泣的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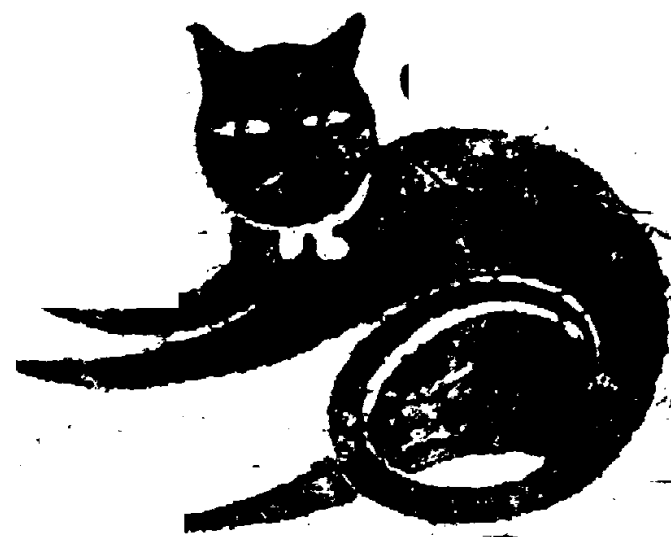
這時候千萬的觀眾還正在劇場裏從藝術的欣賞上得到愉快與歡笑，誰也不知道供給他們愉快的劇作者什麼也得不到的淒涼的死在這間房子裏，劇團的老板正拿他的劇作博得了大量的盈餘，而只讓這位作者賣了他的筆來買自己的墓。

這位藝人就這樣地死去了，沒有人爲他在文化上，抗戰宣傳上的功績有什麼表揚，讓他和一個山豸似的無聲無息的離開了這個世界；而社會上却流傳着王叔平和鄭孤侶的桃色事件，衛道之士的漫罵像濃霧似的遮掩了一切的光明。鄧輝的心頭像壓了一塊鉛塊，他吼叫的說：「爲什麼我們得不到一點人性的溫暖呀！」

（全書完）

卅二年寫於重慶

同年七月完稿於成都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之一

# 我們是戲劇的鐵軍

著者 周 彥

發行人 行 遙

總發行 書文具

族路二三四號

▲定價 幣五十元正▼

版不印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有



新 生 圖 書 文 具 公 司